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行 水 金 鑑

( 十 二 )

傅 澤 洪 錄

武 漢 大 學  
圖 書 館 藏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大 館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行 水 金 鑑

(十二)

傅 澤 洪 錄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而徒治漕堤開海口。譬如以升斗之鹽。而欲其容數百斛之水。未有不橫溢四出而不能止者。故治黃淮上流。此興化治水之第一策也。如阜縣在泰州東南一百六十里。東至海。南至江。蓋海東北自鹽城而南經興化、泰州、如皋。折而東。通州海門諸驛場。皆其流也。江自黃天蕩入儀真境。東至江都。歷泰興如皋通州海門。上下五日餘里。至料角灣入海。其南與丹徒靖江江陰常熟崑山諸縣境相對。此揚州境內江海之大略也。有運鹽河、九十九灣河、小溪河、汶河。有岸湖、六祥符湖。有漕溪、蟠溪。其地勢卑下。西控漕堤。南枕江岸。北接廟灣之平陸。東連沙岡之巨衍。四圍高而中央窪。故諺有釜底之喻。自河道失治。六壩長開。上河之水。竟以下河爲壑。而七州縣之田廬。沒爲巨浸者久矣。皇上洞悉情形。謂上河治則下河自治。指授方略。閉塞六壩。使上流之水不致東注。而又開人字、芒稻等河以達江。濬蝦鬚、海溝等河以達海。既杜其源。又洩其流。自康熙三十九年迄今。七州縣之田。盡成沃野。民舍悉得安居。黃童白叟。莫不感頌聖主睿算精詳。超越千古云。以下俱河防志。

山陽縣潤河。水自興文閘入。折而東北七十五里至鹽城縣界之劉均溝。入馬家蕩。由蕩東北一支入蝦溝。十一里至軋東溝。一支入鬚溝。十七里至魏家灘。兩溝會流。又一支入夏梁河。二十里至徐家社。亦會流。皆由朦朧鎮入射陽湖。經廟灣下海。蝦溝、鬚溝二河。俱康熙四十年挑挖深通。共計工長一萬六百七十丈。

山陽縣大涇河閘。水亦東北入馬家蕩。至射陽湖下海。

寶應縣子嬰溝閘。水流六十里至時堡。入郭真湖。東北由西塘河建陽河至老鶴尖。亦會蝦鬚夏梁水入朦朧河。



高郵州之界首小閘、看花涵洞、二閘、頭閘等處之水，皆由興化縣護金蕩至鮑家莊，分爲二股。一由釣魚廟至海溝河下海，一由中堡莊入太湖，東北經北宋莊岡門鎮，繞鹽城縣城，至新洋港下海。新洋港一作信陽港。興化縣海溝河，東流至白駒閘，分爲三支。一支中閘，一支北閘，一支南閘，皆經串場河，會流戚家園牛灣河，入滷河口，歸鬪龍港下海。海溝河自鮑家莊至白駒閘，長一萬四千四百八十七丈。康熙四十年挑挖寬深。

興化縣白塗河，水流入草堰閘，亦歸鬪龍港下海。

車路河，承得勝湖水，流入丁溪雙門閘，至苦水洋下海。

秦州淤溪水，經河塚，由管子河，亦至苦水洋下海。

江都縣金灣三閘，並滾壩之水，十八里至人字河，分小支由蕭家口入艾陵湖，正流十八里入芒稻河閘下江。鳳凰橋、壁虎橋、灣頭閘三支之水，流至董家溝，小支下芒稻河，正流三里會人字河，水勢七分入芒稻河，三分由運鹽河東流，經宜陵鎮，抵秦州城，又東流經江堰鎮、海安鎮，由律法橋下海。

范公堤一名捍海堰，宋天聖間，范仲淹監西溪鹽倉時所築，從廟灣沙浦頭，歷鹽城、興化、秦州、如臯，至通州界止，共長五百八十二里，沿堤墩臺四十三座，閘洞八座。此堤東內水不致傷鹽，隔外潮不致傷稼，乃濱海一帶之屏障也。以上俱河防志。



范公堤卽捍海堤。安東志名古淮堤。云堤在鹽城二里。自東北直抵通、泰、海門。唐大曆中。黜陟使李承式爲淮南節度判官。謂海潮漫爲鹹鹵。雖良田必廢。請自楚州鹽城南抵海陵。修築捍海堤。綿亘兩州。潮汐不得浸淫。宋天聖中。張綸刺泰州。專圖修復。時范仲淹監西溪鹽倉。悉力贊之。謂當移堤勢而西。稍避其衝。仍疊石以固其外。紆斜迤邐如坡形。不與水爭。天聖五年功成。因名范公堤。長一百四十三里有奇。脚闊三丈。面一丈。高一丈五尺。元詹士龍爲興化縣尹。請發九郡人夫併築。十六月成。延亘三百餘里。與工時掘石一方。上刻四大字曰。逢詹再修。又刻景祐二年八月仲淹記九字。士龍決志修之。卒底成功。萬曆十年。總漕都御史凌雲翼題准修築。建洩水涵洞。水渠一十七處。石閘一座。用帑金四萬二千四百有奇。洩捍兩得。十五年。巡撫都御史楊一魁。以黃淮交漲。而舊閘洩水不及。山鹽六邑。田沉水底。挑濬廟灣。射陽湖等處河道。水有所洩。范堤乃固。民竈兩利。

淮安府志。按揚州府志云。宋開寶中。王文祐增修。後圯。天聖間。范仲淹監西溪鹽倉。建議更築。發運副使張綸上其事。且自請

知泰州。以仲淹令興化。董修築之。故至今人稱之曰范公堤云。

御史宮夢仁疏理下河海口。疏曰。黃水視淮水爲通塞。所以捍淮水使耑會黃水者。高堰翟壩一帶堤岸耳。其上流爲阜陵洪澤湖。淮水於此停蓄。堰壩逆之西注。會黃水以滌淤沙。下流爲白馬諸湖。五湖之間。皆爲漕渠要害。漕渠自清口對岸入天妃閘。南下六十里。達於山陽。折而西南經黃浦。八十里。達於寶應。逾汜水。越清水潭。百二十里。達於高郵。沿邵伯湖堤。折而西流。歷金灣、茱萸灣。百有十里。達於江都。又折



西南十里。由三汊河分三派於瓜洲。儀真入江。曰裏河。亦曰上河。自茱萸灣開東南從芒稻河百有十里。訖於秦州。曰鹽河。自秦州東西二壩過港口而北。百四十里爲興化。稍折而西南八十里爲高郵。再折而西北百二十里爲寶應。又折而東北九十里爲鹽城。其間膏腴錯綉。阡陌比鄰。草蕩鹽場。星羅棋布。周迴千里。祇憑舟楫爲往來。而出廟灣、白駒、丁溪諸口入海。曰下河。上下河惟恃一線河堤。蜿蜒其間。登岸而望。內如釜底。外若建瓴。淮揚兩府數十萬之田賦。離利由茲出焉。淮揚六七州縣數百萬之戶口室廬。由茲存焉。故內開行水支河。無慮數十。凡以串場達海道相絡也。人知高寶邵伯河堤爲下河州縣之門戶。高堰翟壩。又上河之藩籬。藩籬不固。門戶因之失守。固也。殊不知昔人云。射陽諸湖。喉也。高寶諸土田。腹也。海口。尾閘也。灌於喉而漲腹。所必至者。况多其入。少其出。大於口。小於尾閘。而謂不涖洞滔天也。有是理哉。古今稱善治水者。莫如禹。禹貢一曰入於海。再則曰入於海。孟子亦曰。四海爲壑。是海之能受水。而爲水所歸也。明矣。豈歷官河上諸臣。獨不見聞。而故爲是泄泄從事乎。緣歲久日湮。漸積壅塞。民之豪有力者。盤踞其間。安土重遷。因緣爲奸。煽惑衆聽。謂此不可撓而開也。開之將不利於商。若竈。且恐生奸人窺伺。固不自今日而多聚訟矣。抑思黃淮入海。以雲梯關爲首稱。其淮安廟灣海口以南。有新興之匣子港。鹽城有天妃口石礎口之新洋港。伍佑之老人港。興泰有劉莊之新團河。白駒之牛灣河。草堰、小海之苦水洋。浦河口。丁溪馮家壩之龍鬪港。以及車兒浦。載在志乘。舊跡可循。而何云撓始也。卽欲爲居人計。



獨不可就附近之地。因下而別爲澤也。至民竈田在范公堤內。豈海潮所能驟侵。又何有於鹹水傷禾。澹水傷鹽之說乎。况濬而深之。煮海者得不負戴而舟焉。利當不在民後。抑海口僅取出水。勢不等於大洋。帆檣難以競渡也。此誠萬世永賴之休矣。揚州管河通判聶文魁勘沿海開河詳議曰。看得揚屬瀕河諸邑。惟江都地勢稍高。寶應次之。高郵爲中窪。泰州亞於高郵。興化真如釜底。其沿海各場。地勢南高而北窪。故鹽城又居興化之下流。而羣水皆趨東北。職此由也。或謂沿海高於內地。殆不其然。大都各場與高江地勢略相等。察驗水平可見。祇因興秦二邑獨處窪下。故聚水而不能洩。自明季迄今。數十年來。各場諸閘圯廢。運鹽河到處淤塞。西水東注而不知所歸。則瀰漫民田。長爲澤國矣。考舊制。諸閘經畫周詳。各流分派井井。不獨正河寬大。卽支流旁洩之處。口面皆闊數丈。今已盡成平陸。水行地中之謂何。尙何水利之可言哉。按鹽場閘座。原以拒外潮而洩內漲。故范堤爲瀕海金湯。卽今唯白駒四閘。潮水直灌閘門。消納利便。宜照舊制修復。草堰宜稍改閘門迎溜。他若小海丁溪二閘。距潮汐甚遠。蓋滄桑易變。鹽場沙地。視昔增綿數十里。故潮水不能相應。商竈惟知蓄水運鹽。每於閘外通潮之處。攔築土壩。或遇水汛盛時。卽在土壩上另挖深溝。引水內灌。濁水旣停。淤沙日積。遂致閘與河俱廢。總因閘在上流。無所甚繫於蓄洩故也。擬將丁溪雙閘。改寬數尺。移置馮家壩之上下里許。小海閘姑置另議。劉莊場宜添造大閘一閘。何塚場亦添造一閘於凹子港之上流。不必定泥沿堤故蹟。有失時宜。庶竈場不致屢屢築壩。而



河渠可保深洩矣。高郵士民治下流入海說曰：淮揚之災，自己亥至今，二十六年於茲矣。民之救死不能須臾緩，苟治之不得其道，曠日持久，虛糜帑金，重勞民力，而紛更迄無成功，溝中之瘠，其能待耶？故治水在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其道不可不亟講也。若雲梯關通而河注於海，清口導而淮出於河，歸仁堤、高堰、翟壩築而黃淮不東灌於漕河，上流之治，茲不更贅矣。所當講求者，則漕河之自淮而南，寶應、高郵、江都間沿堤所新建之滾水壩，既連二百餘丈之廣，洩水於堤以東矣。堤東皆山鹽高寶江興秦之田，而興鹽則城在焉，迤東橫截而捍海者，又有范公堤。然則滾壩下之水，何以行地中而不至漫溢乎平陸，興鹽及諸湖之水，又何以達范堤而不至留滯於釜中？范堤之下，從何道而出於堤？范堤以外，經何港而入於海，必瞭然悉指諸掌，然後治得其道，而躋昏墊於平成也。今試言之：堤之東河縱橫交錯，又有諸湖蕩間雜於其中，其名目不可勝舉，而條理脈絡，所貴乎分明也。治之之法，當分爲二大支，皆從高郵州治分南北始。其一將高郵南六滾壩之下，各開支河數里，使之北入運鹽河，南入淶洋湖，會注於興化之下流，再將興化原舊支河三股，一名車路河，迤東由串場河直達丁溪海口，一名白塗河，迤北轉東由串場河直達小海草堰海口，一名海溝河，亦斜迤東北由串場河直達曰駒海口，則南六滾壩之水行矣。其一將高郵北一滾壩之下，開子嬰溝舊河，從臨澤沙溝，由串場河下石礮天妃海口，則北滾水壩之水亦行矣。若夫沿堤各場，其出海閘座港口，皆有故道可尋也。試更一一述之，一則石礮天妃二口，上受漕河之水。



下爲子嬰溝之門戶。從來洩水甚速。載在成書。後因閉塞。涓滴不行。於康熙七年。欽命戶刑二部。查出水去路。會同河督漕撫各部院親行踏勘。始開放無阻。但一路河道日久淤塞。不能汛駛下海。所宜大加開浚。相形造閘。一則大團地在劉莊場北二十五里。卽相傳老人港處也。舊有石閘一座。今廢。上口攔築土壩。其壩下亦通潮水。西接串場河之新港。東由陳家礮韋家竈。出關龍港之下口入海。宜開浚建閘。一則白駒場舊制。南有雙門石閘一座。北有單門石閘二座。現今微通潮水。其迤東三十里至牛灣河。又三十里至梅花樁。由梅花樁至洋。尙有四十餘里。第牛灣河一帶。河形淺窄。流水不汛。必逐段挑挖。建設閘廕。方洩水無阻。一則草堰場北首有三門土閘一座。單門石閘一座。宜改造。其迤東四十里至大東河。現通舟楫。再東去二十里至西團。而團下舊有土壩。今廢。其壩外十五里接龍關港。俱乾涸無水。宜開濬。一則小海場與草堰相連。南有石閘一座。今廢。東至小海團五十里。舊有土壩。又東十二里至萬盈墩。雖有河路。只深二尺。水面寬六七丈。以至二丈不等。惟直去四十里至王家港下海。俱係淤塞。其水漸淺。僅深數寸。宜開。一則丁溪場舊有雙門石閘。閘下河窄水淺。不能行舟。東去五十里至馮家壩。而壩下亦有閘座。今廢。石跡尙存。再由沙河小東港。從龍關港下苦水洋。共五十里。其一路河道。水面寬一二丈。亦間有三四丈。其水之淺深。僅存尺許。亦間有二尺。以至於光沙無水不等。皆宜開浚造閘。一則河埭場自車兒埠口四十里至滔子河。尙通舟楫。惟從朱家竈。歷董家窩頭。至西川家奄地方。三十里下苦水洋。係無水光



沙俱宜挑挖。添造閘座。以上七處海口。從五路下洋。請次第開濬。兼造閘壩。水大則引水歸海。水小則閉閘以灌溉民田。則范公堤以內之水。皆由閘至港。以入於海矣。總之一帶支河。并串場河。以及閘外之海河。細詳水勢。要槩寬十丈。深一丈。方洩淮黃之水。惟高郵西。運鹽河受諸閘之水。更爲澎湃洶湧。必寬二十丈。乃洩水甚捷。且海口朝夕兩潮。潮落則六箇時辰水洩。潮長則六箇時辰水停。若不盡開支河。則宣洩不迅。其應開應浚之處。必一槩開廣浚深。自田可耕而賦可復。於國計民生。皆有裨矣。揚州府志

淮揚運河東隄之東。一片窪區。南北約長三百餘里。東西約寬二百餘里。其間千支百派。各有河溝。通流入海。謂之下河。下河直東爲范公隄。范公隄之東。爲淮南鹽場。范公隄之西。貼隄有小河一道。名爲串場河。淮南鹽商。藉此河以撥運引鹽者也。此一片窪區。合而計之。不下三十萬頃。內極窪之地。爲仇湖、鮑湖、淤溪湖、賈湖、喜雀湖、平望淶洋、廣洋、得勝、射陽等湖。約居大半。而淮揚兩郡所屬之山陽、鹽城、寶應、高郵、興化、泰州、江都等七州縣田畝。約居小半。然七州縣之間。惟興鹽泰三州縣之地。全在其中。若山寶高江四州縣之地。則半在其中。約有一半在運河之西。而此七州縣地畝之在下河者。各又有高窪之分。大抵遠河之地稍高。而近湖皆屬窪地。遇水則窪地每每被淹。而大旱則河底亦成陸地。此其大槩也。若夫近日情形。則較之二十年前。又實有異。蓋二十年前。河道未壞之時。雖運河東隄各閘壩涵洞所洩之水。俱歸此一片窪區之內。而自有千支百派之河溝。爲之分頭下洩。迨清水潭等工屢次潰決之後。淮黃交注。



大水漫淹者十有餘載。水溜之所衝，風浪之所擊，泥沙停積，河埂削平，而河溝盡墊矣。自今新舊各閘壩，涵洞之水，源源洩下，而無通流之溝，河爲之分洩，其勢不得不由卑窪之地，淹漫而東。七州縣之被淹，猶在也。余與陳子天一，再四籌度，若欲去其弊而收其利，則莫如上接運河，下達海口，通長特挑大河數萬丈，挑河之士，卽以之堅築沿河兩岸長隄，使新舊各閘壩涵洞減下之水，全歸大河入海，而兩岸長隄之上，仍聽民間多建涵洞小閘，以爲灌溉之資。計議已定，商之靳公，靳公卽欣然疏請。如此工一成，不特見在額編被淹田畝，盡皆可耕，而仇鮑、射陽等一切諸湖，俱可變爲膏田，自然國賦日增，而民生日利矣。周洽

竹岡日記

一、康熙三十二年十月內，部議河道總督于成龍等前疏內，廟灣同知兼管鹽城海州知州兼管州同等語，句讀未明，應令該同知兼管鹽城海州二州縣河務，奉旨依議。以下海防廳冊

一、蝦鬚二溝，曩因童家營漫溢淤平，雖有夏梁河出水淺狹，不足宣洩積水，故與鹽一帶，每多泛溢。康熙四十年間，於欽奉上諭事案內，總河張鵬翮仰遵聖訓，將蝦鬚二溝淤塞處，計長四十餘里，估計挑挖寬深，引水入臆隴河，以達於海。又筮疏夏梁河、西塘河、東塘河，使其通暢，特邀俞允發帑委員挑疏深通。一、下河爲上源湖河各壩受水之區，素稱澤國，蒙皇恩宵旰憂勤，再三籌畫，於康熙四十四年十月初四日，特頒上諭，指示方略，令於各壩下開河築堤，使減出之水，不致渙散沖流爲害，敕行四院會勘確議，題



覆估挑。四十五年。欽差督修都統孫渣齊帶領分修各官。將蝦溝河自馬家蕩山墩起。至衛家灘止。長五千四百丈。並鹽邑境內之串場河。自便倉起。至石磯口止。長六千五百四十一丈三尺。派委分修各員。逐段挑濬深通。由是積水暢流歸海。以上俱海防廳冊。

一、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日。總河于成龍題。江南揚州府管河通判。管轄高寶江儀四州縣之運河事務頗繁。更兼興泰如通四州縣下河地方遼闊。一員不能兼顧。且下河已設立運河減水壩。又且建閘疏通一切溝洫渠堰。必得專員。豈可置之不問。應將下河興泰如通并范公堤串場河等處。分與揚州府管糧通判兼管。移駐泰州。部議覆。奉旨著照該督所題行。以下俱揚糧河廳冊。

一、康熙四十年內。總河張鵬翮。爲欽奉上諭事。將高郵南關大壩。車邏二減水壩。改建滾水壩。而滾水壩下之水。由興化安豐鎮至白駒場。以達於海。其海溝河內自鮑家莊至白駒閘止。計八十餘里。工長一萬四千四百八十七丈。地高水壅。亟宜挑浚等因。具題奉旨。著照該督所題行。

一、康熙四十五年内。河院張鵬翮。爲欽奉上諭事。同漕督撫三院會勘題估挑浚興化縣車路河、白塗河并興化、泰州、鹽城縣串場河淤淺處。開浚深通。分洩高郵減水壩下之水。入丁溪、草堰、白駒閘歸海。并請發內帑奉旨。差部堂孫等帶領旗漢官員。分工挑挖。自車路河至丁溪閘止。工長三千丈。又白塗河至草堰閘止。工長一萬一千二百六十丈二尺。又串場河自泰州境內起。歷興化至鹽城縣界止。工長二



萬五千八百四十四丈。開浚以來，迄今高郵減壩之水，悉由車路等河歸海。以上俱揚州河廳冊。

山鹽興泰諸州縣地皆濱海，原無海塘，唯藉范公堤以禦潮患。明季後久不修築，殘缺甚多。雍正二年七

月十八十九等日，海嘯漫過范堤，傷毀場廬人畜最慘。雖奉有修築海塘之恩旨，有司以費繁工大，僅循

行故事，徒滋上下文移往復而已。鹽城令于本宏以新洋港之石礮天妃兩口為衆水匯歸入海之處，每

遇內河水弱，則鹽潮灌入，地成斥鹵。春夏之交，田疇無水灌溉，民飲鹽水，苦不勝言。欲於石礮口舊有閘

處復建一閘，其天妃口最屬緊要，應特設大閘一座，更多立斗門，以時啓閉，不特於田廬民命攸關，更可

以稽察鹽徒之私販，誠為一方之便益也。且援引欽奉上諭內開修築海塘使失業居民藉此傭役工所，

以資糊口，諄諄上請，乃奉各上司批飭，是否可援海塘例興修等語，恐道旁築舍，將來未必能舉行矣。再

按江南通志載胡希舜築鹽城石礮口記，有云：諸海口可開，石礮口獨不可開。語見前萬歷二年運河注

中，今于令上請建閘用啓閉之法，亦達權通變之一道也。今水學。

瓜儀運河自江都三汶河以南，經瓜洲出大江，計程二十七里。又自三汶河以西，經儀真出大江，計程七

十二里。舊屬揚河通判。康熙三十二年改歸江防同知管轄。以下俱河防志。蓋葺云：瓜洲臨江，昔為鎮，有

江山風月亭，在江都縣瓜洲鎮。熊氏建。張翥詩：風起西津斷客艘。熊家亭子獨憑高。雲移烏影沉江樹。雨帶龍腥出海

濤。開關自天留壯觀。登臨惟我老英豪。放舟擬就金山宿。一夜清寒鬢錦袍。江都縣志漫漶，僅可辨識者云：瓜洲鎮城，

在府城南四十五里。東西跨壩，周一千五百四十三丈有奇。高二丈有奇。中又云：乾道四年，鎮江都統軍王方直始奉詔，

缺二字。南北城後廢。嘉靖丙辰，以僿變復築。以後文皆缺。別條又載有漕運府今改漕儲道，有江防廳，有磚廠公館。



儀真縣在揚州府西南七十五里。東至江都縣界四十里。南至揚子江五里。運河即官河。自縣治西南逕東行四十里。過烏塔溝。入江都界。

自三汶河迤南起。至大江口止。係江都縣地。設閘二。曰廣惠閘、通惠閘。

自三汶河迤南起。西至石人頭。儀真縣交界止。係江都縣地。計程十一里。

自石人頭。江都縣交界起。至沙漫洲大江口止。係儀真縣地。計程六十一里。設閘四。曰響水閘、通濟閘、羅

泗閘、攔潮閘。河水至此。流入江。江潮吞吐。消長靡常。故兩河皆置閘。啓閉行漕。然兩岸皆高阜。平田

曠野。無事堤防。河底間有淺處。每至冬時。行令江儀二縣管河官。撥夫撈濬而已。以上俱河防志。葑菘云。真揚種堰。宋元以前尚已。

明洪武十六年。兵部尚書單安仁。請浚開河道。儀真縣城南。重建清江閘一。廣惠橋樓閘一。南門湖閘一。以儲泄水利。分濟漕輓。上達運河。以入揚楚之境。成化十年。工部提河郎中郭昇。建議。置儀真外河羅泗通濟響水東關四閘。弘治間。總督漕運都御史張敷華。建議。創攔潮閘。閘在羅泗橋西一里。楊一清記略曰。儀真爲漕河。歲漕東南粟。以供京師。多此焉道。蓋襟喉最要地也。顧漕河諸水。至是當入江。高卑勢殊。河易泄且濶。宋嘉定間。守臣建白。置三種爲蓄水計。尋廢。再廢再舉。洪武辛亥。始卽其地築而壩之。舟上下必車壩乃達。不盡別載。則不敢以舉。力稍不齊。舟輒壞。由是儀真之地。柯蠶雲委。販鬻喧闐。罔利之徒。萍聚而蟻附。屠貨食力。成壩是賴。歸不復講矣。成化甲午。巡河郎中郭昇。建議。置種四。爲東關。爲響水。爲中關。爲羅泗。以通於江。一時稱便。獨妨罔利者。壩爲泄水之說。任耳者和之。歸遂閉不用。弘治戊申。朝廷用言者。下工部。檄郎中施恕。相所宜。復東關。建二閘。廢響水。拓中關而新之。舟復通利焉。然江落無閘。潮無所儲。上關既啓。注不可遏。於是復起洩水之議。漕運總戎郭鏞。嘗欲增置江攔潮閘。或曰。江濱多浮沙。不果。宏治己未冬。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敷華。奉敕爲巡撫總漕。有以攔潮閘之策獻者。公遂以疎聞。既得旨。乃毀言日至。而閘愈不用。比年以來。漕運遲滯。督促之使。方爾旁午。江河水溢。橫潰四出。正德戊寅春。工部主事楊汝珪。分司于真。始至。循行閘壩。召邑父老。詢廢置之故。審利害之宜。而復衆之同事者。曰。吾有以處之矣。乃亟修諸閘之崩損。及器體之朽敗者。各立亭其側。以傾休憩。然後役夫啓上閉下。俟水緩而進舟。舟人不費牽挽。坦然中流。無異平水。當夏秋景長。日可千艘。而漕運無阻矣。又慮內河耗泄。乃候潮至。洞啓諸閘。以受灌注。既平而閉之。計其所受。足償所泄。又舟成由橋往來。轉般之費。有司供億之需。十省八九。而人咸稱便云。



一、江防廳衙門。從前並未經管河道。康熙三十二年。總河于成龍。題爲湖河險汛工長等事案內。將瓜儀河道開座事務。改交江防廳管理。以下俱江防廳冊。

一、瓜洲頭四兩閘。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內。總河王新命。題爲漕白經由要津等事。奉旨。朕前巡幸江南。經過儀真地方。見水溜閘壞。行船艱難。俱宜修理。著再議具奏。

一、修理儀真閘。康熙二十九年九月內。總河王新命。於漕白經由要津等事案內。奉旨依議。以上俱江防廳冊。

一、修理瓜洲閘。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內。總河靳輔等。於漕白經由要津等事案內。奉旨依議。以上俱江防廳冊。

修防事宜。凡清水河內。塞決於初開之時。若舊堤原係沙土。須將舊堤多下邊埽。保護堅固。次計裏頭。俟埽臺平穩。方可進埽。其埽料首重軟草。用柴用柳。埽之初下。多用揪頭繩。壓之以土。俟埽將沉水。方可簽椿。恐椿一釘。早則埽不能沉底。俟埽將沉底。再爲套埽。至合龍時。須兼工急僱。庶水不致沖深。合龍之

後。高加柴草。勢若馬鞍。清水之埽。多以土勝。清水河塞決下埽法。凡運河排椿工。昔皆鑲以龍尾埽。不久則墊陷

零落。如遇漲發。則埽隨水去。前經具題。排椿工槩用下頭整柴鑲埽。庶不致漂洶。奉旨允行。欽遵在案。宜

久爲遵守。凡近城市街道。人跡踐踏之處。用排椿鑲柴。若運河兩岸無民居者。可以不釘排椿。止用整柴

搭鑲下埽。逐層壓土堅築。更屬省便。運河內排埽工程。河防志。江北江南。凡係根柢經行之處。皆稱

方聖時序。北河紀曰。天下大經濟人。必天下真讀書人。以予觀河工之壞。往往壞於不學無術之人。蓋古



人制度。卓有成見。確然可守。後人不審古人立法之意。而妄行己私。變亂成規。及至河工已壞。而歸咎於河。曰。河之難治也。苟循古人之成法而恪遵之。或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則稍爲變通焉。而仍不失乎古人之意。又何河之不可治哉。然非天下真讀書人。必不能也。予故有感而發焉。天下真讀書人。其平居時。卽以天下爲己任。其所讀諸書。皆經濟大文章。由是措之於用。又焉有不合者哉。潘印川先生曰。時勢懸隔。修防異宜。可因則因。如不可。則急返焉。勿以僕誤後人。後人而復誤後人也。若泥古人成法而不達時變。是又不善讀書者也。書曰。事不師古。無以克永世。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在治河者之善會之耳。得。經濟一



#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五十四

## 運河水

杭州府爲浙江省會。領縣九。曰仁和。曰錢塘。隋以前俱名錢唐。唐諱國號。易唐爲塘。二縣並附郭。曰海寧。曰富陽。曰餘杭。曰臨安。曰

新城。曰於潛。曰昌化。運糧正兌改兌共十萬五千石。本大清會典。通志。十七萬六千三十六石零外。又每石加耗四斗。謂之隨船作耗。故通志所載有如此之多也。各府同。

仁和錢塘富陽三縣便民倉。俱在北新關水次。餘杭倉在本縣靈源城署橋。臨安倉在餘杭倉之左。並自

府西北來至關上。海寧倉在本縣長安鎮水次。新城於潛昌化三縣水次未詳。運河自北新關在仁和縣境。十

里至謝村。二十里至武林港。俗名五林頭。十里至塘棲。與德清接界。海寧之糧船來會。九里至落瓜橋。九里至五黃

橋。九里至雙橋。九里至嘉興府石門縣界之大麻。與德清接界。吳中水利書云。下塘河即運河。在府城東北。四

橋。四合餘杭塘河。一漲由打水樓南折。至江漲橋入。一漲由八字塘至古塘橋下折入。一漲由西環橋西至飲馬橋亦折入。是河由餘杭縣而來。凡七十里。下塘河自武林門。水由西湖過吳山水驛。接清河上中下三關。至德勝橋。與城東外沙河

等水合。分爲二派。一由東北至長安壩。一由西北過德勝壩。下注至江漲橋。與子塘河合流。至北新橋。北入湖州府界。東北接新開運河。途通蘇松二府矣。餘杭縣南上湖。南下湖。在縣城南。淡時所開。源發自天目。由臨安來至縣南。從

石門入兩湖。東流爲南渠河。又東爲餘杭塘河。天目山水。一源東發而爲臨安縣南溪。過縣東南入餘杭縣界。又一源南發而爲馬溪。又高陸山去縣北二十五里。源發而爲瓶溪。各入餘杭。至雙橋合流而爲雙溪。又東過山港。徑山源水來會。

東入河港。過靈源港。入錢塘縣境。通會於塘河。河防志云。仁和縣運河。自北新關起。至石門大麻止。一作大茅。計程九十里。以下俱鄭元慶七者漕程。

嘉興府在省城東北。領縣七。曰嘉興。曰秀水。並附郭。曰嘉善。曰海鹽。曰平湖。曰石門。曰桐鄉。運糧共三十萬



五千石。本大清會典。通志。六。十萬二千一百三十石零。運河自大麻十里至宋老橋。十里至石門縣阜林驛。便民倉在運河東。去

縣七十步。二十里至石門巡司。二十里至桐鄉縣阜林鎮巡司。便民倉在焉。二十里至斗門。二十里至嘉

興府西水驛。在通越門外。嘉興縣倉在鴛湖之旁。秀水縣倉在縣西南二百步。自通越門五重至杉青閘巡司。

海鹽縣在府東南。倉在西關。平湖縣在府東。倉在縣西水次。嘉善縣在府東北。倉在縣西二百步。俱來會

於杉青。運河十五里至金橋鋪。十五里至蘇州府吳江縣界之王江涇。又三十里至平望驛。自平望至姑

蘇驛。與湖州同。史。吳江縣運河說云。杭州錢塘諸山發源。下流爲西湖。東出北關門。又北逾仁相及嘉興之石門。桐鄉

雜居焉。橋下紫水走湊。東入於河。自南徂北十里而至於市涇。又八九里而至於合路。折而西流。又一二里至於黎涇。又四里至於南六里。皆有橋。臨塘。西南支穆溪之水。而入於河。溪之源又出其東南曰睡龍灣。相傳宋高宗南渡時宿此。

下有泉。從河上。常混混波面也。河縣六里橋而西。四五里而至於自星橋。又西至於下湖橋。折而北流。數百步許。爲平

望鎮。居民日集市中。河四有驛。名與符同。是爲南塘之水。河防志云。石門縣運河。自仁和縣界六麻起。至桐鄉縣

界石門鎮。接待寺止。計程三十里。桐鄉縣運河。自接待寺起。至秀水縣界正家橋

止。計程三十里。秀水縣運河。自正家橋起。至吳江縣王江涇止。計程六十里。湖州府在省城西北。領州一曰安吉。縣六曰烏程。曰歸安。並附郭。曰長興。曰德清。曰武康。運糧共二十二萬。

本大清會典。通志。三十。九萬三千九百一十二石。孝豐縣在萬山中。無漕糧也。德清倉在縣南三里。武康倉在縣西三十步。並自南

而來。長興倉在縣東門外。安吉倉在梅溪鄉瀆口。並自西而來。而烏程歸安二縣倉。俱在府南門內。運河

自府城東八里至八里店。九里至昇山。晉王右軍嘗昇此山。故名。十八里至舊館。十五里至東遷。舊爲十二里至南潯

鎮。鎮之東柵外。卽蘇州府吳江縣曹村。自曹村十里至震澤巡司。八里至雙楊橋。十八里至梅堰。十二里



至平望驛二十里至八尺。一作八尺。又作八拆。二十里至吳江縣松陵驛二十里至長洲縣尹山橋二十里至蘇州

府盤門三里至胥門姑蘇驛。史遷吳江縣運河說云。湖州府苕霅二溪合爲一。東流爲苕塘。過南潞鎮。東入吳江縣界。水東北流三里至曹村之駟馬橋。又五里至楊定橋。皆在河陽土塘上。又三里至震澤鎮有

巡檢司。嚴澤之水。自河陰來會焉。河之陽有四橋。曰新興。曰通泰。曰曲橋。曰張灣。以分洩水勢。中爲大石橋三。皆橫跨河上。東曰底定。西曰思范。其中曰慶源。水餘三橋下東行十里至雙楊村。過柳塘橋。而河之陽。復有水安衆安

斜路三橋。又十八里至梅堰。東吳四吳二橋在其北。而中濟一橋貫其中。又十二里至平望鎮。諸家六里洩水二橋界其則。自曹村至此。五六十里間。凡橋在河陽者。皆南受河水而北流入太湖。驚脰一湖在其陰。東納穆溪。四通麻溪。南吞蠡溪。

諸水瀦而爲澤。與運河合流而東。有亭幽之。名曰望湖。稍東經大通橋。又東逾巡檢司。道安德橋下。東出市中。與南塘之水。會而爲一。二塘之水。既北合流至通安橋。橋甚高大。跨東西兩岸。水從其下過。循石橋北行。經長老橋。又

七里至洪水橋。又三里至盛墩。有橋在河四曰吳樓。又六里至翁溪橋。又四里至八尺塘。南有橋曰朝涇。北有橋曰太浦。蘇太浦逾北。可十里許。爲白龍橋。又一里爲豐家橋。自此河折而西北流。又四里即甘泉橋也。下有

泉甚深。味甘。色湛湛。唐陸羽嘗品爲第四。故又呼爲第四橋。又北行爲三山寧海萬頃仙槎四橋。河益折而西。又六里至於三江橋。吳越春秋云。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疑卽其處。蓋太湖之水。東注吳淞而入於海。實由於此。自三江橋

至長橋巡檢司。又西爲太湖廟。又西爲松陵驛。又西爲儒學。又西爲三高祠。祠臨雪灘上。中祀越上將軍范蠡。晉東曹掾張翰。唐右補闕陸龜蒙。由雪灘而西。是爲長橋。長一百三十丈。橫截江湖。中有亭曰垂虹。河又折而東流。出水濟橋

下。經芭風壇。至三里倉前。會城東之水。並趨而東。又與長橋巡檢司關前之水。會道三里橋。北流入運河。土塘在其左。又二里。有水自西來曰深港。又三里而會七里港之水。北流到長洲縣界。湖州府新志稿云。湖州水源。自西來者

曰苕溪。源出自天目山。其源有二。一發自天目山之陰廣蒼山。東過金石鄉。又東過靈奕鄉。又東過安吉縣南之邵渡。又東南過章渡。又折而北。至丘渡與獨松嶺水合。一發自獨松嶺西。合衆山之水。東過浮石山南。又折而西北。至丘渡與

天目山水合。二水合而東過倪渡。又折而西。又折而東北過梅溪嶺北爲龍溪。又北過吳山。又北過彭匯。又東過和平。入凡常湖。筭溪四安塘諸水北來注之。匯爲四溪。北過釣魚灣。又北過青塘門。又折而東。至臨湖門與江清匯水合。又

自四溪東入清源門。又東過儀鳳橋。至於江清匯。又自清源門折而南。又折而東。出愈思橋。與峴山漾南來水合。又自西溪北遊青塘門。又東北下橫港。經小梅港口。以入太湖。自南來者曰前溪。曰餘不溪。曰北流水。前溪源出銅山。東流四十九里。抵武康縣前千秋橋。名前溪。又東過縣學前。分爲二派。其一北流經黃龍山。又東至沙村。號沙溪。與

德清縣北流水合。入苕之定安門。經前溪。匯爲苕溪。其一東流經下清湖之南。與餘不溪水合。餘不溪源出天目山之陽。東過安縣北。又東過餘杭縣東。又東過錢塘縣之安溪。又東過奉口。又東南抵德清縣。折而東北。過關山漾。又北過

菱湖。又西北過菽港。折而西爲大灣。與前溪水合。又北經山漾。又北入定安門。至於江清匯。又自峴山漾東過溪



灣。又東過迎春門。折而北過鎮條橋。又折而東北。與諸水大會於昆山濠。入太湖。北流水在德清縣前。其水從餘不溪至縣東分派。折入清河橋下。北流至沙村。與武康前溪水合。又北至崑山濠。與餘不溪合。入定安門。至江渚匯。爲泔溪。泔溪即江渚匯是也。其源從南來者。曰餘不溪。曰前溪。曰北流水。三水會於崑山濠而入定安門。從西來者曰泔溪。自清源門而入。四水總聚於江渚匯。泔然有聲。故謂之泔溪。又謂之泔川。泔溪一出迎春門爲運河。東過八里店。又東過舊館。又東過南潯。入吳江縣界。一出臨湖門北。分流諸濠。入太湖。又自臨湖門繞城至迎春門。會於運河。馮賈。揚州厥土唯塗泥。厥田唯下下。賦下上錯。而今之杭嘉湖與蘇松賦稅獨重。而湖州之賦稅。非但重於杭嘉。而且重於蘇松。具詳明實錄會典與本朝會典。可考而知也。祝枝山前聞有云。三吳在古。其民皆斷髮文身。以與蛟龍雜處。若空其地爲最下也。今財賦日繁。而古之遺跡不異。其水之不爲害者天幸爾。萬一涿水。不知何以處之。吁。可畏哉。

松江府以吳淞江得名。因惡水旁。故用松字。在江南省城東南領縣四。曰華亭。曰婁縣。並附曰上海。曰青浦。運糧共二十三

萬二千九百五十石。本大清會典。通志。四十。四萬一千七百九十石零。兩縣水次。倉在府城西門外。諸縣未詳。運河自西門四十

五里至青浦縣。而上海在府東北。自周涇口十口里亦至青浦縣。北至大盈浦。出吳淞江。過西入婁江。經

崑山縣南門。又西至沙湖隄。至和塘。歷永康、永慶、永寧三橋。至蘇州府婁門。遠城歷葑門、盤門、胥門、閘門。

與浙江三府之糧艘會焉。江南通志云。松江即吳淞江。在府北七十四里。一名松陵江。其源出震澤。自吳江長橋東

浦。盤龍浦。凡五大浦。薛澱湖在府西北七十二里。一名澱山湖。以中有澱山也。源自長洲白蠟江。經急水港而來。周迴

幾二百里。實古鍾水之地。北過趙屯浦。東過大盈浦。入於松江。東南由爛路港以鍾三湖。三湖在府城西南一十八里。廣

韻。湖。華亭水也。晉陸機對武帝曰。二湖水溫夏涼。圖經。有上中下之名。而舊縣圖又以近山涇圓者。曰圓湖。過湖

橋闕者。曰大湖。自湖而上。綦繞百餘里者。曰長湖。宋寶元元年。兩浙轉運副使葉清臣。開松江盤龍匯。匯界華亭崑

山之南。淳熙十三年。羅點提舉浙西常平以澱山湖洩諸水道。奏乞開浚。明正統六年。巡撫周忱。修導吳淞江。立表江

心盡去壅塞。天順二年。巡撫崔恭。訪求吳淞江利病。親詣相治。分江爲三段。上海縣自白鶴江至卞家渡。嘉靖元年。工

部郎中顏如瓊。督同松江知府開浚趙屯大盈等浦。以通吳淞江之上流。崇禎元年。禮部主事蔡懋德。因大水。陸對。請

開吳淞白茆等江。以修水利。七年。巡按御史郝魁。住。督浚華亭浦匯官紹等塘。上青浦匯莘莊等塘萬餘丈。本朝康熙

十年。巡撫馬祐。開浚劉河、吳淞江。張國維吳中水利考云。周烈王十五年。楚春申君黃歇。治水松江。導流入海。後人因其姓黃。曰黃浦。亦曰春申浦。宋大觀元年。命疏導松江。三年。中書舍人許光凝。開淘吳淞江。置厓。政和元



年。修松江隄。易土以石。四年。知松江府鄭聞知。華亭縣侍其銓。浚大港。築堰置閘。支常平充費。紹興四年。鹽官縣丞王珏。開華亭縣瀕海河。浚河凡二百餘。以通漕。十五年。秀州通判曹泳。重開顧會浦。自華亭縣北門至青龍鎮浦。凡六十里。南接漕渠。而下屬於松江。乾道元年。開華亭縣顧會浦。淳熙十七年。提舉浙西常平劉頴。疏浚山湖。浚吳淞江。元至元初。中書省准浙江行省咨。任仁發言。吳淞淤塞。奏立都水監。仍於中江。中書以聞。特命行省平章撒里。提舉修浚。一切便宜經畫。以松江故道運塞。西自上海縣界。東抵嘉定石橋洪。運入海。袤三十有八里。元大德八年。浙省平章燕只吉囊徹里。浚吳淞江。十年行都水少監任仁發。浚吳淞江。至治三年。詔開吳淞江。浚山湖及諸河渠。泰定元年。浚灤山湖。二年。浚吳淞舊江。大盈浦。烏泥澗。至正元年。浚吳淞江。修渠堰。松江府西門外漕渠自秀野橋至跨塘橋一段。石湖橋五舍橋二段。及張涇風波塘南俞塘北俞塘鹽鐵塘官紹塘盤龍塘蒲匯塘六磊塘石浦塘十處。明永樂二年。夏原吉治水。於上海東北浚范家浜。接黃浦。通流入海。景泰二年。松江府知府葉冕。築灤山湖隄。天順三年。巡撫崔恭。浚吳淞江。弘治元年。蘇松水利道伍性。浚蘇松二府江浦。六年。伍性浚吳淞江及松江府諸浦塘。七年。徐貫開浚吳淞白茆等江港。洩運河之水由江陰入江。嘉靖元年。巡撫李充嗣。浚吳淞江。二年。工部郎中林文沛。督率華亭縣關各塘港諸水。使各通黃浦吳淞江入海。隆慶三年。巡撫海瑞。大開吳淞江。萬歷五年。巡視下江御史林應訓。浚吳淞江。應訓開江工費疏略云。看得黃浦橫潦澗。經秀州塘入南澗。至山涇港等處。急應開浚。此河一開。則雲間四來之水。無所阻滯。而黃浦之流益快。得旁達以資灌溉之澤矣。十六年。蘇松常鎮水利副使許應達。浚吳淞江。

蘇州府在省城東南。領州一曰太倉。縣七曰吳縣。曰長洲。並附。曰崑山。曰常熟。曰吳江。運糧共六十九萬

七千石。本大清會典。通志云。一百六十四石零。嘉定縣地不產米。崇明縣孤懸海中。俱無糧也。長洲倉在閶門內水次。

吳縣倉在葑門內水次。諸縣未詳。運河吳江縣水次在北門外三里橋。自府南二十里至長洲縣尹山橋。二

十里至盤門。三里至胥門。太倉水次在大西門外。崑山水次在縣治南。並自府東來。太倉四十里至崑山。

二十里至晉義巴城巡司。十里至夷亭。二十里至跨塘橋。十里至婁門。口里至閶門。常熟縣水次。東倉在

縣治北。南倉在翌京門外。二十里至李王廟。五里至紅塔。二十五里至理口巡司。二十里至陸墓。五里至

齊門。口里至閶門。十里至楓橋。二十里至澹墅關。二十里至常州府無錫縣界望亭。江南通志云。運河即古之邗溝。嘉興南來水。



自蕩興石塘。由平望而北遶府城。爲胥江。爲南濠。至閘門。無錫北來水。自望亭而南。經許墅楓橋。東出渡村橋。交會於閘門外。勢甚湍急。故吊橋爲第一洪。元和塘卽北來運河。俗稱雲相塘。南屬長洲縣。北入常熟縣界。西爲尚湖。長十五里。廣九里。上有虞山。頗爲奇勝。至和塘自婁門東經沙湖入維亭。至崑山縣。周敬王二十五年。吳行人伍員。擊河。後人名曰胥浦。在蘇州境。自長泖而東。周元王元年。越大夫范蠡。開漕河。在蘇州境。越伐吳。蕩開此轉饋。亦名蠡湖。宋慶歷二年。通判李禹卿。隄太湖八十里爲渠。益漕運。嘉祐三年。轉運使沈立。開崑山之顧浦。六年。崑山知縣韓正彥。開白鶴江。政和六年。御筆訪問水利。命趙霖充兩浙提舉措置興修。浚平江常州一江二浦五十八澗。紹興二十八年。檢會周環。面對浙西水利。命漕臣按視。轉運副使趙子禮。平江知府蔣傑。計料開浚。次年正月興工。從常熟東橋至雉浦入於涇。開顧山塘自下涇口至尚壑。北注大江。分殺水勢。二月畢工。明永樂二年。朝廷以蘇松水患。命工部尙書夏原吉疏治。尋遣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賜原吉。使講究拯治之法以聞。既得請。遂集民丁開浚。自崑山下界浦擊吳淞江之水。北達婁江。挑嘉定縣四顧浦。南引吳淞江水。北貫吳塘。亦由婁江入海。浚常熟葑塘。引太湖諸水入揚子江。正統七年。巡撫周忱。開治河渠。景泰五年。侍郎李敏。知府江詩。浚白茆等塘。天順二年。巡撫崔恭。開浚吳淞江。分江爲三段。崑山縣自夏駕口至白鶴江。嘉定縣自卞家渡至莊家涇。宏治十年。工部主事姚文灝。築長洲沙湖隄。正德七年。俞諫請留關稅。浚白茆港。十六年。巡撫李充嗣。浚白茆港吳淞江。嘉靖元年。工部郎中顏如環。督同蘇州知府徐贊。自下界口浚起。至龍王廟舊江口止。隆慶元年。巡鹽御史蔣元康。浚常熟太倉嘉定三州縣境浦塘涇。萬曆五年。巡江御史林應訓。檄蘇州府同知王事聖。勸浚自吳江縣顧山湖口。至長橋。達吳家港。自崑山縣慢水港起。至嘉定縣徐公浦。又建千墩浦。夏駕口二開。六年。應訓開江工費疏略。看得自艾那至崑山慢水港六十餘里。急當開浚。此江一開。則太湖之水。直入於海。歲或淋澇。可免泛溢。崇禎九年。崑山知縣楊永言。浚夏駕浦。長洲。修至和塘。皆巡撫張國維所飭行也。本朝順治十一年。太倉知州白登明。因婁江塞。開鑿朱涇。自東濠至和塘起。由界涇石婆港湖川塘楊家浜南漕漕東出江口。旁浚北漕漕至西涇鎮之新塘。十四年。白登明又議開劉河中段。鑿鐵河起。石家塘止。康熙二十年。巡撫慕天顏。開浚常熟之白茆港。蘇州府志云。唐元和二年。觀察使韓皋。刺史李素。開常熟塘。自齊門北抵常熟。長九十里。因名元和塘。五年。刺史王仲舒。隄松江爲路。時松陵鎮南北四皆水鄉。抵郡無路。至是始通。今吳江縣城北三里橋。北行至長洲縣界七里橋。曰古塘。自觀瀾鋪至激浦鋪十里。曰石塘。自激浦至平望三十里。曰官塘。自平望南行至秀水縣王江涇。曰土塘。荻塘。宋至和二年。崑山主簿邱與樞等作崑山塘。爲橋五十二。名至和塘。沈括考云。塘自崑山縣達於婁門。凡七十里。自古皆積水無陸路。民病涉久。欲爲長隄抵郡城。澤國無處求土。嘉祐中。有獻計就水中以蓮條爲橋。栽兩行。相去三尺。去橋六丈。又爲一橋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實蓮條中。候乾。則以水車畝去兩橋間舊水。繼間六丈。皆留半以爲隄脚。掘其中爲渠。取土以爲隄。每三四里則爲一橋。以通南北之水。不日隄成。至今爲利。元豐三年。詔賜米三萬石。開蘇州運河。淳熙元年。提舉薛元鼎。奏開運河五十四里。嘉定十年。知平江府趙彥橈。疏錦帆涇以達運河。六年。發運使魏峻。疏至和塘。東自夾浦塘。西至戴墟浦。咸淳元年。命知平江府沈



度。開決許浦白茆浦崔浦黃泗浦蕪涇浦下張浦七鴉浦川沙浦楊林浦溇浦等處。至治三年。詔開吳淞江。常熟崑山嘉定三州。共工三百六十一萬有奇。明洪武九年。開浚劉家港白茆四近昆承湖南諸涇及至和塘等處淤淺。題設長洲常熟崑山三縣吐納湖海水堰壩。正統六年。崑山縣開至和塘新塘鹽鐵塘楊林塘黃昌涇鱸涇。成化十年。巡撫畢亨。與知府邱壽議開吳淞江。嘉定崑山二縣分挑。用夫四萬六千有奇。宏治十年。工部姚文顯。浚至和塘。東自新洋江口起。西至九里橋。浚七鴉浦自尤涇東至木樨灣。十一年。工部郎中傅潮。浚常熟許浦梅李二塘。浚至和塘并崑山嘉定二縣各涇浦。十二年。築沙湖隄。隆慶二年。常熟知縣張博。建白茆港石閘。三年。巡撫海瑞。題開吳淞江白茆港。萬曆二十六年。許登關主事管學長。修築沙湖隄。三十三年。太倉州判官李枝秀。浚鹽鐵塘。自州西門起。至常熟縣白茆塘界。吳江知縣劉時俊。築石塘。北自長洲縣界。南至浙江秀水縣界。四十三年。崑山知縣陳祖苞。浚至和塘。天啓四年。巡撫周起元。請浚吳淞白茆。疏聞。崇禎十年。浙江道御史李樸。請浚吳淞白茆。并復設治水部臣。疏聞。本朝康熙十年。巡撫馬祐。開劉河吳淞江完工。疏聞。按二水雖通。要皆取導於上流。吳淞江則吳江控其上百三十里。而貫青嘉之錯壤三十里。而入上海。至宋家橋之閘。劉河則都城扼其上百二十里。而沿嘉邑邊境二十里。而入太倉。至天妃宮之閘。二水道塞。視上流之導。下流之疏。今浚吳江之垂虹橋。自菴匯至崑山湖口二十餘里。又修寶帶橋諸水洞。上流既通。蘇松郡邑可得沾水利於無窮焉。而下流決排。全倚二閘。開以卸沙。沙卸淀開。滄蕩失時。恐終淤淤。是在江口司閘之職云。張國維吳中水利書云。蘇州原隰。東西北高。獨西南卑陷。具區浩淼無涯。從此駛入西北境港濱。又合梁溪以南諸水爲之貫注。而蘇誠澤國。唯水勢至此漸平。故曰平江。順水唯東流。趨納滄海。僅有吳淞崑江白茆港三道。然晝夜潮汐逆上。故水勢來疾而去緩。稍遇滯滯。蘇患偏甚於他郡。更松杭嘉湖四府運艘。及南北商販。蜀櫓方舟。共取道蘇境。所爲裨國計。惠民生者。漕渠非急。說者謂浚吳淞崑江白茆之餘力。即兼治焉以達四境周環之河脈。斯實根本之論。宋至道二年。知蘇州府陳省華。議築崑山塘。大中祥符五年。兩浙轉運使徐爽。奏置開江營兵。專修吳江塘路。治平三年。浙西提利元積中。開運河。元豐三年。詔開蘇州運河。自蘇州至杭州。元祐六年。詔導蘇州諸湖。元符三年。詔蘇湖秀三州役開江兵卒。浚治運河。重和元年。知崑山縣吳昉。修至和塘。乾道元年。開崑山縣新洋江至和塘。常熟縣白茆等浦。淳熙二年。兩浙運使姜說。奏開常熟諸浦。知平江府陳峴。開運河五十四里。六年。發運使魏岐。疏至和塘。嘉定七年。常熟知縣惠疇。築元和塘。較石爲路以達府。元至元二十四年。宣慰使朱清。導婁江。宏治四年。疏浚漕河。八年。修婁江隄。自蘇州府城婁門起。至太倉衛城止。十一年。浚至和塘。嘉靖二十四年。太倉知州周士佐。築婁江隄。萬曆六年。浚宜興縣閃溪。以通溧陽運道。三十三年。吳江知縣劉時俊。築石塘。北自長洲縣界。南至浙江秀水縣界。三十七年。常熟知縣楊健。築元和塘。自縣南門外。至長洲縣界。三十九年。崑山知縣祝燿祖。築至和塘。自城四門起。至長洲縣界。四十二年。長洲知縣胡士容。築至和塘。天啓四年。崑山知縣閔心鏡。浚運河。以松江府屬入境彈道淺淤故也。崇禎二年。宜興知縣李獻廷。浚運河。自東門起。至武進縣界。八年。巡撫張國維。修吳江石塘。時塘圯石墮。噉噉洪寶。兼阻漕運。檄知縣章日灼勸核。自平望至長橋三江橋等處。並修葺之。九年。薛壽吳江縣長橋至九里石塘。十年。



重修至利塘。河防志云。蘇州府吳江縣運河自秀水王江漚起。至長洲縣界止。計程八十里。長洲縣運河自吳江縣界起。至常州府無錫縣界望亭止。內自城濠至廣孝阡起。至楓橋十餘里。係吳縣河道。交錯於長洲縣境。計程八十五里。

常州府在省城東。領縣五。曰武進。附郭。曰無錫。曰宜興。曰江陰。運糧共十七萬五千石。本大清會典。通志。三十四萬二千七百八

十九石。唯靖江一縣則無糧也。宜興在府南。有運河。直北五十里入武進界。江陰在府東。有九里河。直南

而西。又南而西。至山塘河。入武進界。疑卽江陰之運河也。府之運河。自望亭十里至新安。三十里至無錫

縣錫山驛。十里至黃婆墩。五里至高橋巡司。五里至潘楓鋪。十里至落社。十里至五牧。十里至橫林。十里

至戚墅堰。十里至丁堰。十里至白家橋。十里至常州府毘陵驛。十里至新開。五里至連江橋。十二里至三

里菴。三里至武進縣奔牛巡司。十里至張店。十里至鎮江府丹陽縣呂城鎮巡司。宋史。嘉泰元年。守臣李

止呂城。一百八十餘里。形勢西高東下。加以歲久淺淤。自河岸至底。其深不滿四五尺。常年春雨連綿。江湖泛漲之時。河流忽盈驟減。連歲雨澤愆闕。江湖退縮。渠形尤亢。問雖得雨。水無所受。旋即走泄。南入於湖。北歸大江。東徑注於

吳江。晴未旬日。又復乾涸。此其易旱一也。至若兩旁諸港。如白鶴溪。四燕河。直湖。烈塘。五漚堰。日爲沙土淤漲。遇潮高

水泛之時。尙可通行舟楫。若值小汐久晴。則俱不能通。應自餘支溝別港。皆已埋塞。故雖有江湖之浸。不見其利。此其易

旱二也。况漕渠一帶。綱運於是經由。使客於此往返。每遇水澀。綱運便阻。一入冬月。津送使客。作壩車水。科役百姓。不堪其擾。豈特漕田缺事而已。望委轉運提舉常平官。同本州相視漕渠。并徹江湖之處。如法浚治。盡還昔人遺跡。及

於望亭。修建上下二閘。固護水源。從之。明會典。宏治七年。開常州府百瀆。洩荆溪之水。自西北入於太湖。開各斗門洩

運河之水。由江陰縣入江。江南通志云。周泰伯開瀆。後人名曰泰伯瀆。卽孟瀆也。宋慶歷間。知縣事許濬。開武進

之申港。濬子港。賊壑入江。申港六十八里。濬子港自江口渡之四十里。戚墅港自河口渡之九十里。崇寧間。詔常州二州。

開浚運河。時知常州陳襄。以太湖積水。橫遏運河。不得入江。議請開浚。政和六年。趙霖提舉兩浙常平。浚常州浦瀆。淳熙元年。知常州趙善防。修奔牛閘。本朝康熙二十年。巡撫慕天顏。開浚武進之孟河。地高。張國維吳中水利書云。無錫居東南下流。漕渠在南直瀉。許墅在西北。其水或屈從諸港。北達大江。然洛社以上。地高。河流易澀。運柁商貨。往往遲滯。按時疏治。倘亦司水衡之最急務乎。武進方輿。偏處郡之西北。獨居上流。東南臨震澤。西南介滬湖。而漕渠自西貫東。京口震陽諸水。皆從此傾注。不獨運艘商船倚以爲命。而諸鄉畝亦資灌溉。故奔牛而下。舊建水閘。以



爲節宣。境內湖滄溪潭。受山澤瀝水。港瀆河渠。收納江湖。仰挹湖水。孟瀆一河。尤爲出江要道。疏浚不可曠失。昔人有言。興武進之水利。固以西北爲先。註東南之水患。尤以治西北爲要。唐元和間。常州刺史孟簡。既開泰伯瀆。復浚一瀆。後人稱爲孟瀆。南唐保太元年。修孟瀆水門。宋慶歷三年。知武進縣楊璠。浚孟瀆。皇祐中。知江陰軍葛因。浚運河。嘉祐間。知常州王安石。開運河。宣和五年。廉訪劉仲光。漕臣孟庚。浚常州鎮江二府運河。乾道九年。知江陰縣貝欽世。浚治運河。淳熙二年。武進縣丞韓隆。尉秦齊。浚常州運河三十里。十三年。浚武進運河。嘉泰元年。知常州李珏。浚漕渠。修望亭上下二關。三年。知常州趙善防。知武進縣邱壽。修奔牛關。嘉定十二年。知江陰軍邢巖。浚九里河及城內外渠。寶祐二年。詔築呂城寶堰。元泰定元年。浚常州路江陰州各通江河港。明洪武三年。常州知府孫用重建烈塘開。治奔牛關。二十四年。武進縣浚烈塘。改名得勝新河。二十七年。常州浚運河。浚孟瀆。三十年。武進縣建孟河開。永樂四年。詔浚孟瀆。十一年。江陰縣重浚運河。宣德九年。巡撫周忱。建孟河開。正統六年。重修孟河開。成化四年。巡撫邢宥。常州府知府卓天錫。修復奔牛上關。弘治八年。浚孟瀆等河通漕運。十一年。浚武進宜興二縣運河。正統八年。常州府知府李嵩。浚運河。嘉靖二年。武進縣開得勝新河。江陰縣開青陽河。西塘九里河。以洩運河之水於揚子江。無錫縣開閘江港。又開四新河永安河包沿河蘇塘河。以洩運河之水。使歸常熟宛山蕩。散出自那諸港。重浚烈塘。二十五年。武進知縣李修烈塘開。萬曆六年。重修烈塘開。三十六年。常鎮道蔡獻臣。浚武進運河。三十八年。常鎮道滅爾勸。浚武進江陰二縣運河。四十二年。武進知縣楊所蘊。浚運河。天啓三年。常鎮道曾道唯。浚江陰運河。六年。常鎮道周頌。浚武進運河。自龍鬚尖。至東倉開。江陰知縣岑之豹。浚運河。崇禎四年。常鎮道吳麟瑞。浚江陰縣九里河。五年。浚武進縣運河。自談家場至下田橋。乃宜興溧陽二縣運道。六年。常州知府洪周祿。浚江陰縣九里河。七年。浚無錫縣運河。自錫山驛至洛社。遇淺即浚。十年。常鎮道曾化龍。浚江陰運河。馬汝璋水利圖冊序云。水道以運河爲主。而衆流宗之。大江遠我郡境。西自京口分流。歷丹陽。貫郡城而東趨者。運河也。史記漢書注北江從昆陵縣東北入海者。後發。而隋鑿之。今於奔牛鎮置閘。以節上水。次則孟瀆烈塘諸河。皆在本縣之西上流。引江以通節瀆。而綱頭丁堰以東諸港。凡在本縣之東下流者。皆自運河分派。北經無錫江陰之境。而達之江。舊志序沿江諸港。皆自江而入。後發以爲倒置源流。蓋諸港早則引江湖以供灌溉。滂則由此而注之江。此運河以北之水源也。若運河以南。白鶴溪蘇河諸水。皆爲運河之支流。雨則水下於瀾湖。從宜興而東注。晴則水上而散入諸港。自戚墅港而東。諸水皆北枕運河。東南而入太湖。襄夷河港。千支萬派。交流錯注。不外於此。此水源之大略也。宋史載常州諸水。敘運河以北之水。似也。謂金壇洮河之水可通白鶴溪。太湖之水可入蘇河。則變滄泊陳矣。河防志云。常州府無錫縣運河。自長洲縣界望亭起。至武進縣界五牧頭止。計程一百里。武進縣運河。自五牧頭起。至丹陽縣界九里鋪止。計程一百里。

鎮江府在省城東。領縣三。曰丹徒。曰丹陽。曰金壇。糧米共八萬石。本大清會典。通志。十六萬一千五十三石零。俱截留京口。以爲



駐防兵精運河自呂城十里至錫口十里至凌口十里至楊青鋪三里至七里橋十里至丹陽縣雲陽驛。七里至七里廟十三里至張官渡五里至黃泥壩十五里至新豐九里至大瀆山九里至月河九里至丹徒鎮巡司十里至豬婆灘十里至鎮江府京口驛五里至馬頭過江至揚州府瓜洲鎮。元史。至治三年。省江運河。全藉練湖之水爲上源。官司漕運。供億京師。及商賈販載。農民來往。其舟楫莫不由此。宋時專設人夫。以時修浚練湖。儲蓄潦水。若運河淺阻。開放湖水一寸。則可添河水一尺。委官相視。浚治運河。自鎮江路至呂城壩。長百三十一里。役夫萬五百人。六十日可畢。又用三千餘人浚練湖。九十日可完。明會典。嘉靖六年。浚丹陽至京口驛諸處淤淺。令運船避孟瀆風濤之險。萬歷四年。丹陽一帶。運道淺阻。議准挑浚練湖上下。并浚孟瀆河通江。江南通志云。大江在府治西北六里。卽揚子江也。一名京江。東至大海。北拒廣陵。昭城臨其南岸。金焦障其中流。魏文帝將南征。臨此江。見波濤洶湧。歎曰。天所限南北也。漕河自江口至南門九里。又南至丹陽九十里。水道經。大小夾岡。夾岡在丹徒縣有二。縣南者曰小夾岡。在丹陽北者曰大夾岡。皆漕河所經也。海鮮河在府治西北。宋邵守史鎮堅開。西北通京江。東南漕渠。珥瀆河在丹陽縣南七里。自漕渠經珥村鎮達金壇。俗呼七里。丹徒港在府治東南十五里。南抵漕河。有壩。北入於江。新豐湖一名新豐塘。在府治東南三十五里。晉大興初。晉陵外史張閻。以所部四縣並以旱夫田。閻乃立曲湖新豐塘。灌田八百餘頃。練湖在丹陽縣北。周四十里。一名練塘。晉陳敏據江東。令弟詣。過馬林溪。引水爲之。以溉靈陽。號曲阿。後湖塘人取湖下地作田。分上下二湖。唐永泰中。重開下湖。宋紹聖間。重浚治斗門。更浚湖之近田者。元及明皆相繼修築。練湖之口有化岡。隋大業間。敕穿江南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里。唐永泰中。轉運使劉晏。開丹陽之練湖。作斗門以通灌溉。宋慶歷中。鄒向爲兩浙轉運使。疏蒜河漕渠抵於江。治平中。修夾岡河道。乾道六年。邵守崇浚。自丹陽南漕河至夾岡。嘉定中。自江口浚至城南。長一千八百六十九丈。闊十餘丈。復五關。以時蓄洩。元至元大德泰定間。屢浚。明天順中重浚。復鑿社稷壇西隙地。以通濠壑。達於漕河。本朝康熙十九年。科臣張鵬。請開浚練湖。巡撫余國柱。勸將上湖工費不繁者。令民上價墾種。下湖工費浩繁者。仍留爲湖。張國維吳中水利書云。鎮江據京口上游。其地高於蘇松數十丈。水勢趨下。如駿馬下坡。所隸三縣。丹徒全境遶江。丹陽沿江境少。而土原與丹徒埒。四郊衍漫。皆江湖濁水。易於淤積。去少而來多。又練湖每遇泛溢。蘇松並受其患。古人於要害置關。及添石礎兩管。隨時節宣。並有深意。至浙西一路。北上運艘官舫。悉由漕渠。漕渠自昔鑿山開導。閘實有限。岸土壁立。遇雨衝激。崩墮河底。水淺舟滯。歲歲待淪。民力苦矣。練湖說云。練湖卽諺所謂開家河也。在丹陽縣北百二十步。自馬陵至縣治。沿河上下。週圍約六十餘里。乃丹陽所視以爲利病者也。何也。丹陽乃運道所經。運河之通塞。常係於湖水之收放。十六水函與七石匣是也。運河之水。原係江潮。從京口丹徒二關而來。若江水涸時。則二關之水不至。而運河不通。所資者。



開練湖諸關之水而已。向來豪家多占湖爲田。此義不明已久。須縣令留心經理。當水涸之日。築民開關。常養湖水。以備蓄泄。斯利莫大焉。不可忽也。晉陳敏鑿練湖。齊建武中鑿丹徒雲陽運漕。唐開元十五年。丹陽刺史徐□開京口。以郡北臨江。舟行棧瓜步。多風濤之險。乃於京口埭下。開河二十五里渡江。南唐昇元元年。知丹陽縣賀廷貞。浚練湖。作斗門。以通漕注。宋紹聖中。知丹陽縣蘇京。重浚練湖。并易置斗門。元符三年。漕臣曾孝蘊。築鎮江歸水澳兩。宣和五年。修開補葺練湖。乾道七年。詔漕臣沈度。修葺練湖。八年。知鎮江府宋况。浚運河自利涉河至江岸。淳熙二年。知鎮江府張津。浚京口關河以北至江口。十六年。提舉浙西常平詹體仁。督平江常州鎮江三府。開漕渠。置斗門。體仁謂浙右之有漕渠。非止通饋運。資國信往來而已。蘇秀常潤。田之高低者實相之。故盡心是役。是年。總領錢良臣。修丹陽練湖橫壩。及諸斗門隘函。嘉定元年。鎮江府蔡呂城中關。浚江口河。置關。丹徒縣主簿馬榮祖。修築練湖。淳祐二年。知鎮江府柯元壽。修練湖。復開。景定三年。知丹陽縣趙必謀。修築練湖岸埭。元至元三十一年。詔丹陽縣浚練湖。大德九年。行都水監浚練湖。至治四年。詔鎮江路浚漕渠。修練湖。泰定三年。疏漕渠。修浚練湖。明洪武二十五年。命崇山侯李新。通杭嘉湖蘇松常鎮七府運河。建文元年。鎮江府知府劉長。丹陽知縣董復重浚練湖。正統六年。丹陽知縣陳誼。築練湖隄。修斗門。景泰五年。修練湖。天順二年。浚鎮江漕河。修京口甘露呂城奔牛各關。成化二年。丹陽知縣蔡寶。築練湖隄。置斗門兩管。宏治十三年。丹陽知縣高謙。修築練湖。嘉靖四年。浚丹陽至京口驛諸淤淺河道。令運船避孟河風濤之險。隆慶三年。修練湖隄岸。萬曆四年。宋儀望建金壇縣運河三關。五年。巡視下江御史林應訓。疏孟液。浚練湖。三十二年。丹陽知縣韓萬象。浚運河。自丹徒至武進縣界。三十五年。丹陽知縣曠鳴鸞。浚運河。自倉前起。至觀音山。三十九年。知縣曠鳴鸞。浚運河。自新開三義閣起。至轉河。四十一年。鎮江府水利通判張長天。浚丹徒運河。自草舍頭至交口。四十四年。丹陽知縣王志道。浚運河。自青陽至基莊。四十六年。鎮江府同知邢登雲。浚丹陽漕河。自橋口至青龍橋。天啓元年。丹陽知縣袁鯨。浚運河。自觀音山至草堰。四年。鎮江府同知林而廷。浚運河。自丹徒縣界至武進縣界。崇禎元年。丹陽知縣蔡如憲。浚運河。自呂城至武進縣界。二年。常鎮道吳時亮。浚武進縣運河。東倉灣至龍馬尖。新開至連江橋。東沙溝至奔牛三官塘。四年。丹陽知縣王範。浚運河。自草舍頭至石洋子。六年。鎮江府照磨署丹陽縣事張世家。浚運河。自三義閣至馬家滄。又自交口至呂城。十一年。巡撫張國維。浚鎮江漕渠。河防志云。鎮江府丹陽縣運河。自武進九里鋪起。至丹徒縣界草舍頭止。計程八十五里。丹徒縣運河。自草舍頭起。至大江口止。計程七十里。礮梅軒偶存云。予奉委查勘江南運河。勘得丹徒縣境內丁卯橋猪婆灘畢家莊龍王廟射山界壩等處。潮退之時。水深不過二尺上下。重運頂淺。勢必稽阻。惟有蓄潮接漕方可濟運。丹陽縣境內長樂鋪七里橋青陽鋪鋪聖聖菴基莊交口等處。亦深不過二尺上下。重運經臨。勢必淺阻。其七里河上通金壇運道。近因餌莊淤淺。河水旁洩浚正河。塞支河方可濟運。

宋史河渠志云。浙西運河。南自臨安府北郭務起。北至鎮江江口關止。共六百四十一里。淳熙七年。帝因補臣奏金使往來事曰。運河有淺狹處。可令守臣以漸開浚。庶不擾民。至十一年冬。臣僚言。運河之浚。自北關至秀州杉青。各有陶



堰。自可儲水。惟沿河上塘有小堰數處。積久低陷。無以防過水勢。當以時加修治。兼沿河下岸。涇港極多。其水入長水塘。海鹽塘。華亭塘。由六里堰下私港。散漫悉入江湖。以私港深。運河淺也。若修固運河下岸一帶。涇港。自無走泄。又自秀州杉青。至平江府盤門。在太湖之際。與湖水相連。而平江閘門至常州。有楓橋。許墅。烏角。溪。新安。漢將軍堰。亦各通太湖。如遇四風。湖水由港而入。若不必洩。惟無錫五瀉閘損壞。累年常是開堰。徹底放舟。更江陰軍河港勢低。水易走泄。若從舊修築。不濁。儲水可以通舟。而無錫晉陵間所有楊湖。亦當積水。而四傍田畝。皆無旱暵之患。獨自常州至丹陽。縣地勢高仰。雖有奔牛。呂城二閘。別無湖港。儲水。自丹陽至鎮江。地形尤高。雖有練湖。緣湖水日淺。不能濟運。雨晴未幾。便覺乾涸。運河淺狹。莫此爲甚。所當先浚。上以爲然。至嘉定間。臣僚又言。國家駐蹕錢塘。綱運糧餉。仰給諸道。所繫不輕。水運之程。自大江而下。至鎮江則入閘。經行運河。如履平地。川廣巨艦。直抵都城。蓋甚便也。比年以來。鎮江閘口河道淤塞。不復通舟。乞令漕臣同淮東總領及本府守臣。公共措置開撩。

林應訓江南漕渠志云。漕渠卽運河。一名邗溝。隋煬帝大業中所穿也。起杭州候潮門。北行經武林。從雙橋入崇德縣境。經縣治。折北而東。過嘉興府城濠。又折而迤北。會龍塘。登胥湖。諸水。東出平望鎮。湖州府運船由之。運河又北。經九里石塘。遠吳江縣而北。松江運道由白銀江西來。出呼鯉涇。與運河合。入長洲縣界。又北。經蘇州府城東。與至和塘。運河。遠北城濠而西。相合。崑山嘉定太倉三處漕運由之。蘇城之北。爲元和塘。常熟運船由之。俱會於永安橋。以出楓橋。運河由許墅關北行。入無錫界。經縣治而北。抵五瀉河口。與江陰運道相會。又西北。經常州府城而西。爲西蠡河。與宜興溧陽之運船相會。截白鶴溪。折北而爲孟瀆河口。運舟開時。遇夾岡淺阻。或北舟南還。京口閉塞。由此河出江。而渡接揚州白塔河。此江南之閘道也。運河越孟瀆口而西。行爲奔牛閘。又十里而爲呂城閘。呂城之西。爲耳瀆河。金壇縣運船由此出。會於運河。又西北。入丹陽縣境。貫城而西北。抵夾岡。入丹徒縣境。舊爲夾岡。隔絕江流。不通舟楫。煬帝鑿夾岡。通之。今兩崖壁立。故善崩潰。經鎮江北。出京口閘。總爲里七百二十有奇。江南運舟由此渡江。入瓜洲閘。抵淮而上。京師。東南要津也。顯其渠。木人力開通。又城關關市。互夾民居。易於埋燬。陸慶中。議者欲將歲運冬開。避黃淮之險。而北舟南兌。且乘秋漲之便。號爲兩利。不知歲當沍寒。川瀆方枯。所在虞淺。軸輻不銜。轉掠行舟。且役居民。沿河助挽。蓋水陸兩困矣。萬歷六年。予疏請大挑。創復關壩。俾水有蓄洩。漕乃通利。天關志云。運河總浙直七府漕糧。軍民二運。軸輻萬艘。首尾相接。必出關外。方可起柁。停泊江中。等風北渡。卒遇怒濤。漕舟破壞。歲歲有之。公私受害者久矣。予於萬歷六年。閱視夾岡河工。始知由於丹徒鎮江石橋阻阨。故運船不能起柁出江所致也。乃於丹陽以北。凡有石橋。俱易木頂。改爲天關。可使抽拽。運船一過丹陽。距江百里。卽墜穴樅。有風便渡。直抵京城。設或無風。俱得停泊於運河內地。等候順風。始免險阻之患。雖北船南還。免運進關之後。次第卸橈。頗稱便利焉。

以上係浙江杭嘉湖江南蘇松常鎮七府之漕運。過江至揚州府瓜洲鎮。



衡州府在湖南長沙府西。領州一縣九。曰衡陽。附郭。曰衡山。曰耒陽。曰常寧。曰安仁。運糧共二萬二千四

百五十七石零。有永折米在內。各府皆同。本大清會典。萬三千三百三十石零。通志。四其餘州縣俱無糧也。衡陽縣南。湘江自

永州瀟湘入境。引而東北。有蒸水會焉。謂之蒸湘。常寧縣在湘江之南。有四江。在縣治東者爲東江。在縣

西三十五里爲藍江。在縣西門外爲西江。在縣南五十一里爲伊陂江。耒陽縣亦在湘江之南。有耒江。在

縣治東南城下。衡山縣在湘江之西南。岳在焉。湖廣通志云。衡山在衡山縣西三十里。岷山之脈。盡於洞庭之四。其山周環八百里。爲五岳之一。南方之幹也。上應璇衡。故三衡

山。列七十二峯。湘水在府城東。源出廣西陽朔。東北流過零陵。達於衡陽。蒸水入焉。會流入於石鼓下湖濱之間。湘水貫之。凡水皆會。爲與湘水合則曰瀟湘。與蒸水合則曰蒸湘。與沅水合則曰沅湘。故謂之三湘。蒸水在府城西。源

出邵陽耶蘆山。東北流注於湘。水氣如蒸。故名。

長沙府爲湖南省會。領州一。曰茶陵。縣十。曰長沙。曰善化。並附郭。曰湘潭。曰湘陰。曰寧鄉。曰瀏陽。曰醴陵。曰

益陽。曰湘鄉。曰攸。縣運糧共六萬四千三百二十石。本大清會典。十一萬四百八十石零。通志。府城在湘江之東。湘鄉湘潭

二縣在江之西南。湘鄉縣西南有漣水。源發邵陽龍山。東過石潭入湘江。湘潭縣在湘江西。江自衡山縣

北流過縣東。至府城西。入湘陰縣境。寧鄉縣有玉潭江。三水合流。環縣而東。至新康口。匯入湘江。益陽縣

有濱江。在縣西南。過沅江。入洞庭。茶陵州在府東南。有洙江。水經注。洙水出茶陵上鄉。西北過攸縣南。又

西北入湘江。攸縣東十五里有攸水。合洙水出雷家埠。入湘江。醴陵縣在府東。有淶江。源出安陵山。西北

流至漣浦入湘江。瀏陽縣在醴陵之北。有渭水。源出大圍山。經縣前。入湘江。湘陰縣在湘江東北。縣北七



十里有汨羅江。其源曰汨水。經古羅城。因曰羅水。至屈潭合流。入湘江。

大清一統志稿云。湘江水自廣西全州東北流入界。經永州府東安縣南。至府城

西南。引而北。會瀟水。又經衡州府城南。引而東北。會蒸水。又北流過湘潭縣四。至長沙府城西。環城而下。過湘陰縣西。又北而達青草湖。注於洞庭湖。

岳州府在長沙之北。領州一曰澧州。縣六曰巴陵。

附

曰臨湘。曰華容。曰平江。運糧共二萬三千七百七

十石零。

本大清會典。通志。三。其餘二縣。俱無糧也。大江在府城西北。西南臨洞庭湖。南則為青草湖也。

北有城陵磯。水次倉在焉。蓋岷江為西江。澧江為中江。湘江為南江。會於城陵磯下。名三江口。東流至於

武昌。平江縣在府東。有盧汨羅三水。合入洞庭。臨湘縣在江之東。有蕩湖。在縣東門外。會黃蓋湖出江。黃

蓋湖周迴九十九汶。自清江口出江。白泥湖在縣南十里。會黃蓋湖出江。華容縣南臨大江。三面皆水。有

夏水。水經。夏水。華容縣南。一名華容河。晉杜預開陽口。起夏水。達巴陵。內瀉長江之險。外通桂林之漕。首

出於江。尾入於沔。有涌水。水經。江水又東南。當華容縣南。涌水出焉。注云。水自夏口南通於江。

湖廣通志云。君山

在府城西南洞庭湖中。堯女湘君居此。偃虹隄在府城西。正臨洞庭湖之濱。永濟隄在城陵磯。並屢修屢圯。道人磯在臨

湘縣大江中。有赤石高盈丈餘。能照兩岸。名曰鏡石。大清一統志稿云。洞庭湖在岳州府城西南一里。湖之南為青草

湖。北去巴陵縣七十九里。南去長沙府湘陰縣百里。周迴二百六十五里。自冬至春。青草彌望。水溢則混合洞庭之西為

赤沙湖。東去巴陵縣一百里。西北去常德府龍陽縣三十里。周迴一百七十里。夏秋水泛。亦與洞庭為一。洞庭南連青草

四吞赤沙。橫亘七八百里。周迴三百六十里。亦名三湖。亦名巴丘湖。

自衡州府九十里至七里驛。七十里至流霞驛。六十里至衡山縣皇華驛。六十里至都石驛。七十里至泗水驛。七十里至淶口。六十里至象石驛。八十里至湘潭驛。九十里至長沙府臨湘驛。六十里至彤關驛。六



十里至湘陰縣之筓竹驛。七十里至榮田驛。過洞庭湖傍。六十里至磊石驛。三十里至中廟。三十里至鹿角驛。三十里至扁山。三十里至岳州府岳陽驛。十里至城陵磯。二十里至湘湖港。十里至道人磯。二十里至臨湘縣。二十里至白羅山驛。四十里至新隄。二十里至茅埠巡司。四十里至石頭口驛。二十里至六溪口。二十里至幾家洲。二十里至嘉魚縣魚山驛。二十五里至小臨灣。十五里至蒿洲。十里至上簾洲巡司。二十里至下簾洲驛。十里至新灘口。二十里至牛角尖。三十里至東江腦。二十里至白人磯。十里至金口驛。五里至大均山。二十五里至串口。二十里至楠木廟鮎魚口巡司。十里至武昌府。

德安府在武昌北領州一曰隨州。縣五曰安陸。

附郭

曰雲夢。曰應城。曰孝感。曰應山。運糧共六千三百一

石零。

本大清會典。通志。一萬六百五十二石零。

府城西一里有澗河。遶而東流。至黃港與漳水合。入雲夢澤。至安河。會襄沔。又

東流至漢口入江。隨州前澗河南流入漢江。雲夢縣南里許。澗水之支也。會孝感之水。達於漢。應城縣西有西湖。會漢江。孝感縣前有澗水。俗名西河。下入漢江。應山縣有東河。白泉。黃沙。汶水。漢東。大洪諸河。俱通流漢江。府境澗水出隨州大洪山黑龍池。自西而南。至應城縣。雲夢縣澗水自西北而東南。至孝感縣。折而西。至雲夢縣。俱可通漕。湖廣通志云。府治西北有澗水。水出應山。西南有漳水。出大洪山。俱會入澗。澗州有澗水。有澗水暖河。亦入澗。雲夢澤在雲夢縣。舊志云。去安陸南五十里。今縣治去安陸六十里。蓋安陸境山自鄆阨曼延至此乃盡。而海南數部。大澤衍溢。實自此始。昔故以此名縣。雜辨云。雲夢縣南皆大澤。雲夢澤自此始。故名之。禹貢。雲土夢作父。本一澤。然二澤合稱。其來已久。傳記所指。合析不同。周禮職方。藪曰雲夢。司馬相如傳。楚有七澤。其小者名雲夢。方八九百里。南有平原廣澤。緣以大江。而班生志地云。華容支江。若江夏之安陸。皆有雲夢。裴駰云。孫叔敖激澗水作此澤。張揖云。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郭璞云。江夏安陸有雲



夢。支江亦有之。華容又有巴丘湖。俗云卽古雲夢澤。張揖云在華容者指此。春秋文續鈞云。大別以東。至富春九江衝山。皆雲夢地。唐安審暉敗唐兵於雲夢澤中。史炤曰。雲夢。澤名。祝穆曰。邳夫人棄子女於夢中。言夢不言雲。楚子澹吳入於雲中。言雲不言夢。二事皆在安陸。一以爲雲。一以爲夢。凡此皆合稱也。惟胡三省辨誤。禹貢雲夢。孔安國云在江南。左傳。楚王以應伯田江南之夢。漢志雲夢澤在華容南。沈丘云。雲卽今玉沙監利景陵等縣。夢卽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漢陽志云。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此則析而稱之。按杜預云。雲夢跨江南北。而蔡沉書傳云。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支江江夏安陸皆其地。合而言之則一。別言之則二澤也。禹貢云。雲土夢作乂。蓋澤勢有高卑。故水陸則遲速。人工有早晚爾。此說得之。潁河在孝感縣北五十里。出河南信陽州。逕應山雞頭山。至天磨河入境。縣北二百五十里。經新店。會清風澗水爲雙河口。爲太公潭。縣北一百六十里爲小河溪。縣北一百二十里至兩河口爲晏家河。縣北九十里爲潁河鎮。縣北五十里一支會白沙河。而東入於漢。一支會白龍潭水。又會八埠口水。入於漢。一支會馬溪河澧川陡山蒲湖水。至黃陂沙口。入於江。

安陸府在武昌西。領州二。曰沔陽。曰荊門。縣五。曰鍾祥。附郭。曰潛山。曰景陵。曰當陽。運糧共一萬八千六

百石零。本大清會典。通志。二萬四千六百九十八石零。鍾祥與京山並無糧也。漢水在府城北。自襄陽府宜城縣來入境。潛江縣

有潛水。漢水別流自鍾祥入境。經蘆洲河。三分流俱入沔陽界。沔陽州漢水與江水。夏水。漕河。通諸湖入漢。然沔陽之水。界於江漢之間。江溢則沒東南。承溢則沒西北。江漢并溢。茫然大壑矣。景陵縣有城南河。經縣城南入漢。下流爲義水。荊門州漢水亦與諸湖通。當陽縣有沱水。經縣境與沮水。漳水復合入江。安陸府漢江之上流。爲鄖陽。襄陽二府。故曰襄江。亦曰襄河。而漢陽府則其下流也。湖廣通志云。漢江自北來。經石城與北龍母等湖通。下

至漢川入大江。沿江多病昏墊。

自安陸府十里至板橋灘。十里至塘港。十里至溜連口。十里至石碑。二十里至馬梁。十里至茶園。十里至舊口驛。十里至茅草林。十里至小河口。十里至沙陽。十里至新城巡司。二十里至多寶灣。二十里至車羅



院二十里至蚌河望三十里至史港未十里至夜叉口十里至澤口二十里至塔兒灣二十里至黑牛渡十里至魚泛洪二十里至獅子河五里至岳家口四十里至彭石河五十五里至塘灣十五里至尖刀鬚六十里至麥芒鬚十五里至陳柏亭六十里至關王廟五十里至漢川縣五十里至雲口五十里至蔡店巡司六十里出襄河至漢口入江。

漢陽府在武昌西領縣二曰漢陽

附郭

運糧三千八百四十三石

本大清會典通志四千二百四十一石零

漢川縣無糧也府

城東南臨大江江水環抱東南漢江合灑水沔水與大江會於府北漢水自陝西漢中府白河縣入湖廣鄖陽府鄖西縣境歷均州穀城光化二縣繞襄陽府城北又東南經宜城縣至安陸府北過潛山縣又東至漢陽府出漢口入江蓋漢陽與武昌東西相對止隔七里江面所謂七里江分兩郡城也

湖廣通志云

大江在府治東南城外上接蜀川瀘湘洞庭諸水合流東南入府界一百五十里轉煙波灣四十里入黃州界東流漢水在府治北五里禹貢蟠冢導滌東流爲漢是也灑水在府治北四十里其水自黃陂入漢陽界與淪淪二水合流南入大江柏水在府治北六十里沔水在府治西南四十里源出襄水南入大江與漢水合流沔水在府治西南四十里源出襄水經流自漢水分繞漢陽縣南入大江合流

荊州府在武昌最西領州二縣十一曰江陵

附郭

曰公安曰石首曰監利曰松滋運糧共二萬二千二十

一石零

本大清會典通志二萬三千一百五十五石零

其餘州縣俱無糧也府城南七里卽大江而江陵縣境之吳河柘林倚北

南等湖皆江水之或流或匯者也府治北四里有漕河晉元帝時鑿自羅堰口入大漕河由里社穴達沔水通襄漢江公安縣有石浦河以通漕運大江隄在縣東北上接江陵下抵石首長一百里石首縣有長



河。卽大江。又有便河。達於洞庭。監利縣有夏水。禹貢傳注云。華容有夏水。首出於江。尾入於沔。一謂之沱。監利本漢華容地。有魯沱江。南通荆江。北入沔。漢有新衝河。通江陵。漕河。松滋縣有川江。岷江至此。分爲三派。復合。達於江陵。入大江。湖廣通志云。府城東南二十里有黃灘。上當江流。一百餘里之衝。一決則江陵。潛江。監利。民爲魚鹽。誠要害也。東十五里有鎮流砥。突出大江。數十丈。捍激江。譬如迅雷。蓋江勢東下。鎮低於此。則水勢延緩。而黃灘之衝少殺。沙市之地可保。按此預傳。預都督荆州。舊水道唯沔。達江陵。千數百里無通路。預乃開掘口。起夏水。達巴陵。

武昌府爲湖北省會。領州一曰興國。縣九曰江夏。附郭。曰武昌。曰嘉魚。曰蒲圻。曰咸寧。曰崇陽。曰通城。曰

大冶。曰通山。運糧共三萬二千二百三十二石零。本大清會典。通志。四萬六千五百二十三石零。府城西北皆大江。西南有金沙洲。

陳公套。水次倉在焉。武昌縣在大江之南。江隄屢築。屢圯。嘉魚縣去江口僅七里。蒲圻縣有蒲圻河。至陸

溪口出江。咸寧縣有西河。通江。崇陽河。出通城。至壺頭山下。有洪石灘。甚險。通城縣有陸水。自

巴陵入江。卽陸口。又有秀水。源自通山。與陸水。雋水。合。而通江。大冶縣有縣前河。西源於西陽茅潭。諸里。

遠。洪濱橋。合流而東。至縣前爲金湖。直放津源口入江。興國州境多水。皆匯於長河。而洩於富池。若海口。

湖。津源湖。則直放於都江。而水勢稍殺矣。通山縣多山而少水。湖廣通志云。江自嘉魚入江夏境。會沔水流。然大江迂繞會城。舊恃金沙洲障之。後洲徙水泛。

橫流直衝江岸。侵齧城址。岸石傾墮。屢行整治。而城患未已。嘉魚縣歷陳家汊入江夏界。沙漲橫亘數十里。故縣治去江口僅七里。東北有通江隄。自龍潭山至魚山。高丈許。廣三之。翼之以柳。北有新隄。地勢卑下。其承上流者建甌。

春水泛漲。與蒲圻咸寧江夏三邑。均罹水患。宋政和間。築隄。至於道初。又去舊隄三百步。因兩山距楊家潭上。橫亘爲隄。是名新隄。又有成公隄。宋令成宜自馬鞍山下至二角鋪築之。捍護四邑。

黃州府在武昌東北。領州一曰蘄州。縣八曰黃岡。附郭。曰蘄水。曰羅田。曰黃陂。曰廣濟。曰黃梅。運糧共四



萬九千九百四十二石零。本大清會典。通志。五萬五千二百六十六石零。而麻城、黃安並無糧也。府城在江之東，有七河俱與江

通。蘄州西至大江五十里。水次倉在焉。蘄水縣有希水，至南溪口入大江。羅田縣前有官渡河，山水發，可

通筏運。黃陂縣有縣前河，上接灤河，下通漢水。有石港河，發源曠山，入大江。廣濟縣有二河，一曰梅州，在

縣南，流入武山湖，一曰連城，可通運艘。黃梅縣當江漢九江之下流，故歲苦漲溢。蓋黃梅最窪，而彭蠡水

又來突之，故其害視廣濟尤烈。大江自四川夔州府巫山縣界，入湖廣荊州府巴東縣境，歷夔陵州、宜

都枝江、松滋、石首、監利諸縣，出荊河口，至洞庭湖，轉東，由岳州府臨湘縣至武昌府北，至黃州府蘄州至

江西九江府出境。湖廣通志云：大江在府治西。自武昌流入黃陂界，至赤壁磯，東過蘄州入九江。北有零殘、安仁、鮑湖

十六灣，通流入沙口。沙口河與黃陂縣界邊武湖，發源孝感，達大江。界河自白沙灣發源，至團風口入江。蘄水縣南門河

源出英山，環繞縣前，合衆流入大江。羅田縣白蓮河，源出英山，至南溪入大江。黃陂縣有草埠潭河、舊鎮界河、灤河。

蘄州有西河、蘄河、黃城河、宗渡河、廣濟縣有連城河、黃梅縣有縣前河、獨山河。

自荊州府二十里至黃潭二十里至蚊蟲腦二十里至公安縣孱陵驛六十里至柳子驛六十里至石首

縣之石首驛四十里至調絃驛五十里至踏市驛三十里至監利縣三十里至車水灣三十里至瓦子灣

三十里至唐家洲六十里至城陵磯。自此至武昌府見前。四百五十里至武昌府對江漢口二十五里至馬公洲五

里至青山巡司對江五通口十五里至沙口十里至八溪甫對江五里至陽邏驛十里至抽分廠二十里

至白湖鎮巡司對江雙流峽三十里至矮柳鋪三十里至團風驛二十里至三江口三十里至黃州府臨



旱驛。十里至武昌縣。三十里至巴河。三十里至蘭溪驛。二十里至回風磯。十里至黃石港。十里至散花料。二十里至道士汛驛。二十里至毛山港巡司。二十里至漁陽口。二十里至挂口。十里至蘄州蘄陽驛。二十里至殺人港。十里至馬口。十里至田家鎮。十里至槽息窩。十里至富池驛。對江蟠塘。二十五里至鄔家穴。五里至蕭家馬頭。三十里至龍平驛。五里至袁馱口。五里至新開口巡司。三十里至豬婆料。二十里至官牌峽。五里至江西九江府潯陽驛。以上俱七省漕程。



#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五十五

## 運河水

吉安府在江西省城西。領縣九。曰廬陵。附。曰泰和。曰吉水。曰永豐。曰安福。曰龍泉。曰萬安。曰永新。運糧共九萬八千一百四十七石零。本大清會典。五萬八千三百五十五石零。通志。十而永寧一縣無糧也。府城南有贛江。歷十八灘。到萬安縣。東流六十里。逾泰和縣。達於府東。禾水自泰和西界。合永新江。又合安福江。至府西神岡山入贛江。龍泉縣有遂水。源有左右二溪。左溪出自南安上猶之大林。至南江口。始與右溪水合。右溪出自衡之茶陵沱陽。經雙溪坑。至西溪口。由渡口而東。歷八十四灘。乃入贛江。泰和縣南有雲亭江。源發興國縣界。西北流。至珠林入贛江。東有仙槎江。源發興國縣界小窰嶺。西北流。其間有大蓬江水。仁善江水。皆經此入贛江。又有牛吼江。發源龍泉拔鐵山。其間有清江。蜀水。禾溪。橫江諸水。皆經此入贛江。永新縣有秀水。西南入縣。分兩支。繞縣舊學。轉北入江。若秀字。安福縣有盧水。發源廬山。距縣一百八十里。合二小江。東流繞縣北。與王江合。又東會永新縣水。出神岡山下。入贛江。萬安縣南有阜口江。源出贛縣三龍。經上造下造。流入贛江。又南有梁口江。源出西平江黃塘。南流入贛江。北有城江。源出蕉源。經南州觀。合盧溪。經兩江口。流入贛江。西北有韶江。源自西韶。會黃鵠水。東入贛江。又有射州江。源出龍泉。經泰和牛吼江入



贛江。永豐縣東南有恩江。源出撫州樂安。贛州寧都。興國三縣界。其間合麻江諸小水。流出吉水。入贛江。吉水縣南有永豐水。源自撫州樂安。贛州寧都。興國三縣界。有麻江、黃竹渡、搖步、永寧、龍門、永豐、白水、陽豐、廬陵峽、烏江諸水。皆會入贛江。又有吉水。贛江下流。與永豐江合。有洲亘江中。水深曲折。狀若吉字。故灘曰吉陽。水曰吉水。又南有明德水。源出永豐縣界。西北流爲義倉水。又西北至瀟瀟。下流白沙。會於大江。西北有南溪水。源自中鵠鄉。東流二十里爲羅陂。經柘溪。又五里出柘口。入於贛江。又西北有同江。源出分宜、安福、廬陵之境。其間有楓子江、柿陂河諸水。皆經此入贛江。由府治至省城。五百九十里。江西通志云。贛江在府城南。原本章貢二水。北流至贛縣始合。故謂之贛。三百里至萬安縣。其間有八灘。水性湍險。惟黃公灘爲甚。東坡南還。訛爲惶恐。舟過此。其險始平。趙抃守虔州時。未置萬安縣。地向隸虔。嘗疏鑿惶恐以上八灘。按陳史。贛水舊有二十四灘。多巨石。陳高祖發虔州。水暴漲。高數丈。三百里間。巨石皆沒。今止有十八灘云。折而東。六十里逾泰和。東北流八十里。經邑界以達郡城。又東北四十五里。經墨潭而下吉水。過臨江至南昌。而匯於彭蠡。

臨江府在省城西。領縣四。曰清江。附郭。曰新淦。曰峽江。曰新喻。運糧共四萬九千二百七十三石。本大清會典。通

志。八萬七千二百八十九石零。府境有贛江。由吉安府北。至府南入清江。清江在府南五里。袁贛合流。太平江在府西三

十五里。出蒙山之陽。經華陽江。會袁江入贛。峽江縣北二十里有瀝水。合新喻界頭水。東流入清江。南有踏石水。自吉水界巷里。經員嶺黃金江入峽。西有亭頭水。南有黃金水。俱入峽。新淦縣南一里有涓湘水。發源高嶺。經會政橋入贛。又十里有泥江水。源出樂安縣。西北流入於清江。北有金水。西有藍陂水。逆溪水。俱入江。新喻縣有喻水。一名秀水。源出萍鄉之盧溪。經縣境達於贛江。縣南二里有睦官水。源出鼎山。



北流入淦水。東北有距河水。出袁州分宜之洞村。有兩源。一涂塘。一龍塘。合距村南三十里。經過濟橋。合淦水。又有板陂水。自分宜之崇法院東流過界首入縣江。寰宇記所謂五浪者。卽江口之合流處也。由府治至省城。二百二十里。江西通志云。清江在府南五里。袁嶺合流。宋羅知古詩。層層岩嶂來無盡。滾滾清江遠莫追。於是有清江碧嶂之名。漸水在府城西。又名小陽水。源出柘梧山及烏塘。合流而爲漸水。中有灘曰蕭灘。下流至南昌府境入江。沉香溪在府城北。卽閻山水也。閻山左界水會淦水至鎮入江。右界水出沉香溪南流。又東折至豐城界小江口入江。

瑞州府在省城西北。領縣三。曰高安。附郭。曰新昌。曰上高。運糧共七萬二千九百十石。本大清會典。通志。六萬八千四百十九石。

府城有錦江。貫南北二城之中。合上高之凌江。新昌之滕江。歷府城而東注南昌府境。新昌縣滕江。

自西而南。杭橋之水入焉。上高縣凌江。發源萬載縣之八疊山。於龍河渡。東流分脈。經縣城與滕江合流。

入於章。由府治至省城。一百二十里。江西通志云。錦江又名錦水。一名蜀江。自袁州府之萬載縣發源。至上高合新

發源蒙山。流出濠時口。東入贛。龍口水在府西南。源發蛟湖。北流至花園渡。入錦江。華陽水在府西南。有小溪自新喻縣界。流至華陽北。入錦江。際泉水在府南均山之東北。泉湧湧出於平田。自三十六陂流出。曲水橋。入清江界。合於

贛水。

自吉安府十里至羅紫山。十里至大洲頭。三十里至三曲灘。十五里至元壇觀。五里至富口。十里至童江

灣。十里至長牌。十里至新淦縣金川驛。二十五里至河埠。十里至石口。十五里至太陽洲。十里至永泰。十

五里至臨江府瀟灘驛。十五里至臨江河口。十五里至樟樹鎮。十里至老虎口。十里至揚子洲。十五里至

黃土腦。十五里至豐城縣劍江驛。十里至曲江。十五里至小港口。十里至大港口。三十里至張吳渡。二十



里至市汶驛。左往瑞州。十里至象牙潭。二十里至河泊所。二十里至生米潭。二十里至江西省城。通志。自省城。入

建昌府在省城南少東。領縣五。曰南城。附。郭。曰新城。曰南豐。曰瀘溪。運糧共二萬一千一百四十七石零。

本大清會典。通志。而南城。廣昌二縣並無糧也。府境有盱水。自廣昌。南豐。經府城南。會新城。飛鳶水。流四萬七百四十三石零。

入撫州。新城縣有黎灘水。源自福山之赤芾澗。及巖嶺。下流四十里。至孔家渡。即今南津雙港。合流至縣。

又西北經硝石。至府城下。一百四十里。會盱水。入彭蠡。南豐縣東里許。有蔓翠湖。湖口會盱水。瀘溪縣在

府之東北。盱江在其西。江西通志云。盱水源出血木嶺。流六十里爲盱水。又二十里爲巴溪。又十五里爲小勤溪。又

流一百餘里。入撫州府境。飛鳶水在新城縣東七十里。一名慈猿港。東北流至郡城。與盱水合。

撫州府在省城南少東。領縣六。曰臨川。附。郭。曰崇仁。曰金谿。運糧共三萬五千十石。本大清會典。通志。八萬三千六百八十石零。

餘三縣俱無糧也。府境有汝水。自金谿西流。府城東抱城而北。下流南昌。臨水自崇仁流至西津。與汝水

合。曹水源出崇仁界雙坑。至合處四十里。又東北流入臨川界。受禪和。仙蓋諸原之水。過上頓渡數里。入

於臨川。諸水合流。由金玉臺出。烏鴉石折而北。過虎頭洲。至高洲港。受黨溪樟源以西。楮山以南之水。至

金谿城。受金谿東鄉西注之水。而西北略豫章。入彭澤。此郡流之大經也。江西通志云。汝水源自廣昌伏村血

水。又百二十里至建昌府治。受新城赤芾飛鳶之水爲盱。合流二百里至梁安峽。入臨川之境爲汝。至石門。受金谿清江諸水。過夢港。臨水源自崇仁縣。流至西津。與汝水合。羅山水。其源二。一出暗坑。東流五十里至羅陂。入寶塘。一



出東塔龍潭。至合臨水處八十里。東至鷺渡。入臨川之境。受沿流諸溪之水。又東至雙家渡。合宜黃水。下數里至西津。合於汝水。西寧水在崇仁縣四五里。源出華蓋山。下流曲折五百里。至西津。與汝水合。福水在金谿縣南一十里。源出於閩。經南城梅峯。至鼓樓岡下。會石門港水。苦竹水在金谿縣北四十五里。乃汝水之上流也。金谿水在金谿縣上幕嶺東。水色如金。縣因以名。

自建昌府北至撫州府臨川縣九十里。臨川縣至省城二百里。

廣信府在省城東南。領縣七。曰上饒。附郭。曰玉山。曰弋陽。曰貴溪。曰永豐。曰興安。運糧共三萬六百十石。

本大清會典。通志。四。萬九千八百一十一石零。鉛山一縣無糧也。府城北有上饒江。上流會諸溪水。經弋陽貴溪。流入饒州。楮溪

自府西流入江。玉山縣在府東。永豐縣在府東南。並通上饒江。蓋玉山縣爲上饒江之上流。自上饒而興

安。而弋陽。而貴溪。至饒州府之安仁界。歷三百里。又六十里至鄱陽縣界。入於湖。江西通志云。破水石在府城西。源出福建建陽縣界。

北流六十里入上饒江。靈山水在府東。源出靈山。南流百里入上饒江。弋陽江在弋陽縣東二十里。又名弋溪。源出上饒河。

南昌府爲江西省會。領縣七。曰南昌。曰新建。並附郭。曰豐城。曰進賢。曰奉新。曰靖安。曰武寧。運糧共十四萬

二百七十三石。本大清會典。通志。二。十三萬五千二百一十石零。而寧州無糧也。府城西南。章江自南來。歷滕王閣。北抱龍沙。注鄱

陽湖。章江門外有鳳皇洲。橫阜。經夕佳樓。抵石頭口。如鳳翼然。水次倉在焉。府城北八十里。有慨江口。源

發寧州。經建昌。又東流至此。與章江合。俗訛爲漢口。東五十里有南湖。源出進賢縣羅溪嶺。東北流。合三

陽水。出鄱陽湖。西南有蜀水。卽筠河也。亦名錦江。源出高安縣。東流合象牙潭水。入章江。劍水源出章貢。

經清江。繞豐城縣。折而西北爲劍水。一名劍江。又東流入鄱陽湖。豐城縣有富水。源出羅山。東流會豐水。



槎水入劍江。豐水源自杯山。西北流繞劍池。會富水至小港口。入章江。進賢縣東南有院澤水。源出柵山。

會滅溪灣旋九曲入於湖。明會典。萬曆十一年。江西饒州等五所淺船。改并進賢縣水次。奉新縣西二十里有龍溪水。源出越王山。南合馮

水。至靖安縣。同入於湖。武寧縣在寧州下流。有修水。源出黃龍山。納衆流。東北行六七百里。入於湖。江西

云。章江在府城西南。源出南安之聶都山。東北至大庾。經南康。會豫水。是爲豫章水。至贛州。會貢水。是爲贛水。章水發源最遠。地引衆流至此。故江獨以章名。統計上游自南贛吉袁臨瑞撫建而下。爲入鄱水之所會。府城東隅有東湖。

舊通大江。漢太守張躬。築隄以通南路。謂之南塘。酈道元稱東太湖十里二百二十六步。北與城齊。南緣遞折至南塘。水通大江者。是也。曲江在豐城縣頭山之濱。形如半月。中分三潭。岸旁居民繚繞。榆柳成行。水波之豔。如畫金碧。

漁舟上下。宛然畫圖。

自省城南浦驛十里至石頭口。二十里至八字腦。二十里至樵舍驛。三十里至牛欄三望。三十里至昌邑。

六十里至吳城驛。右往寧州。三十里至珠磯。十里至鴛子口。十里至左蠡。東往饒州撫州。十里至南康府

匡廬驛。

饒州府在省城東北。領縣七。曰鄱陽。附郭。曰樂平。曰浮梁。曰德興。曰萬年。運糧共六萬七千九百六十石

零。本大清會典。通志。十二。萬四千七百二十八石零。而餘干。安仁二縣並無糧也。府城南鄱江一名長港。其源有二。一出泊山。合

婺源。經德興。樂平而來。一出祁門。婺源。經浮梁而來。會於城東。環城而西。折北十餘里。分爲二支。名雙港

水。入鄱陽湖。浮梁縣南有昌江。源出縣東八十里。西流會諸溪水。下入鄱江。樂平縣南有樂安江。源出婺

源之芙蓉嶺。遠婺源縣治而下。與德興衆水合。入樂平之樂安鄉。故名。樂安江東北之洪源諸水。西南之



泊川諸水相次入焉。德興縣東南有泊水，出泊山，西流百餘里至縣治，二十里至小港口，入樂安江，趨鄱陽湖。萬年縣在安仁縣錦江之北，樂平縣樂安江之南，俱至鄱江，入鄱陽湖。鄱陽湖在府城西四十里，一名宮亭，一名揚瀾，闊四十里，長三百里，禹貢東匯澤爲彭蠡，卽此水。連南康饒州九江三府，號爲巨浸。大孤山砥柱下流，最稱雄勝。江西通志云：府城東有東湖，又名督軍湖，秦鄒合吳芮習水戰處，納風雨驚濤諸水，由氣清，水雲蕩漾如錦，源自廣信，經安仁，會白塔河，流經餘干，入鄱陽湖。

自府之芝山驛十里至竹雞林，二十里至八字腦，十里至洪家閱，十里至團砧，二十里至棠陰巡司，十里至打石灣，十里至周溪，五里至釣臺，十五里至柴棚巡司，二十里至饒河口，六十里至都昌縣，六十里至南康府匡廬驛。

南康府在省城北，領縣四，曰星子，附郭，曰都昌，曰建昌，曰安義，運糧共二萬一千六百七十六石。本大清會典通志，四萬一千五百二十四石零。

星子縣無糧也。府東南臨鄱陽湖，西南五十里有龍溪，發源黃龍，自髻山而下，直至湖濱。建昌縣南百步有修水，源自寧州，邑人稱爲西河。安義縣南里許有龍江，源自靖安，經縣境，入於義興，合奉新河水，下出吳城鎮東南四十里，有兆洲水，源出兆洲山，與奉新江水合流，注於修江。都昌縣東南濱湖，南康與饒州對岸，並臨鄱陽湖，湖中有鞋山，上有浮圖，從鞋山北至九江府，則爲大江。又東北經湖口縣北，又東北經彭澤縣北，其對岸則爲江南安慶府之宿松、望江二縣。江西通志云：府城南臨大江，當舟楫往來之衝，風作，帆泊無所，宋



元祐中。郡守吳審禮。始構木爲障。崇寧中。孫裔年以石爲隄。內洩一陔。可容千艘。歲久浸圯。紹熙間。朱熹爲守。適歲歉。捐金募飢民築之。又南一里爲彭蠡湖。卽鄱陽湖也。巨浸漸沒。中有雁泊小洲。西接南昌。東抵饒州。北流入於江。東鄱陽湖在都昌縣東南彭蠡湖上。跨南昌饒徽信諸郡之水。匯彭蠡而入湖口。春夏浩蕩無涯。謂之東鄱陽湖。冬則水縮一帶。

自府之匡廬驛。五里至神靈湖。五里至謝司港。二十里至青山頭。十里至長嶺。十里至大姑堂。五里至女兒港。五里至鞋山。二十里至文昌汛。十里至九江府湖口縣彭蠡驛。八十里至彭澤縣龍城驛。

九江府在省城之北。領縣五。曰德化。附郭。曰瑞昌。曰德安。曰湖口。曰彭澤。俱無糧也。府城北臨大江。在九

江謂之潯陽江也。湖口。彭澤二縣。爲運道必經之地。府之潯陽驛對江小池口。三十里出孔家壘至段腰。十里至老鴉磯巡司。十里至它鵝洲。十里至湖口縣彭蠡驛。十里至拓磯。二十里至鱒魚鰲。二十里至閘

脂港。十里至彭澤縣龍城驛。其對岸則江南安慶府之宿松縣。望江縣。十里至小孤山。六十里至馬當山。二十里至磨礮洲。十里至香口。對江花楊鎮。二十里至雷港驛。二十里至江南池州府之東流縣。

以上係湖南、北、江西三省一十九府九十八州縣之漕運。按湖廣之永州、江西之贛州、二府。明時亦有漕糧。嘉靖中。漕運總兵萬表疏云。查總漕王宗沐奏稱。漕

屬有糧司府。惟湖廣江西爲遠。而二者所屬。惟永州衡州長沙贛州四府爲尤遠。且經過洞庭之險。贛石二十四灘之惡。四處之水次。幾同淮安之抵京師。而風波不與焉。故往歲四府屬邑糧米。催征既難。水次又遠。軍船四月畢兌。過淮必係尾幫。與黃水相值。往往淤阻。邇徐白河守凍。此固積玩成風。亦由地遠人疲。勢必至耳。而城陵磯裏港淺沮難入。長灘、上灘。風帆不可逆張。非壞卽遲。尤所當念。臣查湖廣衡水長沙府屬。共該糧九萬一千四百八十七石。江西贛州府屬。贛寧都二縣。共糧一萬三千二百九十六石。二省通共止該糧一十萬四千七百八十三石。爲數不多。乞陛下每年坐准改折。隨同本色解納。於窮遠之民既蘇其困。又免其患云云。當時未知准行與否。今永贛二府無糧。而衡州長沙仍不免於遠運。未知如何故。



安慶府在江南省城西。領縣六。曰懷寧。附郭。曰桐城。曰潛山。曰太湖。曰宿松。曰望江。運糧共六萬石。本大

典·通志·十萬六千一百一十石零。潛山、太湖二縣。並自北至府而入江。桐城自北而南入江。宿松自西而南入江。唯望江

在西南。去江僅十五里。大江在府南。自同安驛十里至桑園。二十里至黃盆。十里至祝家鵞驛。二十里至

長楓峽。八里至池州府貴池縣界之攔江磯。江南通志云·小孤山在宿松縣南一百二十里·一峯屹立江之北岸·與南岸山對峙如門·江流東其中·湍激險迅·謂之海門第一關·成化間·

水衝北岸·平陸成淵·遂獨立江中·楊載詩·乾坤上下雄孤柱·吳蜀東西壯北關·長江環府境之東西南三面·東接無爲州界·西南合九江彭蠡諸水·樅楊河在桐城縣東南·東流入於江·後部河在太湖縣西北·納羊角銀河之水·流經縣治入

於江·馬路河在太湖縣西·東流合潏水入江·桐城水在桐城縣·源出龍眠山·穿縣市·下瀝營田三十里·流出湖·紆迴入於江·皖水在潛山縣北·下流會潏水·經府城四入於江·龍南蓮若湖在宿松縣南五十里·東五里爲白荆湖滂池·又十

里爲大伯滂湖·又十里爲張富池·下流入望江·出雷港·入於江·漳湖在望江縣東北六十里·受武昌青草諸湖之水·北經壕港·至山口入於江·

池州府在省城西南。領縣六。曰貴池。附郭。曰青陽。曰銅陵。曰建德。曰東流。運糧共二萬五千石。本大清會典·通

志·五萬二千二百八十六石零。而石埭縣則無糧也。運河建德縣自堯城渡出江。青陽縣自大通鎮出江。東流縣在府西

南。銅陵縣在府東南。府治西。江中有攔江磯。二里至李陽河口。十里至哪叱磯。十里至樅陽口。十里至烏

沙峽。三十里至池口驛。十里至清溪鎮。五里至流波磯。二十里至麻布料。五里至郭港對江黃家套。十五

里至梅根對江老洲頭。十五里至銅陵縣大通鎮。十里至楊山磯。十里至六百丈對江窰頭。十里至銅陵

縣。十里至油榨港。十里至丁家洲。十里至錢家灣。三十里至太平府繁昌縣之荻港驛。對岸則廬州府之

無爲州也。江南通志云·大江上接東流·下抵銅陵·池口河亦名杜塢河·在府治西·源出石埭之操山·爲管公明溪·至秀山有待月溪·又至狼山有玉鏡潭·過白面渡·匯爲秋浦·又逕龜爲杜塢·過鎮山爲池口·入大江·白沙河



去府城十里。源出太樸山。過東塘湖。達青溪。入於江。梅根河在府城東四十五里。源出九華山。會於五溪通河。入於江。五溪河在青陽縣西二十里。源出九華山。一曰漂溪。二曰澗溪。三曰雙溪。四曰曹溪。五曰瀾溪。合流入於江。銅陵河在縣西七里。其源一出長山。一出餘北官莊。一出東高村山。會於橫海關。流入於江。大通河在銅陵南四十里。其源一出九華山。一出天門山。一出梅衝山。會於車橋湖。至大通鎮入江。荻港河在銅陵北八十里。發源朱村書郎坑邵家。會石洞南洪鳳皇各渠之水。合流至北下社入江。惠溪去銅陵縣十五里。其源出銅官廟側流。至樊港入江。賈源溪在石埭縣西。經上灣下灣。出大河。至於秋浦入江。茹蘭溪在建德縣南。源出迎春朝霞二洞。西流會堯城溪。達於東流入江。堯城溪在建德縣南三里許。至東流縣入江。

廬州府在省城西北領州二曰無爲曰六安縣六曰合肥。附郭曰舒城曰廬江曰巢縣曰英山曰霍山。運糧共一萬石。本大清會典。通志。五萬八百四十五石零。其六安州霍山英山二縣則自淮河行運也。府東南五州縣皆有運河。

大江自無爲州城抵江心鼻磯山一百十五里。水勢聯絡。凡境內之水。皆納於此。巢湖周四百餘里。港汊三百六十。占合肥舒城廬江巢四縣之境。皆一水相通。流注於江。江南通志云。金斗河源出雞鳴山。東流至府城。自水西關流入城中。至東門外。歷金斗

驛。流入巢湖。店埠河在府城東三十里。水出圓曠。通巢湖。三河在府城東南九十里。其源有三。合而爲一。入巢湖。七里河在舒城縣西九十里。實西山衆流之會。通泉入江。花林河在無爲州東門外。源出大江。上接三溪河。下接一箭河。運漕河在無爲州東北四十里。源出焦湖入江。裕溪河在無爲州東北一百二十里。源自焦湖入江。黃落河在無爲州北四十里。源自焦湖入江。柘皋河在巢縣西北二十里。出合肥浮槎山。流入巢湖。天河在巢縣南。源出巢湖。東流入江。肥水在府城南七十五里。源出紫蓬山。東北經雞鳴山入金斗河。一支西北流。復東轉南下。至東門外余公廟前。二水相合。故曰合肥。濡須水在巢縣南。一名天河水。俗呼爲馬屎溝。源出巢湖。東北至江漢。白河在廬江縣東北三十里。周迴七十餘里。跨六鄉。與巢湖相連。流入於江。南溪在舒城縣西門外。發源自孤井流入巢湖。挑溪在舒城縣北三十五里桃城鎮。發源自六安界。流入巢河。

寧國府在省城西南領縣六曰宣城。附郭曰寧國曰南陵曰涇縣曰旌德曰太平。運糧共三萬石。本大清會

志。六萬二千一百十四石零。寧國縣在府東南。旌德縣在府南。涇縣。太平並在府西南。南陵在府西北。各縣運河皆環



遼縣治。四通八達。而府城之北有灣沚河。有鎮有渡。今爲鹽埠。北出楊青口。合黃池。下流入江。黃池在府

城北一百二十里。一名玉溪。郡東南水聚此出江。南岸屬寧國。北岸屬太平。江南通志云。南湖在府城東北四十里。南曰南澗。北曰北澗。總

稱曰南湖。周廣四十餘里。受廣德正平諸水。由綏溪來宜之東境之水。並瀉入焉。宛溪在府城東。源出嶧山之陽。上下

兩橋。上曰鳳皇。下曰濟川。並跨溪上。句溪近府城三里。溪流迴曲。形如句字。源出龍巖大目諸山。龍溪在府城北。

水陽湖東南。兩渡舊設浮橋。宋紹定創建。今廢爲渡。有兌倉。有義倉。東南水皆橋與高淳接界。慈溪在府城東北。合

高淳水至此。由牛兒港泄流而進。東通五堰。往東壩者由此。東壩。五堰之一也。青弋江在南陵縣東三十里。發源黃山。

會石埭太平旌德諸水。至此河身漸廣。故名江。中港在南陵縣。源有二。並出西南諸山。由嘉樂關入城。遼縣治。通籍

山橋下。合西港及溧淮水入小淮河。溧水在南陵縣。源自縣南水龍洞。出至澄清河。與淮水合。淮水在南陵縣。源自縣南

呂山麓珠泉涌出。至澄清河。與溧水合流。徽水在旌德縣北。源出績溪徽嶺之陰。北流受清潭水。至縣

南印匣石。與霞溪更溪合流。麻川在太平縣。源出黃山之麓。受旌德計水。由麻陵至旌德縣入江。

廣德州在省城南。領縣一曰建平。運改兌米八千石。本大清會典。通志。一萬三千七百四十四石零。江南通

志云。桐川水在州西北。源出自石山。西北流入丹陽湖。南

碭湖在縣西南。廣德處平之水皆匯於此。流入丹陽湖。俗呼爲南湖。大

源溪在寧國大陶山。流經州界。入南碭湖。又由丹陽湖。蕪湖達於江。

太平府在省城西。領縣三。曰當塗。附郭。曰蕪湖。曰繁昌。運糧共一萬七千石。本大清會典。通志。二萬七千一十三石零。當塗西

去江十里。蕪湖西去江七里。繁昌西去江五十五里。繁昌蕪湖俱在府南。繁昌運河出江對板子磯。蕪湖

出江對蠓磯。當塗縣北二十五里有新河。卽采石河。牛渚磯屹然控江流之衝。大江自繁昌之荻港。五里

至板子磯。五里至泥汊。通無爲州。二十里至舊縣。十里至蘆席峽。二十里至教化渡。十里至三山峽。十里

至螃蟹磯。十里至櫓港。十里至蕪湖縣櫓港驛。五里至一磯。十里至赤磯窰。五里至四合山。十里至裕溪

口。通巢縣廬州府。二十里至東西梁山。對江和州境也。四十里至當塗縣采石鎮。采石山在江中。五里至



望夫磯。十里至人頭磯。五里至和尚港。十里至烈山。十里至上三山。十里至江寧府之江寧鎮。江南通志云。天門

山在府城西南三十里。二山夾大江。東博望。西梁山。對峙如門。亦名峨眉山。又名東梁山。西梁山。蟠磯山在蕪湖縣西南七里大江中。蟠。老蛟也。今磯有石穴。廣一丈。深不可測。蓋蛟所居。黃池河在當塗縣南七十里。分河心以北屬當塗。以南屬宣城。唐溝河在當塗縣東南百里。四通官溪。又接新華河。長河在蕪湖縣南半里。源出廣德宣州。過縣前。西行注江。丹陽河在當塗縣東南七十里。湖水分三源。徽州高淳寧國廣德諸溪所匯。通爲三湖。曰石臼。固城。丹陽。而丹陽最大。蓋總名也。南北九十里。西南七十五里。實太平巨浸。姑孰溪在當塗縣南二里。一名姑浦。合丹陽東南餘水。及諸港來會。過寶積山入江。櫓港在蕪湖縣南十五里。源出徽宣。西注於江。秋港在繁昌縣西南四十里。與緒圻城相屬。四對無爲州。乃江流之險處。

江寧府爲江南省會。領縣八。曰上元。曰江寧。並附郭。曰句容。曰溧陽。曰江浦。曰六合。運糧共十二萬八千石。

本大清會典。通志。十而溧水。高淳二縣並無糧也。江寧自江寧鎮十里至三山。十里至大勝關。三十里至

上新河。十里至中新河。十里至龍江關。二十里至觀音山。燕子磯在焉。三十里至六合縣瓜埠巡司。而江

浦六合糧艘。則自江北開行也。十里至礬山。十里至龍潭。十五里至東溝。十里至方山。五里至青山。而江

南之句容縣糧艘來會。溧陽縣則又自宜興之閃溪行運也。自青山十里至新河口。卽一截港。十里至儀

真縣。江南通志云。大江繞城之西南。經西北。過鎮江。東流入海。中江在溧陽縣西北三十五里。又名永陽江。下流入宜興縣界。秦淮在上元縣東南。始皇斷方長壘爲瀆。故曰秦淮。有二源。一出句容華山。一出溧水東廬山。合源

方山壘。兩淮北流。西入通濟水門。南經武定鎮淮飲虹三橋。又西出三山水門。沿石城以達於江。靖安河在靖安鎮下。

一名古漕河。新河在江東門外。稍直四五里通於江。曰中新河。稍南曰上新河。以通市舶。沙河在江浦縣東三十里。宋范

仲淹領漕時。以大江風濤之險。開此河。引水支流下至瓜埠入江。後河在江浦縣西北三十五里。源出廬州舊梁縣。至縣茅塘

橋。東出瓜埠入江。滁河在六合縣境上。自滁和二州界三汊河口而下。合爲一河。流至縣。由瓜埠入江。治浦河在六合

縣東二里。東北通天長。東南入滁河。合流。大勝關港在江寧縣西南。內合板橋新林浦爲一流。入於江。胭脂湖在溧水

縣西十里。明初命崇山侯鑿石穿流以通運道。西北通於江。南通兩浙。丹陽湖在高淳縣南三十里。中流與當塗縣分界。



東連石臼湖、固城湖。其源有三。一出徽州府黟縣者爲舒泉。一出廣德州白石山者爲桐水。一出溧水東廬山者爲吳漕水。三湖匯合。其流分二派。一四出蕪湖。一北出當塗姑熟溪。俱入江。石臼湖在高淳縣西南二十里。西連丹陽湖水注於江。

以上係江南安慶、池州、廬州、寧國、太平、江寧、六府、廣德一州之漕運。與湖廣、江西南兩省同入儀真運河。

浙江杭嘉湖三府、江南蘇松常鎮四府糧船渡江至瓜洲鎮。十五里至八里鋪。五里至紅廟。五里至揚子

橋。十五里至揚州府廣陵驛。揚州府志云。揚子江由金陵瓜步下小帆船運儀真境。東下與鎮江分界。東北趨江都。出泰興界。入江寧鄉。爲如皋縣境。東過天生港。至通州入海。禹貢。江漢朝宗於海。通

州蓋朝宗處也。

江、廣兩省并江南安、池、廬、寧、太、江六府糧船。至儀真江岸。五里至東關。十里至新城。二十里至朴樹灣。十

里至東石人頭。五里至西石人頭。入江都界。五里至凍青鋪。十里至揚子橋。十五里至揚州府廣陵驛。

揚州府在江南省城北。領州三。曰高郵。曰泰州。曰通州。縣六。曰江都。附郭。曰儀真。曰泰興。曰興化。曰寶應。

曰如臯。運糧共六萬七千石。本大清會典。通志。十二萬六千三百五十一石零。運河卽古邗溝。自廣陵驛十五里至灣頭。五里至

高廟。十五里至東西灣。十里至邵伯驛。十里至三溝。十里至腰鋪。十五里至露筋廟。十里至南車洛。五里

至北車洛。十五里至高郵州孟城驛。二十五里至清水潭。十里至張家溝。五里至六漫岡。二十里至界首

驛。高寶交界。十里至缸橋。十里至汎水。五里至南閘。五里至平溝。十里至槐角樓巡司。十五里至寶應縣安

平驛。二十里至淮安府山陽縣之黃浦。揚州府志云。周敬王三十四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時夫差欲霸中國。乃築城廣陵。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謂之邗溝。漢吳王濞煮

海爲利。復開邗溝。自茱萸灣下抵海陵倉。及如臯驛溪。以通鹽艘。隋煬帝幸江都。命尙書左丞皇甫謐發淮南諸州兵丁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旁植以樹。蓋前此揚州西北自末口達六合入江。東北自射陽湖入淮。



至是始自楊子達六合。自山陽灌入淮矣。高郵州河隄即平津堰。南北長九十里。沿隄有閘。閘外又有滙洞。又五里一淺。淺夫四十名。以時撈濬。閘有定制。恆存水六尺。過格即洩入下河。以漸而去。上下俱不至於淹沒。即旱年。上河水可以濟運。運船過壘。仍放洞水以救下河。故邦人言西河水利以撈淺遠平水開爲主。今設滾水壩。亦即平水開之意也。寶應縣。環境皆水也。城西門逼臨運河。而西南西北榮之若瑛焉。宏濟河至萬歷十二年始定議成隄。甚以爲利。但歷年清江通濟開不閉。黃水隨淮而入。流沙日積。漕渠日壅。往制。邑有淺鋪九處。所謂九淺也。額設淺長淺夫。防護是岸宜嚴。仍不時撈濬。毋使沙積河高。庶不負昔人定議苦心。縣境設閘凡十餘座。皆以分瀉水勢。並引水灌田。後知縣陳燧。又新置瓦窰通湖閘一。九淺通湖閘一。蓋因宏濟河上接淮流。開口水溜。難以牽挽。故建二閘。洩水入湖。水勢賴以平緩。湖水大則附之。漕水少則啓之。濟運兼潤田畝焉。

淮安府在省城東北。領州二曰海州。曰邳州。縣九曰山陽。附郭。曰鹽城。曰清河。曰桃源。曰沐陽。曰贛榆。曰

宿遷。曰睢寧。共糧十萬四百十五石。本大清會典。通志。九萬八千一百四十三石零。而安東縣則無糧也。運河自黃浦十里至涇

河。十里至平河橋。十里至頭鋪。十里至二鋪。十里至楊家廟。十里至淮安府淮陰驛。十五里至板閘關。十

五里至清江浦。三十里至清河縣清口驛。渡黃河入清口。淮安府志云。運河先受黃淮交灌。河身日高。增隄幾

高寶。並罹災傷。而山陽境內。凡隄淮河者。溝浦之衆。皆藉引河之利。今淮湖交溢。歲久淤塞。盈涸不常。弗相通濟。居民膏病。時加浚鑿。利莫大焉。宗觀淮揚上下流說云。治歸仁高堰。則淮揚之上流治矣。然由高堰視之。則堰其上流也。二十四湖下流也。由漕隄視之。則湖其上流也。隄東七邑下流也。治隄以西之下流。所以分其來之勢。治隄以東之下流。可以多其歸之道乎。昔人慮之審矣。下流洩水之大支有二。曰山陽之南涇河。所以達海也。曰邵伯之南芒稻河。所以入江也。又由板閘至小壩。沿隄設有減水諸閘四十餘座。而各場之海口如之。苟啓閉以時。成規不易。則至今可行所無事已。涇河前被侵占。今已開矣。然新口視舊狹尺許。新基視舊高數尺。開猶不開也。芒稻河二十四里入江之口。運鹽之道也。今亦開矣。然必外河高。內河下。而後能東流。年來挑濬不講。插基增高。水不能就下。甚或障之以通鹽。夫障之則鹽利而漕病。七邑俱病。何若濬之深。自不待障之力。而鹽漕與七邑均利之爲得乎。且疏濬之成規具在。可按而行之。此二者用力至省。奏功至易。非若歸仁高堰之勸國帑。勞民力。煩

以上係江南揚州、淮安二府之運道。江南運道張文端公治河書不及載。予特詳之。而自江北以致潞河。文端既詳載之。予故從略。



鳳陽府在省城西北。領州五。曰壽州。曰泗州。曰宿州。曰潁州。曰亳州。縣十三。曰懷遠。曰定遠。曰五河。曰虹縣。曰霍丘。曰蒙城。曰盱眙。曰天長。曰靈璧。曰潁上。曰太和。運糧共六萬三百石。本大清會典。通志。四。而萬九千六百九十九石零。附郭之鳳陽。臨淮二縣並無糧也。糧艘皆自淮河而來。停泊河口。候盤驗後。渡黃北上。江寧之六合縣與天長糧艘。同走淮河。廬州府見前。六安州英山縣。霍山縣糧艘亦自淮河而來。停泊河口。候盤驗後。渡黃北上。徐州在省城西北。領縣四。曰蕭縣。曰碭山。曰豐縣。曰沛縣。運糧共四萬八千石。本大清會典。通志。五。糧萬二千五百八十三石零。艘則自淮河而來。停泊河口。候盤驗後。渡黃北上。沛縣河道。附見山東兗州府內。以上係江南鳳陽。廬州二府及徐州一州之運道。

淮安府清河縣。自黃河口門十七里至桃源縣交界三岔。爲安清中河。自三岔一百四十里至宿遷縣張莊運口。爲宿桃中河。宿遷縣自張莊運口四十七里至邳州交界窰灣口。邳州自窰灣口一百二十里至山東嶧縣交界黃林莊。

以上係江南淮安府桃源宿遷二縣之運道。

濟南府爲山東省會。領州四。曰泰安。曰德州。曰武定。曰濱州。縣二十六。曰歷城。附。郭。曰章丘。曰鄒平。曰淄川。曰長山。曰新城。曰齊河。曰齊東。曰齊陽。曰禹城。曰臨邑。曰長清。曰肥城。曰青城。曰陵縣。曰萊蕪。曰德平。曰平原。曰陽信。曰樂陵。曰商河。曰利津。曰蒲臺。運糧共十八萬八千八百石。本大清會典。而新泰。海豐。霑化三



縣俱無糧也。德州河道附在東昌府。

兗州府在省城南。領州四。曰曹州。曰濟寧。曰東平。曰沂州。縣二十一。曰滋陽。附郭。曰曲阜。曰寧陽。曰鄒縣。

曰泗水。曰滕縣。曰嶧縣。邳州接界。曰金鄉。曰魚臺。曰單縣。曰城武。曰曹縣。曰定陶。曰嘉祥。曰鉅野。曰鄆城。曰

汶上。曰東阿。曰平陰。曰陽穀。曰壽張。運糧共六萬三千二百石。本大清會典。而沂州、剡城、費縣俱無糧也。嶧縣

運河自黃林莊九十八里至滕縣界朱姬莊。有八閘。曰臺莊。曰侯遷。曰頓莊。曰丁廟。曰萬年。曰張莊。曰德

勝。曰韓莊。滕縣自朱姬莊五十里至江南沛縣界劉昌莊。沛縣自劉昌莊四十八里至魚臺縣王家口。有

三閘。曰夏鎮。曰楊莊。曰珠梅。是爲泇河。魚臺縣自王家口八十五里至濟寧州四里灣。交界有三閘。曰邢

莊。曰利建。曰南陽。濟寧州自四里灣。交界七十五里至五里營之東。濟寧衛交界有十閘。曰棗林。曰魯橋。

曰師家莊。曰仲家淺。曰新閘。曰新店。曰石佛。曰趙村。曰在城。曰天井。濟寧衛自五里營。交界十七里至曹

井橋。迤北交界。鉅野縣自曹井橋。交界二十五里至大長溝。迤南交界。有閘一。曰通濟。嘉祥縣自小長溝

交界十六里至孫村。交界汶上縣自孫村。交界五十里至靳家口。東平州南界。有閘五。曰寺前鋪。曰南旺

上。曰南旺下。曰開河。曰袁家口。是爲南旺南河。東平所自東平州北界十二里至安山閘。接東平州南界。

東平州自靳口汶上縣北界十八里至安山閘。有閘一。曰靳家口。又安山閘接東平所。河道三十里。至戴

家廟閘下三空橋。有閘二。曰安山。曰戴家廟。壽張縣自三空橋二十里至沙灣鋪。接東阿縣南界。東阿縣



自沙灣鋪南界十五里至五里鋪。接陽穀縣南界。陽穀縣自東阿北界六十里至官窰口鋪。接東昌府聊城縣南界。有六閘。曰荆門上。曰荆門下。曰阿城上。曰阿城下。曰七級上。曰七級下。自沙灣鋪至荆門閘計二十里。張秋鎮在焉。運道咽喉。是爲張秋河。

東昌府在省城西。領州三。曰臨清。曰高唐。曰濮州。縣十五。曰聊城。附郭。曰堂邑。曰博平。曰茌平。曰清平。曰

莘縣。曰冠縣。曰丘縣。曰館陶。曰恩縣。曰夏津。曰武城。曰范縣。曰觀城。曰朝城。運糧共十二萬三千六百石。

本大清會典。運河。聊城縣自陽穀縣界官窰口鋪。六十三里至堂邑縣界西岸梭隄。博平縣界東岸呂家灣鋪。

有閘四。曰周家店。曰李海務。曰通濟橋。曰永通。堂邑縣自聊城縣界西岸梭隄三十五里至清平縣界函谷洞。係西岸一邊。與博平縣對岸。博平縣自呂家灣鋪三十五里至清平縣界魏家灣。迤南田家口。係東岸一邊。與堂邑縣對岸。清平縣自田家口三十九里至臨清州界二十里鋪。是爲上河。臨清州自清平縣界二十里鋪四十里至直隸清河縣界鹽店北半壁店。清河縣自半壁店二十里至夏津縣界孫家口。夏津縣自孫家口二十七里至武城縣界橫河口。武城縣自橫河口一百四十六里至直隸故城縣界冷家坟。故城縣自冷家坟十六里至恩縣界孟家灣。恩縣自孟家灣至濟南府德州界曹家口鋪。德州自曹家口鋪十五里至德州衛界下八里塘。水次倉在焉。德州衛自下八里塘八十九里至桑園良店驛。直隸景州吳橋縣交界。是爲下河。而府屬之莘縣、冠縣、觀城、朝城四縣之糧。在於直隸大名府之小灘交兌。



以上係山東濟南、兗州、東昌三府之運道。

河南府在河南省城西。領州一曰陝州。縣十三曰洛陽。附郭。曰偃師。曰鞏縣。曰孟津。曰宜陽。曰登封。曰永

寧。曰新安。曰澠池。曰嵩縣。曰盧氏。曰靈寶。曰閿鄉。運糧共五萬一千石。改兌米永折本大清會典

池州在省城西。領縣四曰魯山。附郭。曰郟縣。曰寶豐。曰伊陽。運糧共八千六百石。改兌米永折本大清會典

開封府爲河南省會。在黃河之南。領州四曰陳州。曰許州。曰禹州。曰鄭州。縣三十曰祥符。附郭。曰陳留。曰

杞縣。曰通許。曰太康。曰尉氏。曰洧川。曰鄆陵。曰扶溝。曰中牟。曰陽武。曰原武。曰封丘。曰蘭陽。曰新鄭。曰商

水。曰西華。曰項城。曰沈丘。曰臨潁。曰襄城。曰鄆城。曰長葛。曰密縣。曰滎陽。曰滎澤。曰河陰。曰汜水。運糧共

八萬六千九百石。改兌米永折本大清會典。而延津、儀封二縣並無糧也。

彰德府在省城北。領州一曰磁州。縣六曰安陽。附郭。曰湯陰。曰臨漳。曰林縣。曰武安。曰涉縣。運糧共四萬

一千五百石。改兌米永折本大清會典。府境有漳河。其源有二。一出山西潞州長子縣。名濁漳。自林縣西北入境。一出

平定州樂平縣。名清漳。自涉縣入境。俱東至林縣合流。經安陽、磁州、臨漳、館陶界入衛河。又有安陽河。一

名洹水。源出林縣洹山。其水屢伏屢見。流經安陽縣永和鎮。合衛河。又有滏陽河。其源有二。一出磁州鼓

山。合衆泉流至滏水亭下。一出神鷹山黑龍洞。東流合漳水入衛河。湯陰縣西有湯水。舊名蕩水。流經縣

東五十里。過內黃縣入衛河。林縣南有淇水。東北流經湯陰。至淇縣北入衛河。又南有浙水。源出浙川縣



浙水村。流經林縣南。與洹水合。又西北有滄溪。源出隆慮山。過碭陽城。合漳水入衛河。

懷慶府在省城之西北。黃河之北。領縣六。曰河內。附郭。曰濟源。曰修武。曰武陟。曰孟縣。曰溫縣。運糧共四

萬一千石。改兌米永折本大清會典。修武縣南五里有預河。東流至獲嘉縣入衛河。

衛輝府在省城之北。黃河之北。領縣六。曰汲縣。附郭。曰胙城。曰新鄉。曰獲嘉。曰淇縣。曰輝縣。運糧共二萬

九千石。改兌米永折本大清會典。府城北一里有衛河。源出蘇門山。東入大名府濬縣界。新鄉縣有小丹河。源出山西

高平縣。流至河內丹谷口。自大丹河分流爲小丹河。經河內武陟。修武。獲嘉至新鄉岔河尖。入衛河。輝縣

有靳脛河。一名太和泉。亦名陽河。東流經淇縣界入衛河。又有二渡河。在縣西四里。源出百泉以南。流入

衛河。又有清水。源出縣西南七十里山陽鎮。東南流經獲嘉縣界。又東北流入淇縣界。合於淇水。按衛河自輝縣

新鄉縣汲縣淇縣湯陰縣至直隸大名府濬縣滑縣內黃縣元城縣。又至山東館陶縣臨清州爲汶衛合流處。詳見張文端公河防考。而河南通省之權。先在大名府小灘水次交兌。後隨定在衛輝府水次交兌。詳見一百三十八卷中。由水次至臨清。隨

幫北上。

以上係河南河南、開封、彰德、懷慶、衛輝五府、汝州一州之運道。

直隸河間府運河。自德州良店驛三十里至景州安陵巡司。二十里至黃家園河口。三十里至吳橋縣連

窩驛。三十里至東光縣。十里至油坊兒。十里至下口。二十里至泊頭鎮。管河通判駐劄焉。又至交河縣新

橋驛。二十里至齊家堰。二十里至薛家窩。二十里至馬家口。十五里至滄州磚河驛。十五里至掘地兒。十



五里至滄州長蘆巡司四十里至廢興濟縣乾寧驛十里至周官兒屯四十里至雙塘兒十五里至靜海縣奉新驛二十里至瀆流二十里至新口二十里至楊柳青二十里至曹家莊二十里至天津衛天津衛運河自楊青驛十里至丁字沽三汊河十里至尹兒灣十里至桃花口十里至滿溝十里至下老米店十里至順天府武清縣

順天府運河自武清縣楊村驛三十里至南北蔡村十里至磚廠十里至王家務十里至榮村十里至白廟十里至河西務對岸則香河縣十五里至王家擺渡口十里至魯家渡五里至紅廟十里至靳家莊十里至板罾口十里至蕭家林十里至通州和合驛二十里至楊家莊十里至灤縣馬頭十七里至公雞店七里至沙狐堆六里至保運觀卽里二寺十里至張家灣十五里至通州潞河驛各省漕糧俱入通倉通州城內有通流閘過天橋永通橋十二里至普濟閘十三里至平津下閘四里至平津上閘十一里至慶豐閘五里至大通橋入都城五府白糧俱入京倉以上哪元慶七省漕糧



#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五十六

兩河總說此自明至今兩河總說也。博採諸書。其中或有事蹟相同之處。祇取其文理之條貫。亦不嫌其語言之重複也。

國初都金陵。漕舟於江。其餉遼卒。則自海運。卽元人故道。永樂中。改都於燕。歲漕東南粟四百萬石。由大江涉高郵。寶應諸湖。絕淮入黃河。經會通河。出衛河。白河。遡大通河。以達於京師。設爲諸洪泉壩閘。蓋南北之喉咽。天下之大命也。淮、泗水相迫。泗州祖陵在焉。河決而南。則逼祖陵。抑而北。則妨運道。引而東。河淮交注。又慮有清口、海口之壅。順之。則水直洩而漕竭。逆而隄之。則此塞彼決。而漫散爲禍。蓋二百四十餘年。智臣謀士。彼善於此者。則有之。未有能使橫流奠安。永爲百世之畫者也。請按黃河之原委及諸運道海道。與當代治河之得失。諸家之謀議。而參以管見。俟治河者財擇焉。考郭璞稱黃河之源。起崑崙山。潛行伏地。至于閩國。乃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由積石入于中國。逕湟中。至寧夏靈州。復入虜中。曲折行二千餘里。名曰河套。卽我故東勝等地。淪於虜者。至山西之老牛灣河。始入中國。套故沃壤。而寧夏阻河。歷秦、漢、唐。鑿渠引水灌種。河爲中國患。獨此受其利。自河套不守。民苦虜掠。不得耕耨。而地亦荒蕪矣。河旣合秦晉諸川。其流始大。至河南遂散漫泛溢。至山東勢益峻急衝突。考之三代以前。河東北入海。未嘗與淮合也。自漢徙頓丘。隋煬帝引汴。而河始入淮。濫觴於宋熙寧澶淵。



之決。至於今日。全河入淮矣。一自蘭陽東南流。由杞縣、睢州、寧陵、歸德、符離橋、宿遷小河口入。一自寧陵南入渦。經亳州、蒙城、懷遠、荆山口入。一自儀封北折。經黃陵岡、蔡家口、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清河縣入。此河之三道也。按輿地。河由三門七津而上。有鳴沙嶺、寧夏、太行諸山夾之。相盤束不爲患。澠池、孟津而下。岸無山矣。卽河南有北邙山。河陰有廣武山。亦僅障南岸一面。北岸無所夾束。至武涉。又合以伊、洛、沁、汜之水。故其下益汎濫者。必然之勢也。按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及孟津。又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洺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以入于海。而水患始平。至殷盤庚。乃數遷都。以避河汜。猶未徙也。周定王五年。河徙矣。猶未決也。漢文帝時。決酸棗。自武帝築宣房於瓠子。館陶分爲屯氏。後入千乘、德、棣之河。又播爲八水。有所洩而力分。故由東京迄唐。鮮有河患。宋穿六塔。開二股。識者病焉。而借河禦虜。抑又謬矣。明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淤安山湖。而元會通河故迹遂湮。時以海運遼餉。故獨議河。無議漕。成祖北遷。始猶海運。實燕京。已復會通河。海運遂罷。時河歲爲變。平江伯陳瑄建壩置閘。周慮力圖。至今賴焉。正統十三年。溢滎陽縣。自開封城北。經曹、濮二州。陽穀縣。以入運河。至兗州沙灣之東。決大洪口。諸水從之入海。景泰四年。徐有貞乃更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復於開封金龍口等處。開渠二十里。引河水自蘭陽至徐。與清河合。而河入漕自此始。弘治二年。復決金龍口。趨張秋。出中牟。下尉氏。溢蘭陽。儀封。考城。歸德。至宿州。瀾漫四出。不可禁。白昂、婁性築隄壑。



渠南北分而主疏。五年復決金龍口。未幾又潰張秋隄。奪汶水入海。東昌、臨清流幾絕。而漕舟遂阻。羣議洶洶。謂河不可復。當復海運。而朝議弗是也。命平江伯陳銳、都御史劉大夏治之。發丁夫數萬。於黃陵岡南。濬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下由梁靖口至丁家道口。會黃河出徐州。流入運河。又從黃河南濬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於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爲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縣渦河會於淮。又從黃陵岡至楊家口。築壩堰十餘。并築大名府三尖口等處長隄二百餘里。及修南岸于家店、筒瓦箱等處隄一百六十里。始塞張秋決口。更名曰安平鎮。又於河東置減水石壩。分五洞以洩水勢。正德四年。溢皮狐營。決曹縣之溫家口、馮家口等處。又北徙至儀封縣小宋集。而決衝黃陵岡壩壩。溢入賈魯河。敗張家口等處縷水小隄。循運河大隄東南行。而賈魯河下流淤塞。亦出張家口。合而南注。遂決楊家口。道曹、單二縣城下。直趨豐沛。命官塞之。十二年。溢武城縣。壞城郭田廬。命官修濬。嘉靖五年。上流驟溢。東北至沛縣廟道口。截運河至雞鳴臺口。入昭陽湖。汶泗南下之水從而東。而河之出飛雲橋者漫而北。泥沙填淤。亘數十里。管河官力濬之。僅通舟楫。六年。復塞老和尚寺、八里屯、張家莊等處。命官發丁夫數萬。於昭陽湖東北起汪家口。南抵留城口。改鑿新河。以避黃河衝塞之患。尋以災異罷役。命官卽故道濬之。修築單縣林臺至沛縣舊城隄百四十餘里。以塞入湖之道。又濬趙皮寨孫家渡口。殺上流之勢。沛漕復通。九年。自沛北徙。橫流金



鄉、魚臺、出穀亭口。命官濬趙皮寨，抵陵寧故道。及築睢州張見口至歸德州長隄百餘里，以禦泛漲。尋以河流改遷罷役。十四年築岔河口縷水隄一道，長三里。又於曹縣八里灣抵單縣侯家林，築長隄八十里。十六年鑿地丘店、野雞岡等上流支河四十餘里。十九年濬睢州孫繼口至丁家道口，淤河五十里。二十一年又鑿野雞岡上流李景高等口支河三，導河東注，以濟二洪。二十四年，由野雞岡決而南注泗州，合淮入海。遂溢蒙城、五河、臨淮等縣。二十五年又決曹縣，溢入武城、金鄉、魚臺、單縣，漂溺甚衆。命總理河道都御史會同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撫按官議築曹縣等處不果。三十一年又決房村，至曲頭集，凡決四處，淤四十餘里。命官濬之，役夫五萬餘。三閱月而成。三十七年淤新集，趨段家口，析爲六支入運河。又由碭山趨郭貫樓，析爲五支，出小浮橋。會徐州洪，四十四年郭貫樓淤，遂決華山，出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北泛湖陵城，孟陽泊至穀亭，南溢於徐。命官往治，乃接六年所鑿故迹，役夫濬之。爲南陽新河，又疏舊河，自留城至境山。又隄馬家橋，遏河流之出飛雲橋者，使盡歸秦溝。魚、沛橫流始絕。惟茶城時有淺阻。隆慶四年又決邳州，注睢寧，出小河口。自曹家口至直河，淤百餘里。命官濬之，復故渠，盡塞諸決口。六年築隄，自徐、邳至宿遷三百七十里。萬歷元年茶城復淤，修建境山閘，并護房村等處隄岸及築遙隄。四年開草灣，導河自安東縣後，至金城五港入海。然泛濫如故。曹、豐、徐、邳之間，隨塞隨決。五年秦溝復淤，自崔家口，歷北陳、鴈門集等處，至九里山，出小浮橋。其一支自九里溝，誼安山。



歷符離。出小河口。而崔鎮大決。散漫湖泊間。桃源以下。故渠多淺。入海之路大阻。淮安墊焉。議者又開支河。濬海口。督漕都御史潘季馴。巡行相視。築堰以捍淮東。侵築隄以制河南溢。嚴五壩。啓閉使河內不得衝閘而蝕漕。諸縷隄迫河者。畢展築。兩岸地窪者。各增築。原隄短蹙。防護未周者。連接築。以爲卽有異常泛溢。縷隄不支。至遙隄而極。可恃以無恐矣。然隄堰雖堅。而疏濬無法。以致流沙日壅。清口日淤。泗陵水患。實基於此。十四年。河決范口。十五年。決祥符。劉獸。醫口。決蘭陽。銅瓦廂。決封丘。原武。長垣。之大社。集毛家口。茶城。又報淤矣。十六年。諸決口皆已塞。淤者漸疏通。十七年。復決雙溝。單家口。於是專議築趙皮寨。至李景高口。遙隄。將軍廟。至塔山。長隄。築羊山。至土山。橫隄。河防幸無事。至二十一年。河復大爲患。決汶上。決魚臺。決濟寧。決鉅野。決邳州。宿遷。高郵。泛漲。泗州。幾成魚鱉之鄉。祖陵松柏。槁於水者。過半。皇上震怒。急遣科臣。荒度之。至冬水涸時。河臣力主分黃。開桃源縣之黃家壩。三十里。下五港口入海。漕臣褚鈇。按臣牛應元。議廣疏入海之途。盡開清口之沙。以導淮正流。上開周家橋。下通金家灣。以洩淮積浮。固無事過爲分黃者。而河臣必欲分之也。乃黃不之所分之路。而之黃堦。數十萬金錢。置烏有矣。漕臣曰。黃堦不塞。必爲祖陵憂。爲運道梗。按臣亦云。當乘伏落。以挑淺。塞黃堦。節制黃流。依然東注。而河臣弗聽也。置黃身之高於不究。黃堦之決於不塞。比晉大司空。假手代事者。挑三山。台趙家圈。旋卽告阻。數十萬金錢。又置烏有矣。鬱鬱祖陵。蛟龍將騁。徐。邳中流。翦焉幾斷。河臣劉東星。



以憂死。皇上又赫然震怒，斥大司空簡河臣李頤往視事。條利便以聞，又以憂勞病殞。再簡曾如春，時議以爲治有標有本，在因其緩急。曩祖陵所恃歸仁隄，以爲捍蔽，未嘗不完且堅也。今蒙牆衝決，黃水漫入五河，與淮會合，經泗州，下洪澤，至秋水發，深爲可虞。爰議接築汴隄，遏絕黃流，自歸德至永城，築隄二百三十里，自宿州界首鋪至東關，築隄三十餘里，障水東行，俾由符離橋出宿遷白洋河，無爲陵患。又慮徐、沛一帶河道淺澀，議自鎮口以裏，至宿遷縣磨兒莊，做開河規制，建大閘七座，中閘二座，并挑濬河身，廣蓄泗、汶泉流，以濟重運。又有謂開潘家樓口接徐家口矣，有謂開小股河接孫家灣矣，有謂開何家營從趙家圈復賈魯河故道矣，有謂開良河矣，又有謂水之力大，不宜與爭，姑捐東方之地，徐觀其勢之所歸，因而導之，力寡而利永矣，而力主開王家口者，總河也。按王家口下達李吉口，經唐家口，小浮橋入徐、邳、宿遷，其間應挑應築，應塞計四百里有奇，夫埽料約銀一百四十萬，派夫一十二萬餘，或高築隄岸以防南逸，或堅築截河隄壩，令逼向東流，或多築滾水石壩，導餘流歸白河，以減新河之漲，或於王家口一河之外，別求支流以殺其勢，約以兩基告成，蓋將使陵運永無水患，而中州之民不爲魚也。獨計蒙牆口，其奔逸之河也，王家口，其未成之河也，河已南而挽之使東，其勢非東方之盡下不可，且王家口地視黃河水面，高者至丈餘，少亦不下五六尺，所開新河，闊不過二十丈，深不過一丈五尺，此與黃河比大絜深，其不可同年語也明矣。新河高而舊河下，則水不奔趨，新口小而舊口



大則水不吞入，引之而流不來，刷之而衝不去，鑿者不勝淤，築者不勝潰，開河而實無河也。且所勘者止徐州九里溝以上，而徐、邳一帶全河門戶，運道襟喉，先因黃堽口決，分奪全河之水，嗣因蒙牆口決，盡奪全河之水，致一望平壤，所在膠舟，不聞一勘焉。議者又曰：自大浮橋以至邳州，河身深闊不減昔日，呂梁洪水面以上尚高二丈餘，其間磨兒莊雖稍有淤灘，全河俱在，略加修濬，黃河一到，可無阻礙，誠大加展闊，未有不順流而東者。又一說也。然總河議纔兩月，王家口已無迎溜之勢，旋開郭遂莊以達下劉口矣。或謂賈魯一河，蒙牆、黃堽二決口之水俱入其中，爲下必因川澤，力半功倍焉。而議者又以復賈魯河不便於河南，開王家口便於河南，不便於山東，噫，苟有利於社稷，安問其河南與山東也。第恐水勢難強，南隄不能束其溢，石壩不能攢其流，灌城郭，漂人民，山東之水災頻仍，河南之阡危轉甚，矧其禍又不獨在河南、山東而中於陵運也。昔宋熙寧河決恩州，司馬光請於二股西置上約，擗水令東流，既深，卽塞北流，放御河，胡盧獨下，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帝曰：東流北流，孰輕孰重？光曰：兩地皆王民，無輕重，真仁人之言哉。今奈何爲一方擇便也？矧開河易，塞河難，塞決河易，塞千百年之黃河難。今王家口在蒙牆決口之上十五里，其河則黃河也，不辨牛馬，望洋向若，卽汲、鄭、王一延之徒，猶且卻步而不敢前顧，欲捧土而塞孟津可乎？夫新河既成，不塞黃河，則水勢有所專趨，新河終爲淤澱，是棄前功也。塞之又難爲力也。無論全塞，卽稍壅之，其上流銅瓦廂、芝蔴莊、黃陵岡諸處水決裂四出，



若黃陵岡一決，則水滄漕河，奪汶濟入海之路以去。如永樂景泰故事，是漕舟不通而咽喉盡塞。視今日黃河雖南，而小股河李吉口涓涓之流，猶可下通徐州。建閘濟運，其事勢不侔矣。且夫李吉口淤而黃堦口決，黃堦口半塞而蒙牆口決，下決未通，而傍決復塞，則愈決愈上。此往事之明鑒。以下俱明

大通河卽潞河，舊爲通惠河。其源出昌平州白浮村神山泉，過榆河會一畝馬眼諸泉，匯爲七里灤，東貫都城，由大通橋而下，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六十餘里。元初所鑿，賜名通惠，每十里爲一閘，蓄水通舟，以免漕運陸輓之勞。國朝永樂以來，諸閘猶多存者，仍設官夫守視，然不以轉漕。河流漸淤，成化正德間，累疏功不果就。嘉靖六年，自大通橋起至通州石壩四十里，地勢高下四丈，中間設慶豐等五閘以蓄水，每閘各設官吏，共編夫一百八十名，造剝船三百隻，分置各閘，使製布囊盛米，雇役遞相轉輸。

白河，南去通州二百里，其源出胡地，經密雲縣，合大通、榆、渾諸河，凡三百六十里，至直沽會衛河入海。源遠流迅，河皆溜沙，每夏秋暴漲，最易衝決。每決輒發丁夫修築，屢築屢決。正統三年，官相視地勢，自河西務徑二十里，改鑿順下，河遂安流。每於淺處設鋪舍，置夫甲，專管挑濬，舟過則招呼，使避淺而行。自此而南，運河淺鋪，以次而設。

衛河舊名御河，源出河南之輝縣蘇門山，東北流，會淇、漳諸水，過臨漳，分爲二，其一北出，經大名至武



邑以入滹沱。其一東流，經大名東北，出臨清至直沽，會白河入海，長二千餘里。今爲運河。此河自德州而下，漸與海近，河狹地卑，易於衝決。

會通河自臨清迤南至濟寧州。元初，由任城開渠至安民山一百五十里，復自安民山之西南開渠，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歸漳衛。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陽山，由舊曹州郟城縣兩河口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漸淤。永樂九年，因海運艱阻，疏鑿元人故道，乃於東平州戴村汶水入海處築一土壩，橫亘五里，遏汶水使西流，盡出南旺，分流四分往南，接濟徐、呂，六分往北，以達臨清。自後添設新閘，修築舊岸，大爲漕運之利。

汶河一出新泰縣宮山之下，曰小汶河。一出泰安州仙臺嶺。一出萊蕪縣原山。一出縣寨子村，俱至州之靜封鎮，合流曰大汶河。出徂徠山之陽，而小汶來會。經寧陽縣北壩城，歷汶上、東平、東阿，又東北流入海。元於壩城之左築壩，遏汶入洸，南流至濟寧，合沂、泗二水以達於淮。自永樂間築戴村壩，汶水盡出南旺，於是洸、沂、泗自會濟，而汶不復通洸。今沂州亦有汶河，一出蒙山東澗谷，一出沂水縣南山谷，俱入邳州淮河。

洸河乃汶水之支流，出寧陽縣北三十里壩城西南流，又循縣南流三十里，會寧陽諸泉，又六十里經濟寧城東與泗合，出天井閘河。



沂河源出曲阜縣尼山西南，分流爲二：一西流至金口壩上，卽與泗會；一南流亦與泗會，出壩里河。又有出沂水縣艾山者，會蒙陰沂水諸泉，與沂山之汶合流，至邳州入淮。

泗河源出泗水縣陪尾山，四泉並發，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又南流經橫河與沂水合。元時於兗州東門外五里金口作壩建閘，遏泗之南趨。國朝因而修築，每夏秋水長則啓閘，放使南流；會沂水由壩里河出師家莊閘，冬春水微則閉閘，令由黑風口東經兗城入濟，又南流會泲水至濟寧，出天井閘。

濟河出王屋山，至河南濟源縣二源合流，其水或伏或見，東出於陶丘北，又東北會於汶，今在汶上縣北，一名大清河。元人作金口壩，旁有河西通濟流，並入會通河。

沁河出山西沁源縣綿山東谷，由太行山麓至河南原武縣黑陽山，與河、汴合流，至徐州入運河。以濟、呂二洪，每年水勢淺深尺寸，管洪官按季奏報。前代嘗引沁以通衛，正統以前，其支流猶自武陟山原村東北，由紅荊口經衛輝，凡六十里與衛通。天順七年，河趨陳、潁入淮，乃開沁以達徐，復引河以合泗，而入衛之故道始湮。

新河在昭陽湖之東，起南陽至留城一百四十一里八十八步。嘉靖六年，以河決，命官開濬，垂成而止。四十四年復決，乃因舊跡疏鑿，又起留城至境山，濬復舊河五十三里，凡役夫九萬一千有奇。八閘月而成。隆慶元年，山水衝決，復淤新河之三河口，乃經理沙、薛上流，各開支流，築黃家口、馮裏溝等壩，引



薛河由呂孟湖出地浜溝。築宋家壩。引沙河由尹家湖出鮎魚口。築黃甫壩。引沙河由滿家湖入南陽湖。次年工成。又爲三河口石壩一座。南陽湖石隄三十餘里。只建閘九。築壩十三。減水閘二十。開支河九十六里。三年又於昭陽湖以東。沙、薛二水所從入舊河處。開鴻溝廢渠。達李家口。回回墓。而東出留城閘。計六十餘里。積水俱有宣洩。滕、沛利之。

泃河自邳州抵夏鎮。凡二百三十里中。微湖、沂河、堯東汶泗沂。費滕嶧諸山水鍾焉。爲徐、邳橐籥。引泉水以達呂湖。引湖水以入泃河。由宿遷出口。與淮流接。可避黃河之險。隆慶中。朱衡建議。下羣臣熟計。嗣是言官屢請。舒應龍劄開韓莊渠。分洩湖流。續劉東星分委諸臣。併力疏開。又開黃泥灣支渠。節縮湖流。築塞舊漕。使水專一而不分。建豎壩閘。使水滯蓄而不洩。然河狹微有土山。第便輕舟。其下版石。人力難施。而說者以開韓莊之山。礮不過數十里。鑿梁城之山。渠不過十數里。費金錢不過數萬。憚此數十里之艱。而日與黃河爭數千里之利。惜此數萬之費。而歲置十百萬於洪濤澎湃之中。孰難孰易。況設閘必須用石。則開鑿亦非虛糜矣。

海運起於元伯顏。其議三變。終元之世賴之。京師卽元故都。北以居庸。巫閭爲城。南以大海爲池。轉運之路。淮安爲中樞。河運爲左翼。海運爲右翼。永樂中。尙循元之故道。以會通河成。遂罷。邱濬嘗極言海運之利。而羅洪先訪其道里島嶼。若風雨雲日之占驗。載之輿圖中。所以屢議屢格者。不過動色於風



濤耳。不知海人行海，亦猶陸人行陸。其習知島嶼以灣泊，審潮迅颺颺之期，以爲趨避，自可無患。且元人海運所以有失者，起太倉，嘉定遞而北，茫洋萬里，風濤叵測，無山可避。若自淮安而東，由登萊泊天津，中多島嶼，可以避風，而登州有海市，云是石與水氣相搏，映日而成，則水淺之證。海運必通膠萊，與地圖云登萊本海運故道，稽之往蹟，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源出密縣，至膠州分爲二流，北流西河入萊之海倉口，以其自膠抵萊，故名膠萊。元時所濬，可避迤東海運數千里之險。今壩閘遺址尙在。嘉靖十一年，御史方遠宜巡膠萊，訪其遺蹟，爲圖表之。副使王獻力主其說，遂有膠萊之役。自南口起麻灣，北口至海倉口，相距三百三十五里，兩口舊貯潮水，不假濬者二百餘里，濬者一百三十餘里，中有分水嶺，開鑿雖難，止三十里耳。河成，漕由淮安清江浦，歷新壩口、馬家豪、麻灣口、海倉口，徑抵天津直沽，凡一千六百里，半從河行，卽海行，止由海套，不泛大洋。歷劉家蓬萊島、沙門里、水成山諸險，功垂成，會獻去官中罷，今故老猶能道其詳。且謂精不過數萬，役可借班軍，不煩他勞費，二年可告成功。與河運遞用，此塞則彼運，彼塞則此運，仍設重兵，屯守膠萊海次，衛漕防倭，亦一巨鎮也。難者謂隆慶中，王宗沐嘗行之，誹刺藉藉，會再運三百艘壞而罷，然河勢湍悍，適逢其怒，不啻海波之惡，閘河中兩舟難並，魚貫逆遡，一夫大呼，萬櫓俱停，一舟連觸，數舟並壞，較之海運，利害亦相當矣。抑霍韜有云：古黃河自孟河至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衛輝汲縣至臨清天津入於海，則猶古黃河故道，莫若於河陰，原



武之間。審視形便。導河入衛。以達於臨清、天津。不惟徐、沛之流可殺其半。而京師形勝所壯百倍。冬夏水平。則由江入淮。沂流至於河陰。順流達衛。夏秋水迅。仍由徐、沛以達臨清。是一舉而得兩運道也。黃綰又云。漕河發源皆自山東。不資於河南。旺馬場、樊村、安山諸湖。但封浚泉源。修築隄岸。疏河中積沙。以深蓄湖水。則湖外長溝馬房。南至鉤兒口。北至安山。卽宋之梁山泊也。地形窪下。較諸湖水低。改漕經焉。可免濟寧高源淺澀之艱。又一說也。淮安之東南有高家堰。永樂間。通淮河爲運道。築隄堰上。以防淮水東侵。又自府北鑿河。蓄諸湖水。南接清口。凡六十里。建閘遞爲啓閉。而築壩以殺水勢。自清口引淮爲清江浦。至烏沙河。匯管家白馬二湖。隄黃浦八淺及寶應縣槐角樓南諸湖相接。西抵泗州盱眙縣界。皆運道所經。湖東有隄。長三十餘里。其南高郵、邵伯等湖。皆有石隄。運船觸隄多敗溺。宏治三年。於高郵迤東開新河以避其險。曰康濟河。嘉靖五年。於汜光湖東開新河三十里。康濟河遂棄。萬歷十二年。又於隄東開新河三十餘里。以避槐角樓一帶之險。曰宏濟河。蓋寶應諸湖。隄岸相接。其有溝可通注於海者。置水閘以防其洩。又南則爲儀真之上下江口。及瓜洲便河。皆由江達淮之運道也。黃河爲運道之最險。曰徐州洪。亂石峭立。幾百餘步。故又名百步洪。去徐州東南六十里有呂梁洪。上下二洪相距七里。亦運道要害。萬歷十一年。議由昭靈祠南黃河出口。歷羊山、內華山、梁山。接境山開河設閘。以避咸港之溜。



士奇曰。河源起北紀之首曰北河。江源起南紀之首曰南河。江始岷山。浸至楚荆。波濤洶湧。奔流赴海。河源雖長。未若江廣。而爲患最大。治無善策。何哉。夫河能爲災。亦能爲利者也。故不知河之利者。則不能抑河之害。禹平水土。亦盡力溝洫。而稷成之。東南無不耕之土。分畦列畛。畝自爲澮。頃共爲渠。疏而成川。窪而成淵。漏者坊。塞者濬。四野溝洫。皆治水之處。三時耕斂。皆治水之日。家家自力。本業皆治水之人。試觀沿江圩田。重重連隄。卽有衝決。距至百損。故能束橫流而注之海。而利九害一。西北多荒土。種亦黍麥。水不爲利。遂反爲害。稍陽則傾瀉而無所停。淫雨則肆溢而無所約。桑海時變。聽之河伯。而曰神不可以人謀。則寧夏之沿河套地。最號沃壤。神何獨庇此一方乎。又謂西北不可以稻。則三代之盛。都於冀。雍。曷嘗仰給東南。夫天人互勝。損益相生。利害旋轉者也。墾田受一分之利。卽治河減一分之患。使方千里之水。各有所用。而不至助河爲暴。此十全之利也。使方千里之民。各因其利而不煩官府之鳩。此執要之理也。土著之民。各識其水性。因以順爲功。其與不習之吏。驟而嘗試。逆施而倒行者。又相萬也。海運之法。以爲海波甚險。而閩粵鏡澳。全以航海致富。以爲島夷足虞。而當元季世。猶能什達六七。嗟夫。非常之原。世之所驚也。卽十全之墾田。猶病阻格。況海運利害參焉者乎。然海運不可復。而膠萊故道。宜備緩急。墾田不可興。而沿河諸邑。亦宜廣疏通。遣派治河。派墾而河終潰。舍河議漕。河決而漕并壞。故分支導河。因河爲漕。此必然之勢。亦自然之利也。計今獨泗陵不得不嚴爲隄。其他無



分河南、山東。第相河必下之勢。以成其必由之道。亦如南江。庶幾一方病而諸郡猶不爲魚乎。若夫彼此顧忌。首尾牽制。較利害於毫毛。而不權重大。取旦夕之苟安。而不計久遠。石埴強鑿而罔功。漏卮旋塞而隨裂。此無異於捧土爲戲者也。余前過徐。相水之勢。必決入城。語分巡公。急移民出。而以愚民不可與慮始。請公以身先之。公以予爲迂。憚弗徙也。未踰年而河夜決。盈城半爲魚矣。公會居高。與居高之民得以舟濟。以上俱明副書。



#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五十七

## 兩河總說

總理河道都御史戴時宗上疏。爲備陳黃河事宜。以寬聖慮事。臣歷魚臺縣。按視新隄工程及黃河水勢。適新水汎漫。兩崖無土。工力難施。乃捨舟陸行。繇金鄉縣歷曹武入河南界。開挑梁靖口。通賈魯舊河。關趙皮寨。越汴梁。抵孫家渡。隨處分派丁夫。督以官屬。蓋欲疏濬上流。分殺水勢。徐爲下流築塞之計。乃放舟黃河中流。遍觀大名等府舊嘗決處。返棹曹單。循魚臺出沙河驛。泊雞鳴臺。往來魚沛間。督築新隄決口。時已六月盡間矣。臣竊伏自念。頃者黃河變遷。運道阻患。陛下日夕憂勤。乃用言官議。不以臣愚不肖。謬承其任。臣圖報無方。不敢愛死。雖溽暑馳驅。豈敢辭勞。卽今各處工程雖未報功。而始終本末已得梗概。用敢預先上陳。庶幾稍寬陛下宵旰之憂。亦臣區區犬馬之微誠也。臣初受任時。訪求士大夫及道途來往。皆以魚臺水勢洶洶。似不可爲。乃今觀之。殊有未然。夫天下之事。可以遙斷者。理而不可遙定者。形。故耳聞不如目見。意料不如身親。今議者欲尋故道。而不知故道之未可盡復。欲除近患。而不知近患之未可亟去。臣請終言其說。夫黃河遷徙。自古不常。今北自天津。南至豐沛。無尺寸地無黃河故道。其在當時。無不受其害者。古今言治河者。俱無上策。唯漢賈讓言不與河爭尺寸之



地先儒建之以爲至論。今必求河之故道。則禹貢時九河乃在河間滄定間。隨引河水入汴。南達江。淮。又引河鑿渠。北通涿郡。今涿水路絕。惟淮流如故。然已非向者之舊。漢唐皆都關中。不借河水之用。宋以都汴。切近河災。其防河與防北寇。糜費若等。然自始迄終。河患莫絕。我朝定鼎燕都。一切漕運。取給東南。自淮達徐。皆藉河水之力。往年河入豐沛。沽頭上下諸閘皆廢。而舟楫返利。今年天旱不雨。運道幾涸。濟寧以南。若無魚臺之水。則漕舟非旬月可至。此河水不可無之明驗也。臣到河南。見河東北岸。比西南低下。不啻四五尺。若引而決之。繇東平張秋入海。爲力甚易。魚臺之水。涸可立待。然中梗運道。東竟以下。必皆阨塞。故國家立法。盡三省之力。自開封府。簡瓦廂。以至考城縣。流通集等處。防守東北岸。如防盜賊。意固有在。然猶未也。又必如議者之說。地道變遷。九河可復。繇鄭衛滄景。以至天津入海。庶幾河患永絕。然恐徐淮以下一帶皆涸。尤不可之大者也。昔者禹治九河。不過達海而止。古今以行所無事稱之。今欲治河之患。而又欲借以濟吾用。使禹復治。必不用往日之法矣。臣所謂故道之不可盡復者此也。河水所至。必爲民患。今不暇遠舉。且如弘治年間。河溢曹單。湮沒。一二十年至正德年間。河徙豐沛。而後曹單之患息。又一二十年至前年夏秋。復徙魚臺。而後豐沛之患息。今飛雲橋路絕。高過平地。又純是淤沙。人力難施。決無復通之理。縱使復通。不過移魚臺之患於豐沛。是一患未除而一患復生也。夫河水驟至。名曰天災。人猶嗷嗷。今豐沛之民。方且息肩。又欲引水而灌注之。民其謂何。昔



宋神宗時。河決滄景。司馬光議棄北流。而治東流。以俟二三年。河流深廣。然後徐議。神宗曰。東北流之患。孰爲重輕。光曰。兩地皆吾赤子。然北流已殘破。而東流尙完。議者以神宗所問。有君人之度。而司馬光所見。得權時之宜。援古酌今。何以異此。臣所謂近患之未可亟去者此也。臣歷考河志。洪武元年。河決舊曹州。自雙河口入魚臺縣。太祖高皇帝用兵梁晉間。使大將軍徐達開塌場口。入於泗。以通運道。後因河口塞淤。乃修師家莊石佛諸閘。又開濟寧州西耐牢坡。接引曹鄆黃河水。以通梁晉之粟。永樂九年。太宗文皇帝復命刑部侍郎金純。看視河勢。發河南運木丁夫。開濬故道。自開封引水。復入魚臺塌場口。出穀亭北十里。以修太祖時故事。今所謂永通廣運二閘是也。繇此言之。則魚臺乃河之故道。議者偶未之考耳。爲今之計。欲治魚臺之患。必先治魚臺所以致患之本。欲治魚臺致患之本。必委魚臺以爲受水之地。蓋河之東北岸。與運道爲鄰。惟有西南流。一繇孫家渡出壽州。一繇渦河出懷遠。一繇趙皮寨出桃源。一繇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往年四道俱塞。而以全河南奔。故豐沛曹單魚臺以次受害。今不治其本。而欲急除魚臺之患。臣恐魚臺之患不在豐沛。必在曹單間矣。然臣所以欲暫委魚臺而不治者。其說有三。其策亦有三。夫治本者先正其本。溶流者先導其源。上源既分。而下流自殺。其說一也。臣初到魚臺。夏麥已收。新水適至。被水之鄉。已爲棄地。縱欲耕種。須待明年。今歲不治。民不大病。其說二也。河流既久。將自成渠。因而導之。當易爲力。既免勞費無益之憂。且無東奔西突之患。其說



三也。五月二十二日，臣已將梁靖口開通賈魯河。六月初五日，又將趙皮寨加開深廣，但魚臺之功未完。以此未敢具奏，惟孫家渡雖已挑通，而行水尙少。方議開濬渦河一道，議者以中經祖陵未敢輕舉。今山、陝巨商往來汴梁者，皆繇小浮橋直泝梁靖口，趙皮寨河口舊止五十餘步，今已闊一里許。下流不能容，乃至漫入夏邑。此二河皆上年所未有之事，大約河勢已殺十之三四。然魚臺之水所以未卽消者，以前人議築新隄橫亘其東，無所於洩故也。臣初到時卽已病之，今議於新隄開設水門數處，使入昭陽湖，及盛應期所挑新河，出金溝留城境山，庶幾西岸之水可以少平。然一時木石俱難卒辦，聊以椿葦權宜應變而已。候秋水稍落之後，另議興工。魚臺之水雖多，然皆汎漫，實未成河。其趙皮寨與開封府筒瓦廂、大名府杜勝集等處相對，梁靖口與曹州娘娘廟、考城縣流通集等處相對。臣已預戒官夫重加捲埽，乘此魚臺之水下壅之時，逼之使西南流，一策也。二河旣通，孫家渡冬月可完。雖渦河一道方在別議，然以其一出魚臺，四道並行，其勢已弱，則所來之水反足以濟吾運道之不足。如往年河出豐沛，沾頭上下諸閘不事啓閉，而舟楫通利，一策也。萬一溢出穀亭以北，則候其河流漸深，河渠漸廣，因而通塌場口故道，今永通，廣運二閘俱存，閘夫編設如故。嘉靖六七年間，曾因大水糧運，皆繇此行，比與濟寧諸閘近便甚多。此可以復國初之舊，又何患焉。一策也。夫有前三說，并此三策，故臣斷然以賈讓、司馬光之言爲可行。然臣私憂過計，黃河變遷自古不常，以臣之愚，豈能逆料於三策之中。



但審觀事勢。爲今之計。不過如此。萬一此後果如愚慮。出臣前策。則河有西南之漸。永無運道之虞。固其上也。出臣後策。則借此河水之力。足資運道之利。亦其次也。臣才識迂疎。不逮前人。而又承此久殘極弊之餘。東馳西驅。奔救未及。伏望陛下鑒臣愚慮。察臣愚忠。不棄芻言。不惑流議。特與密勿大臣參議可否。使臣得以一意從事。庶幾少畢犬馬之力。以報陛下知遇之恩。尤望陛下少寬南顧之憂。以享和平之福。臣不勝惓惓願望。候命之至。

吳山治河通考。戴公之疏。實錄已載其略。在黃河二十三年。茲以其言黃運相關之故。又備錄於此。

國朝黃河入運。洪武元年。河決曹州。從雙河口入魚臺。大將軍徐達開塌塌口。入於泗。以通運。時戴村未壩。汶由坎河注海。運阻。故引河入塌塌。以濟之。二十四年。河決陽武東南。由陳、潁入淮。而故元會通河悉淤。永樂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尙書宋禮。役丁夫一十六萬五千。濬會通河。乃開新河。自汶上縣袁家口左徙二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九閱月而成。績。侍郎金純從汴城金龍口。下達塌塌口。經二洪南入淮。漕事定。爲罷海運。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衝張秋。尙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塞之。弗績。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役丁夫五萬八千。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塞之。凡十有八月而成。宏治三年。河決原武。支流爲三。一決封丘金龍口。漫祥符。下曹濮。衝張秋長隄。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濫儀封。考城。歸德入於宿。以布政使徐恪言。命侍郎白昂。役丁夫二十五萬。塞之。宏治五年。復決金龍口。潰黃陵岡。再犯張秋。侍郎陳政治之。弗績。六年。訛言沸騰。有云河不可治。宜復海運。有



云陸運雖費餉事亦辦朝議弗之是也乃命都御史劉大夏平江伯陳銳役丁夫十二萬有奇一濬孫家渡口開新河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川東入於淮一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爲二派一由宿遷小河口入淮一由亳州渦河入淮分土命工始塞張秋二年告成自是河南歲計河工矣正德四年河東決曹縣楊家口趨沛縣之飛雲橋入運患之工部侍郎崔巖役丁夫四萬二千有奇塞垂成暴漲潰之巖以憂去侍郎李鎰代之四月弗績盜起而罷七年都御史劉愷築大隄自魏家灣起至雙堦集亘八十餘里都御史趙璜又隄三十里續之嘉靖六年河決曹單城武楊家口梁靖口吳士舉莊衝雞鳴臺七年淤廟道口三十里都御史盛應期開趙皮寨白河諸支流殺水勢役丁夫五萬八千三月而成乃議開夏村新河役夫九萬八千四閱月朝議不一罷之八年飛雲橋之水北徙魚臺穀亭舟行開面九年由單縣侯家林決塌場口衝穀亭十一年十二年水竟不耗十三年廟道口淤都御史劉天和役丁夫一十四萬三千九百九十四濬之四月始成而忽由趙皮寨向亳泗俄驟溢而東向梁靖口漸奔岔河口東出穀亭之流遂絕運河淤二洪阻涸秋冬忽自河南夏邑縣太丘四村諸集攻開數口轉向東北流經蕭縣城之南仍出徐州小浮橋下濟二洪趙皮寨俄塞十九年決野雞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二洪大涸兵部侍郎王以旂開李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濟洪役丁夫七萬有奇八月而成尋淤二十六年決曹縣衝穀亭運河不淤三十二年決房村約淤三十里都御史曾鈞役丁夫五萬六



千有奇。濬之二月而成。三十七年新集淤。七月忽向東北衝成大河。而新集河由曹縣循夏邑丁家道。司家道出蕭縣。薊門。由小浮橋入洪。七月淤。凡二百五十餘里。趨東北段家口。析爲六股。曰大溜溝、小溜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俱由運河至徐洪。又分一股。由碭山堅城集下郭貫樓。又析五小股。爲龍溝、母河、梁樓溝、楊氏溝、胡店溝。亦由小浮橋會徐洪。河分爲十一流。遂不淤。然分多則水力弱。水力弱則併淤之幾也。四十四年七月。河果大淤。郭貫樓淤平。全河逆行。自沙河至徐州。俱入北股。至曹縣。崇朴集而下。北向分二股。內南之一。遶沛縣。戚山、徐州、楊家集入秦溝。至徐州。北一遶豐縣。華山。北又分二股。南之一。自華山東馬村集。漫入秦溝。接大小溜溝。泛濫入運河。達徐。北一大股。自華山向東北。由三教堂出。飛雲橋。而又分十三股。或橫截。或逆流。入漕河。至湖陵城口。漫散湖坡。達徐。從沙河至二洪。浩渺無際。而河變極矣。八月。少保尙書朱衡乃請開盛應期新河。濬留城舊河。同都御史潘季馴開新河。自南陽達留城。一百四十一里有奇。濬舊河。自留城達境山。五十三里有奇。役丁夫九萬一千。八閱月而成。七月。河復決沛縣。衝運河。而運河亦由湖陵城口入湖坡。九月。馬家橋隄成。水始南趨秦溝。冬。沛流遂斷。隆慶元年正月。河南衝濁河。雞爪溝入洪。二年。專由秦溝入洪。而河南北諸支河。悉併流秦溝。三年。四年。河大漲。徐州上下。悉爲巨浸。舟行梁山之麓。而茶城至呂梁兩崖。爲山所束。不得下。又不得決。五年。乃自雙溝而下。北決油房口、曹家口、青羊口。南決關家口、曲頭集口、馬家淺口、閻家口、張



擺渡口、王家口、房家口、白浪淺口、凡十一口。枝流既散，幹流遂微。乃淤自匙頭灣八十里，而河變又極矣。議者欲棄幹河而行舟於曲頭集大枝間。冬初水落，則幹已平沙，而枝復阻滲，損漕舟千有奇。則又議棄黃河運而膠河、沭河、海運紛沓焉。莫可歸一。都御史潘季馴乃役丁夫五萬，開匙頭灣，僅僅一溝，遂塞十一口，併衝口溝大疏導而八十里之故道漸復。明年議大隄兩崖，北隄起磨臍溝，迄邳州之直河南隄，起離林鋪，迄宿遷之小河口。六年二月，少保尙書朱衡、兵部侍郎萬恭至，悉罷膠、沭之議，而一意事徐、邳河役丁夫五萬有奇，分工畫地而築之。夏四月，兩隄成。各延袤三百七十里。始列鋪布夫，議修守如河南、山東黃河例。河乃安。運通。萬曆元年，運又大通。議始定。夫黃河有幹有枝。嘉靖四十四年以前，析十一枝，上流而復歸於徐州之幹河。故幹通而枝淤。隆慶五年以前，析十一枝，上決而不歸於邳州之幹河。故枝通而幹淤。若植木焉。枝榮則幹瘁，幹榮則枝瘁。與其瘁枝，治河者與其枝通，孰若幹通。故黃河合流，防守爲難。然運之利也。國家全藉河運，往事鏡之，何嘗一年廢修守哉。或者欲分河以苟免修守之勞，而不欲事隄以永圖餉道之利，又不虞河分之易淤。隄廢之易決，其未達祖宗之所以事河與河之所以利運者歟。

治水筌

河兼漕而專言河者何。防河所以治漕也。河者，漕之藉也。然則古之防河也，避其害。今之防河也，資其利乎。曰：唯唯否否。漕之藉河，禹貢以來有之。匪自今也。禹畫九州，冀爲都會，河流碣石以入于海，竟淨



濟、深、青、浮、汶、濟、徐、浮、淮、泗、揚、浮、江、漢、豫、浮、于、洛、梁、浮、潛、沔、以入于渭、雍、浮、積、石、至于龍門、未有不通於河者也。漢、唐皆都關中、漢漕山東粟百萬、更砥柱之險、以達於渭、唐漕江、淮之粟、由汴入河、由河入洛、以達于渭、亦未嘗不藉于河也。獨今日哉。于慎行河防一覽序。

太常卿余毅中全河說云、洪惟我國家、定鼎北燕、轉漕吳、楚、其治河也、匪直祛其害、而復資其利、故較之往代爲最難、然通漕於河、則治河卽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卽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卽以治海、故較之往代亦最利、邇歲以來、委寄靡專、論議滋起、于是有以決口爲不必塞、而且欲就決爲漕者、不知水分勢緩、沙停漕淤、雖有旁決、將安用之、無論沮洳難舟、田廬咸沼也、是索途于冥者也、又有以縷隄爲足恃、而疑遙隄之無益者、不知河挾萬流、湍激異甚、隄近則逼迫難容、隄遠則容蓄寬廣、謂縷不如遙、是貯斛于孟者也、又有謂海口淺墊、須別鑿一口者、不知非海口不能容二瀆、乃二瀆失其注海之本體耳、使二瀆仍復故流、則海口必復故額、若人力所開、豈能幾舊口萬分之一、別鑿之說、是穿咽于脅者也、又有謂高堰築則泗州溢、而欲任淮東注者、不知堰築而後淮口通、淮口通而後入海順、欲拯泗患而營堰工、是求前于却者也、它如絕流而挑、方舟而濬、疏渠以殺流、引血以灌、概襲虛舊之談、而僭時宜之說者、紛紛藉藉、載道盈廷、至于釣奇之士、則又欲舍其舊而新是圖、于是有加膠、睢三河之說焉、不知既治河而又別治漕、是以財委壑也、又有興復海運之說焉、不知歲用民



賦而又歲用民命。是以民委整也。嗟嗟。謀室于路。則三年靡成。回車于岐。則千里坐失。又何惑乎漕幾成陸而民胥爲魚耶。然諸爲前議者。豈故好是鑿且奇哉。總之不達于水。可攻水之理耳。蓋黃河之性。合則流急。分則流緩。急則蕩濳而疏通。緩則停滯而淤塞。故以人力治之。則逆而難。以水力治之。則順而易。今太子少保潘公履膺河寄。洞炤委源。才謂精誠。並稱絕世。爰偕故右都御史江公。決筴上請。事悉具兩河經略疏中。大都盡塞諸決。則水力合矣。寬築隄坊。則衝決杜矣。多設減壩。則遙隄固矣。并隄歸仁。則黃不及泗矣。築高堰。復閘壩。則淮不東注矣。隄柳浦。繕西橋。則黃不南侵矣。修寶應之隄。濬揚儀之淺。則湖捍而渠通矣。故自告竣以來。河身益深。而河之赴海也急。淮口益深。而淮之合河也急。河淮併力。以推滌海淤。而海口之宜洩二瀆也急。用是河嘗秋漲。而涯畛屹然。淮嘗夏溢。而消耗甚速。貢賦舳舻。若履枕席。轉徙子遺。寢緣南畝。蓋借水攻沙之效。已較然顯白矣。若謂水循于分。湧于合。恐其合而湧也。則隄址旣遙。而奔騰可恣。是寓分於合矣。若謂胡不用濬而純用築也。則築堅而水自合。水合而河自深。是藏濬于築矣。若謂胡不使黃。淮分背。而乃使淮助河勢。河扼淮勢也。則合流之後。海卽大闢。蓋河不決。固自深。得淮羽翼。則益深。是用淮于河矣。若謂河決爲天數。不可以人力彊塞。故曰故道難復也。然旣塞之後。河卽安瀾。是全天于人矣。若謂胡不創開一渠。而拘拘膠柱爲也。則二百年地紀之故道。天儲之懿規。本無庸創。而自今復之。是兼創于守矣。若謂閘壩之復。行李稍滯。然河渠旣奠。



而行李益通。何便如之。是舍速于滯矣。記禮者謂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治河之事。良亦類此。是故排河、淮非難。而排天下之異議難。合河、淮非難。而合天下之人情難。史遷氏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則曰。甚哉。人情之爲利害也。故今日之功。非當事大臣暨余等諸臣之功。皆聖明之功也。蓋知河固難。而知知河之人尤難。知河之人固難。而任知河之人尤難。語曰。千夫與瓢。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也。使非聖明之併合河、漕。而事權歸一也。其何能功。繫騏驥之足。則難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則難望其必敵。使非聖明之寬假便宜。而不從中制也。其何能功。蜚蝗蔽天。則農稷不能善稼。奔駟曳轍。則王造亦廢馳驅。使非聖明之不惑浮言。而私撓必黜也。其何能功。千仞而坡。則牧豎陵其阜。數尺而峭。則樓季不敢踰。使非聖明之嚴懲墮竄。而凜莫可干也。其何能功。空柯無刃。則公輸不能以斲。虛鷲乏粒。則易牙不能以炊。使非聖明之破格折兌。而大費不悛也。其何能功。張鷟以行賞。然後人罔不射。計程以齊足。然後人罔不奔。使非聖明之綜覈明允。而微勞必錄也。其何能功。昔晉宮平津河橋之成。武帝謂杜預曰。非卿此橋不立。預曰。非陛下聖明不成。今日之功。良亦類此。善乎。部疏有云。其本在明良之相遇。其機在賞罰之必行。真識體之論哉。後之治河者。其尙仰體君相任人圖治之心。俯督河臣嘔心腐舌之意。相與踵而行之。期于勿壞。勿以事既卽安而玩愒。勿以功非己出而更張。如周郊之有陳畢。終始協心。如漢法之有蕭曹。寧一作頌。如此則漕河之允翕。當與國家億萬年。



靈長之祚。同垂罔極也。斯豈非國家甚盛隆事哉。斯豈非國家甚盛隆事哉。余謹不嫌侈大。贅筆于簡。作左契焉。河防一覽。殺中字子執。銅陵人。萬曆甲戌進士。

嘗謂治河者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施其疏築之功。必先求古人已試之效。而後可做其平成之業。黃水自崑崙入徐。邳。歷桃。宿。至清口會淮。而東入於海。淮水自桐柏入鳳睢。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于海。此兩河之故道。卽河水自然之性也。故元歲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國朝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爲運道。淮以南自山陽起至瓜儀。計三百餘里。淮以北自清河起至徐州。計六百餘里。又四十里而至鎮口矣。糧艘一入鎮口。則運事可冀保全。自古餉道之便。無逾於此。此平江陳公獨爲注念。而矢謀以裨國計者也。方其始事。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隄以捍之。自新莊鎮起。至越城止。計一萬八千一十八丈。橫亘西南。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至柳浦灣。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尤慮河水自閘衝入。不免泥淤也。故嚴啓閉之禁。止許漕艘鮮船由閘出入。匙鑰掌之都漕。五日發籌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晏然。漕渠永賴。民到于今受其賜。此古人已試之良規也。爲今之計。惟在修復平江之故業。而隨時斟酌之可也。宋儒朱子有言。禹之治水。只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自消。由斯以譚。欲得上流之沛達。必先下流之疏通明矣。試自興。鹽運東。



擇其便利之所。如白塗河、石碓口、廖家港等處。條爲數河。分門出海。然後從下流而上。將高郵北界開清水潭。寶應南界開子嬰溝。山陽東北開涇河口。濬其壅淤。闢其窄隘。使河深廣。中有所受。下有所洩。而餘水易達於海。則興、鹽、秦之水有所歸宿。而高、寶之水次第東行矣。如是則汜光諸湖可令虛腹。而武墩、周橋、高澗之水容納有地矣。倘慮西來水多。一時宣洩不及。再於瓜洲十壩開十閘口。儀真五壩開五閘口。灣頭閘旁增置一壩。令入通、秦、鹽河。則分洩之路既多。潰決之患可免。即使伏秋暴漲。不能爲災。自淮以南之運道。可永保其無虞也。傳曰。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釋者曰。地中、兩崖之間也。由斯以觀。則河水之行。非汜溢四出。明矣。試將戎家口、新衝口、黃堍口、義安山口盡行堵築。使全河之水悉歸故道。或如萬歷二十五年故事。引水從小浮橋入正河。則水合力強。積沙自去。河不濬而深矣。如慮霖雨爲滂。黃水溢決。除崔鎮、徐昇、季太、三義減水壩四道外。另於呂梁上洪之磨臍溝、桃源之陵城、清河之安娘城。增建減水壩三座。如水高於壩。任其宣洩。水與壩平。任其停蓄。則下流疏通。上流利達。不惟兩隄可保。而正河亦無壅淤。自淮以北之運道。可永保其無虞也。議者謂河水溢決。病在兩隄。束水太急。勢乃中潰。故古之治水。惟曰疏。曰淪。曰排。曰決。未聞築隄而反障之也。殊不知古之治河者。去民之害而止。故可疏可淪。可排可決。隨勢利導。不與水爭。今且資之以爲利。一則環帶陵寢。一則灌輸漕餉。而民生又其次也。治之者去其害。且虞併去其利。留其利。又虞併留其害。利與害相倚。去與留



相持。展轉圖維。求爲良策。乃興築隄之議。蓋築隄所以束水。束水所以刷沙。計無善于此者。若散漫無制。任其所之。則潰敗決裂。茫無下手。而于祖陵運道。民生胥失之矣。嗟嗟。遙縷二隄之設。先臣卓有深見。非可易視之也。自徐抵淮。兩隄相望。蜿蜒綿亘。勢如長山。挾河中行。即使異常泛漲。縷隄不支。而溢至遙隄。勢力淺緩。容蓄寬舒。必復歸漕。不能潰出。譬之重門待暴。則暴必難侵。增繕禦寒。則寒不能入。自然之勢也。故在遙隄之內。則運渠可無淺阻。在遙隄之外。田廬亦免滄沒。雖不能保河水之不溢。而能保其必不奪河。固不能保縷隄之無虞。而能保其至遙隄卽止。嘗考宏治以前。張秋屢塞屢決。先任都御史劉公大夏。將黃陵岡一帶。增築太行隄一道。而張秋之患遂息。此其已試之明驗也。頻年以來。無日不以繕隄爲事。亦無日不以決隄爲害。何哉。卑薄而不能支也。迫近而不能容也。雜浮沙而不能久也。隄之制未備耳。議者不咎制之未備。而咎築隄者之爲下策。豈得爲通論哉。築隄之法。必真土而勿雜浮沙。必高厚而勿省工力。必讓遠而不與爭地。斯隄於是乎可固也。議者又謂泗陵水滄。咎在高堰。遂上疏極言堰之爲害。欲盡撤高堰而後可。殊不知高堰一去。淮水南注。峻若建瓴。山陽高寶以下。盡爲池沼。且淮水大洩。力不能控黃。萬一黃躡其後。與之俱南。不惟運道旣傷。而祖陵合襟王氣。亦從此大損矣。然則堰亦何負於治河者。而諄諄欲去之耶。況一堰之間。三開溝澗。自足洩水。其與拆堰同也。發言者特未之思耳。議者謂黃不兩行。黃壩新河之開。得非添足之蛇乎。余曰不然。當祖陵滄浸之



時。天威震赫。臣下憂危。總河楊公。一時分黃洩水。使淮水通流。而泗水尋卽消滅。總之急君父之難。而他非所計也。今黃水從新河行者。若湍急如初。由清口出者。猶安然如故。則運道原不相妨。無容別議。若清口日漸淺澀。而新河浩蕩奔騰。則有奪正改移之勢。前議鮑王決口。建立閘座。似不可已。運船從此入口。轉入新河。以就正道。此總河公初意也。若新河勢緩土淤。則止建一減水壩。以備滿溢。不必重濬。復費工力也。凡此皆黃淮之大較。運道之坦途。亦治兩河者之要法。其他如儀真東關等淺。歷石人頭。楊子橋。三汊河。直抵高廟止。一帶運河淤淺。寶應一帶湖隄圯壞。黃浦決口。高堰隄埂。均應修理。清江浦長隄卑薄。柳浦灣至高嶺舊隄塌損。桃清邳宿兩岸遙縷二隄。時加修築。或葺舊工。或勘新址。或因高阜。或填窪下。一一次第舉之。則運道通行。自垂永利。此在當事者臨時區畫。隨地制宜。非搦管者所能殫述也。張兆元曰。當今運道。其藉力淮。黃二瀆不淺矣。若令黃不旁決。則衝漕力專。淮不旁決。則會黃力專。淮黃既合。則控海力專。河不必闢而沙自刷。海不必濬而水自深。此正以水治水。行所無事之智也。雖神禹復起。不易吾言矣。

張兆元兩河指掌。



# 行水金鑑卷一百五十八

## 兩河總說

我朝黃河之役。比之漢、唐以後不同。逆河之性。挽之東南行。以濟漕運。故河患時時有之。自海運既罷。中漕運又罷。專出邗溝。入淮沂河。以達會通河。故河水不得如禹貢故道入北海。而河之東南行者。又分數道。蓋自經汴以來。支流益演。南出二道。皆徑入淮。東南出一道。東出五道。皆入漕河。并入於淮。乘淮入海。今數道皆塞。止存沛縣一道。河流大而所受狹。不能容。勢必橫溢而決。決而東南。有山限閼。爲禍不大。決而東北。非東昌則河間等處。故往歲張秋潰決。運道不通。宋時澶州一決。灌壞州縣數十。爲禍不小。況今之防河。自底柱而下。行於平地。旣防決大名。又防決臨清。又防決濟寧。又防決徐州。又防決潁。壽以犯鳳陽。又欲遏其流。不南出。不北走。循我運道。而接江、淮之舟。此其計誠難也。今河南修河之役。盡民力。竭民財矣。隄密於田畔。地破於潰瓜。及今不處。禍未已也。爲今之計。盛都御史新河之役。不可全謂其無功也。願其喜功無漸。程役太嚴。又忤安仁。遂爾中止。今猶可復也。或於汴西濬孫家渡一道。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二道。正東出徐州小浮橋。溜溝二道。擇濬一道。以少殺其勢。少分其流。可也。或修武城以南廢堤。以防豐。沛漫流。或修築沛北廟道口堤。以防新決河口可也。或講求海運之法。



即不能如國初婁淞開洋。歷大洋之險。宜考禹貢碣石入河。沿江入海。海運之說。及秦時起瑯琊負海之郡之說。唐人雲帆遼海。糯稻東吳之說。或於淮口入海。遶出登萊大洋。經海倉、昌邑、海豐以至天津可也。或云登萊外洋有白蓬頭水。有官綠大洋。黑水大洋。又有礁石之險。則由淮之清口入海。遶出東阪山。風帆一日夜可達青州安東衛。篙師柁工皆安東人。商賈時時往來。由安東衛風帆三日可達膠州。其間惟石臼島、唐島二山頗大而險。今私舶往來。遶出山後。未嘗有覆沒者。既至膠州入新河。可二百四十里。至海倉復入海。新河者。即膠水也。東爲膠東。西即膠西也。相傳勝國時亦嘗濬此。以避東海數千里之險者。蓋膠之東南出即墨鼇山。成山。折而西出登州北海。始達海倉。不若由膠河之爲便易也。又自海倉一夜便可到天津。蓋相去三百里。今天津海倉間人。販易載小艇。乘月夜往來也。所謂新河者。原出高密界中大水泊。南北分流。南新河流入南海。北新河流入北海。雖出高密。亦由諸野川澗合流始大。夏秋爲甚。南至膠州東界。北即海倉巡司。海倉有大舟載米麥可三五百石。意即古者運青萊之粟。由海入薊之處也。自海倉至天津海濱。更無山陵之險。如昌邑、濰縣、壽光、樂安、博興、濱州、利津、海豐、蒲臺、陽信、鹽山、慶雲、滄州。迤東皆平行斥鹵之地。可見矣。河北有警。臨清、濟寧可憂也。淮西北有警。清口、豐沛可憂也。江北有警。邗溝上下可憂也。故海運之說。亦不可不預爲之計。正統也。先之難。喜寧道之據臨清。正德劉齊之亂。運船煨燼者五六千艘。此往事明徵。今直恬然。謂無事耳。憂國者宜有



先事之防矣。鄭曉吾學編餘。是又一邱文莊海運之利之說也。陸萬太天以至明亡。言新河者皆本此。

從古治水稱神禹。禹治水首黃河。黃河自崑崙發源。萬里而來。禹導之自積石龍門。蓋特遡其流入中國之始。以爲肇端。後人必追窮河源。好博矣。而不適於用。故論禹治水導河。斷自龍門積石始。河從積石東北而南。計三千里。至龍門爲西河。龍門在冀州呂梁山。石勢崇竦。其流激震。禹治其北。鑿龍門分殺其勢。西因其迴流之性而導之。又南而至華陰。在陝之華陰縣。自南而東至底柱。在河南陝州之三門山。又東經孟津。河南府孟津縣。過洛汭鞏縣。至於大伾。爲大名府濬縣臨河之山。北過泲水。爲真定冀州北枯降渠。至於大陸。屬中山郡。今真定邢。趙深三州之地。北分其勢。播爲九河。復同聚一處。而爲逆河。逆迎也。蓋迎之以入於海。簡潔一水。九河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徒駭等八河故道。皆在河間。滄州南皮。東光。慶雲。獻縣。山東平原。海豐。由寧津吳橋南皮諸處。直達東海。是爲禹之故道。禹之載河高地以入海。蓋自河陰始。河陰以西之故道。終古不失。以東入海之故道。後世一失。從此泛濫南下。四出於冀。豫。兗。徐之區。其勢不可勝窮矣。周定王五年。河徙砦磧。始失故道。漢文帝時決酸棗。東潰金堤。在河南延津。滎陽諸縣。至大名清豐一帶。延亘千里。武帝時溢平原。屬德州。徙頓邱。今清豐縣。又決濮陽瓠子口。開河界。注鉅野。屬濟寧州。卽大野。通淮泗。蓋河始與淮通。尙未入淮也。元帝時決館陶。舊屬大名。今屬臨清。又決清河靈鳴犢口。今高唐州。舊屬清河郡。成帝時決東郡金堤。決平原。溢渤海。清河。高唐。



州一帶。信都。今冀州界。唐元宗時決博州。今東昌。溢魏州。今大名冀州。五代時決鄆州。今鄆城縣。博之揚劉。今東平之東阿縣。揚劉鎮。滑之魚池。宋太祖時決東平之竹村。開封之陽武。大名之靈河。洹淵。太宗時決溫縣。蔡澤。頓丘。泛於澶。濮。曹。濟諸州。東南流至彭城界。卽今徐州。入於淮。自此爲河入淮之始。眞宗時決鄆及武定州。尋溢滑。澶。濮。曹。鄆諸州。邑浮於徐。濟。而東入淮。仁宗時決開州。館陶。神宗時決冀州。棗強。大名州。邑一合南清河以入淮。一合北清河以入海。南渡後。河上流諸郡爲金所據。獨受河患。其亡也。始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南直壽。亳。蒙城。懷遠之間。元初。決衛輝之新鄉。開封之陽武。杞縣之蒲口。蔡澤之塔海莊。歸德封丘諸界。其時專議疏塞而已。自至元二十六年。開會通河。以通運道。而河遂與運相終始矣。蓋至元以前。河自爲河。治之猶易。至元以後。河卽兼運。治河必先保運。故治之較難。至正初。河決白茅。金堤等處。瀕河郡邑。皆罹水患。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兩漕司鹽場。用都漕運使賈魯言。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五月功成。命翰林學士歐陽元。製平河碑文。並作河防記略。其法制工用。爲世取法。明洪武元年。河決曹州雙河口。二十五年。河決原武。會通河淤。河自洪武中。決陽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故道遂淤。至永樂時。歲爲決徙。修築隄防。民困國弊。至九年。決益甚。議濬黃河故道。尙書宋禮加濬會通河。用老人白英計。改從南旺分水。過汶北合漳。衛。過泗南入沂。淮。其北道魏家灣與土河相連。開二小



河以洩之。有溝渠於衛東北岸通黃河。可直至海豐者如舊。其南道在南旺之北者。開新河。自汶上袁家口左徙二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以免陸運之艱。侍郎金純導河支流。從汴城金龍口至塌場。仍合會通河以入淮。漕事定。於是運必借黃。欲通運。不得不先治黃也。正統十三年。河決新城八柳樹。漫流山東。經曹、濮。衝張秋。潰沙灣東堤。奪濟。汶入海路以去。諸水俱洩。壞民慮無筭。景泰三年。又大決沙灣。近河地皆沒。翰林侍講徐有貞承命以都御史往治之。作制水之閘。疏水之渠。而河流之旁出不順者則堰之。水遂不東衝沙灣。更北出而濟漕渠之涸。弘治三年。決陽武河。自原武。中牟分流爲三。其大者切近汴堤西北隅。合沁河泛陽武。封丘。祥符。陳留。杞縣。蘭陽。儀封。考城。曹縣。寧睢。歸虞。永夏。碭。蕭而下徐。淮。其次者橫流封丘之于家集。決孫家口。漫長垣。曹濮。鄆城。陽穀。壽張。東昌。至臨清下衛河。延患於德。滄與青縣。靜海。天津。始入於海。又其次者。自中牟南下尉氏。雖稍成川。不通舟楫。至其故道。自汴城西南杏花營入渦河者。則淤澱矣。侍郎白昂治之。河倏北徙。去汴城三十里。金龍決口自淤。昂乃築北堤以防張秋之衝激。衛諸郡之泛濫。導南河自原武中牟。下南頓。至潁州。由塗山達於鳳陽故道。合淮以入海。又於東平州戴家廟及德州之南一帶。多鑿裏河。每河口各建減水閘。以節運河之水。盈則洩之海。而東。竟德。滄之患紓。縮則蓄之河。而漕艘商舶之行利。隨河修堤二千餘里。隨堤植柳百萬餘株。又濬萊蕪諸泉。二百八十餘處。以濟漕河。南塞決口三十六。疏月河十餘。使由河入汴。汴入睢。睢



入泗，泗入淮，以達於海。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堤。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弘治五年，決張秋，入漕河，與汶水合。僉都御史劉大夏治之，謂宜疏治上流黃陵岡孫家渡。工方興而復決，張秋東堤百丈，漕舟一經決口，挽力數倍，稍失手輒覆溺。時訛言沸騰，疑河不可治，應復元海運。大夏於西岸稍南鑿月河，長三里許，引舟次第以濟，歲運不失。及冬水落，始爲塞決計，乃親行相視潰決之源，於孫家渡口開七十餘里，濬祥符四府營淤河二十餘里，以達淮。疏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縣糧道口出徐州運河，支流旣分，水勢漸殺，爲築兩長堤，壑水南下，由徐、淮故道，自武陵屬之碭、沛，凡三百六十里，曰太行堤。自金龍口起于家店，及銅瓦箱東橋抵小宋渠，凡百六十里，曰新堤。又以兩堤綿遠，河或失守，必復至張秋爲漕患，相地於舊決之南一里許爲減水壩，以殺衝齧。自春徂夏，張秋之決塞，賜名安平鎮。九年考城縣境東來水勢，徑衝賈魯河曹縣梁靖口，水溢大隄，遂於賈魯河東岸築小隄以護之。正德四年河決曹、單，八年復決黃陵岡。嘉靖六年決曹、單、城武、楊家口，衝雞鳴臺，阻運尤甚。下廷臣議，刑部尙書胡世寧疏言：河自經汴以來，新舊分疏六道，皆入漕河，而總南入於淮。今聞諸道皆塞，止存沛縣一道，當因故道而分疏之。若運道，則宜於昭陽湖東岸獨山新安社等處，擇其土堅無石之處，另開新河一道，南接留城，北接沙河口，二處舊河，應止百四十里，隔出昭陽湖在外，以爲河流漫散之區，是則所謂不與水爭地者。七



年復決徐、沛、漕渠不通，詔舉才幹大臣治之。衆推御史盛應期奉命單車就道，親詣相度，乃請疏趙皮寨以殺河勢，導之亳、泗、歸、宿以入淮，別開昭陽湖左新渠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垂成謗興，詔罷役奪職。嘉靖十二年，河決亳、泗、歸、宿等處，淤濟寧至徐、沛數百里運道，命劉天和督浚。時議紛紜，或謂引黃河便，或謂浚漕河便。天和躬親相度，自趙皮寨東流故道淤一百二十餘里，而至梁靖，又自梁靖岔河口東流故道淤二百七十餘里，始至穀亭，遂定計用浚河扒浚南旺淤淺，以免盤剝，築曹、單長堤以防衝決，植柳株以護堤岸，浚月河以備霖潦，建減水閘以司蓄洩，置順水壩以束漫流，運道暫復。十九年，決睢州野雞岡，經渦入淮，二洪大涸，命侍郎王以旂督理，以旂特言所資河者以濟運也，河今南徙，第疏山東諸泉入之洪，沛以南障之堤，如會通河制，運卽通矣。於是開李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濟洪，八月而成。三十一年，決房村，三十七年，河北徙新集，淤而爲陸者二百五十餘里，視故道高三丈有奇。河分流弱，雖爲十一。河南山東徐邳皆苦之。四十四年，河決，以南京刑部尙書朱衡僉都御史潘季馴協治之。旣至，舟行樹杪，力無所施，得鄆縣章時鸞新渠規度，遂開新渠，舊渠之東，湖曰昭陽，河從西來，匯之，其勢遂絕，渠而左，故舊渠不可復，而新渠在湖之東，河卽橫決，得湖而止，乃決策往廬於河畔，撫循十萬衆，與同甘苦。明年，新渠成，南陽至留城百四十里，疏舊渠，留城至境山五十三里。隆慶元年，開廣秦溝以通運道。先是，河決沛縣，議者欲復古道，從事於新集，郭貫樓諸處上源，衡言上源之議可罷。



惟廣開秦溝，使下流通行，修築長堤以防奔潰，乃鑿舊渠深廣之，爲閘八，減水閘二十，壩十二，堤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石堤三十里，旱則資以濟漕，潦則洩之昭陽湖，運道盡通。是名夏鎮河，於是河專由秦溝入洪，夏五月，山水驟漲，衝坍薛河石壩，壞糧艘，議復譁然。給諫吳時來言：舊河不必議，惟新河所受上源山水，宜亟疏濬，仍詔衡區處，遂經理挑築薛河、沙河各支河堤壩，以資蓄洩，運道俱由新河矣。隆慶三年，河水溢，自清河抵淮安城西，淤者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堤崩壞，山東莒、郯諸處水溢，從沂河直河入邳州。山東巡撫洪朝選疏言：黃河出口之處必多，然後可容其萬里遠來之勢，請開支河，以爲宣洩利導之方。四年，河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溺死漕卒千人，失米二十餘萬石。總督翁大立言：邇來黃河之患，不在河南山東豐沛，而專在徐州，故先欲開泇口河，以遠河勢，開蕭縣河以殺河流，詔令大立躬自相度，條其利害以聞。復上疏言：治邳河閼阻之策有三：一開泇河，一就新衝，一復古道。五年，河決雙溝，北決油房、曹家、青羊諸口，南決關家、曲頭集、馬家淺、閆家、張擺渡、王家、房家、白浪淺諸口，凡十一枝，流既散，幹流遂微，乃淤自匙頭灣八十里，而河變又極矣。議者欲棄幹河，而行舟於曲頭集大枝間，冬初水落，則幹已平沙，而枝復阻淺，遂欲棄黃河運，而紛紛及於膠河、泇河，海運乃復起。潘季馴開匙頭灣塞十二口，大疏八十里，故道漸復，已而以漕舟壞，被劾去。六年，河決邳州，運道阻，朱衡於茶城南北築兩隄，以防河水之出入，北堤自磨



臍溝迄邳州之直河。南堤自離林鋪迄宿遷之小河口。各延袤三百七十里。運艘束於河流。設軍民守之。河流乃安。萬曆元年。黃河水平。先是運道多梗。戶科賈三近小試海運。至山東卽墨縣福島。異常風雨。壞糧船七隻。哨船三隻。漂沒糧米五千石。淹死運丁五名。隨罷海運。專行河運。二年。黃河沙淤海口。決房村。傅希摯議開泇河。不果行。三年。河從崔鎮等口北決。淮從高家堰東決。徐邳以下至淮南北。漂沒千里。總漕吳桂芳上言。淮揚洪潦。萬民號泣。蓋由濱海汶港。歲久道堙。入海惟恃雲梯一徑。至海擁橫流。盡成汎溢。鹽安高寶遂不可收拾矣。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設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請另設一官。專疏海道。講求捷徑。如草灣及老黃河皆趣海。不必專事雲梯爲便。又上言。今日之河。雲梯關塞而不通。高家堰通而不塞。兩者爲病。蓋高堰決則淮水東。黃水隨躡其後。清口塞而堰內皆住址陸地。其洩不及清口之半。故泗州之水并聚矣。塞高堰所以通清口。而洩泗州之水也。又高堰塞黃浦上游。則黃浦之工自易。黃浦既塞。則興寶鹽城田地盡出。自茲兩河橫流。涓滴皆由正道。千里之內。民業可安。海口河身。日見深刷。亦可免壅潰之患矣。六年。復起潘季馴。時高堰崔鎮決口。猶然未塞。運道沮梗。議者謂諸缺口。當勿塞。別開支河。殺水而浚海口。以通之。季馴則謂海口潮汐往來。隨浚而亦隨淤。惟導河以歸之海。則導河卽以浚海。而導河未易以人力。惟慎固隄防。使無旁決。水入地益深。則治防卽以導河也。若令河決土流。固宜用疏。今下流之決。但欲其疾赴海而害祛。豈必疏哉。



於是築堤堰。自徐抵淮六百餘里。南北兩堤。淮水畢趨清口。會大河入海。二口不浚得通。十五年命張居敬踏勘黃河時。河漫流開封。封丘縣及東明。長垣等處。禮科王士性言。宜復河故道。居敬謂故道難復。議開柴家營支河。尋諸決口皆塞而淤者復疏。十六年復起潘季馴。督理河道。十九年泗州大水。淮水泛起高於城。溺人無筭。季馴上言。人欲棄舊爲新。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支分以殺其勢。臣謂濁流必不可分。霖雨水漲。久當自消。季馴三仕三已。一以求故道築堤束水。借水衝沙爲主。是年有條議河道疏。一放水淤平內地。一接築遙堤。一增支渠大堤。一增砌石堤。一浚河避湖諸事。並於運道民生有利。二十三年泗水爲患。總河楊一魁疏言。分黃導淮。明年開桃源黃壩新河。自黃家觜起。至五港灌口止。分洩黃水入海。以抑黃強。開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涇河閘洩淮水。由永濟河達涇河。下射陽湖入海。又建高良澗減水石閘。子嬰溝周家橋減水石閘洩淮水。一由岔河下涇。一由草子湖寶應湖下子嬰溝。俱通廣洋湖入海。二十五年河大決。單縣之黃堍口溢於夏邑。永城。經宿之符離橋。出宿遷新河口入大河。二洪告涸。楊一魁大挑李吉口。以挽黃流。謂黃堍口深淵難塞。議浚小浮橋。築小河口。功成東利運。尋久旱。運河澀而河又決。義安東壩。一魁乃議浚黃堍口。及上歸灣活鬚。以受黃水。救小浮橋泗上之涸。因繪河圖。上言謂小浮橋股引之水。李吉言未斷之流。已足濟運。以汶泗沂堯之水。建閘節宣。運道自裕。何必殫力決塞。以回全河而用之哉。三十年於黃家口漲。衝魚單。豐沛。三十一年特用



李化龍徧行淮、徐、鳳、泗間，得前所開泇河遺跡，喟然興歎，遂專力浚成之。於是運艘通行，昔稱過洪，今稱過淮，爲出險矣。按開泇之議，始自隆慶年間中丞翁大立，萬歷三年中丞傅希摯建議詳明，未得允行。二十年中丞舒應龍於韓家莊引湖水注之泇，始啓厥緒。二十六年中丞劉東星鑿侯家灣，梁城通泇口，遂可行舟。然總未能通達，至是始共贊成，出奇道以避至險。迄今運道無阻，開泇之功，蓋亦偉哉。然東南之漕，自清江浦出口，由清河溯桃源經宿遷，從董溝口入駱馬湖，而抵泇河，尙有一百八十里，假道於黃河，雖河伯安瀾，不受其害，不可謂非黃與運究相終始也。然則治黃者固先保運，而利運者不尤急於治黃也哉。天啓六年總河李從心以運舟過宿遷淺劉口、磨兒莊等處，一船挽拽夫以百計，一夫工費動以數錢，窮旗典鬻以償官夫，人力與水爭衡，篙纜中斷，前船橫下，後船互相磕撞，官儲民命，須臾歸之逝波，風急浪高，竟日不能移一舟。前阻後壓，千艘等待，乃自馬頰口起，下至陳瑤溝止，另挑一河，計程六十七里，運船改從陳口諸溜遠避，公私幫拽之費，遂省漂蕩磕撞之虞，亦遂以杜崇禎八年駱馬湖淤，泇河運道中阻。總河劉榮嗣自宿遷至徐州，別鑿新河，分黃水注之，通運計二百餘里，費五十萬，其鑿處皆河故道，尺許下皆沙，挑掘成河，沙落河坎數四，引黃水注之，沙隨水下，爲淺爲澀，明年漕至，駱馬湖之淤適平，仍專行泇河，榮嗣被逮，然駱馬湖間淤，此河亦可行舟，其功不容盡泯。漕運一河，泇河以南，勢不得不借黃以達淮，而閘河以內，苟一近黃，未有不受其害者，故避之務遠，防



之務至。即使黃流水大，不得已爲減水之策，亦宜疏之使南，不宜逼之使北也。運河經宿遷入董家口，由駱馬湖進泇河，此開泇後初制也。後因淺劉口磨兒莊等諸溜，水急壞舟，改從陳家口進駱馬湖，及至駱馬湖淤，劉榮嗣遂有別鑿新河之舉，而究無成功，是駱馬湖乃必經之要路也。邇年黃河身高，黃水倒灌駱馬湖，每至淤淺，議者必將別開一河，以達泇河，始得避駱馬之淤，恆謂莫若卽於駱馬湖東岸，近馬陵山脚，隔出一河，設閘以司啓閉，使黃水之沙，不得倒灌而入，則永久可無淺淤之患，但恐需費浩繁，猶之泇河未成之先格而難行耳。并識臆見，以備采擇。

山東全河備考。



#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五十九

## 兩河總說

漕河南盡瓜、儀、北通燕、冀。其間自昌平州神山泉等水，由西山貫都城，過大通橋東至通州入白河者，大通河也。自通州而南至直沽，會衛水入海者，白水也。自臨清而北至直沽，會白河入海者，衛水也。自汶上縣南旺分水河口，其分而北流，經張秋至臨清，以會衛河，其分而南流，至濟寧天井關上，會泗、沂、洸三水者，汶水也。自濟寧州城東北以上，會流而來，出天井關與汶水合，南流至南陽，出夏鎮，每年俱於三月開彭壩入洳河，出直口入黃，以濟重運入洳。至九月閉彭壩，由呂公堂濟回空，由徐州大浮橋入黃南下者，泗、洸、沂并山東泉水也。自直河口至清口者，黃河水也。自清口通淮南至儀真、瓜洲者，淮湖諸水也。國家歲漕四百萬粟，以實京師，餉各邊，勢必由河以濟。是治河即所以治漕，但兌運之先後，漕輓之遲速，而開壩之啓閉，水勢之蓄洩，恆必因之。是漕治而河亦治。南河全考

國家漕輓之政，凡三四變云。洪武間，定鼎金陵，則漕於江，餽餉遼卒，則因元舊，漕於海。自永樂北都，海運由直沽達京師者未改。其自河運者，則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水運至陽武縣，由陽武陸運至衛輝府，入衛河抵北京，及會通河開，則始漕於裏河，而海運罷矣。裏河者，即今南盡瓜、儀、北通幽、冀者是也。



其間自昌平神山泉等水，由西山貫都城，過大通橋，東至通州入白河者，大通河也。自通州而南至直沽，會衛河入海者，白水也。自臨清而北至直沽，會白河入海者，衛水也。自汶上縣南旺分水河口，其分而北流，經張秋至臨清，以會衛河，其分而南流，至濟南天井開，會泗、沂、沭三水者，汶水也。自濟寧州城東北以上，合流而來，出天井開與汶水合，南流至今新河，出茶城以會河淮者，泗、沭、小沂河水也。自茶城秦溝南流，歷徐、呂二洪至邳州，會大沂河至清河縣入淮者，沁水、黃河水也。自清江浦通淮南至儀真、瓜洲者，高郵、寶應諸湖之水也。過此則大江矣。然臨清而北，衛水盛，自徐而南，黃流盛，唯自臨清南歷張秋、南旺、濟寧，以至茶城，數百里之渠，全賴汶、泗、沂、沭諸泉以爲用。夏秋漲則懼潦，冬春微則病澀。漕河襟喉，獨此稱最要矣。然開河雖至要，猶可以人力爲也。徐州以南，運河會黃河而利害大矣。工部尙書朱公衡以黃河侵嚙沛縣，切近運河，乃徙運河而東五十里，以上接於濟，而下通於徐，其意主於遠黃河也。可不謂知耶？然愚以爲當以黃河遠運河，不當以運河遠黃河。以運河遠黃河，則凡黃河之所能至者，皆當遠而避之。此不東走海，南走山耳。故以起膠萊之議，而有泲口之役也。矧所避者止沛縣數十里耳，而徐邳四百里之河患固在也。以黃河遠運河，則上流歸德、蘭陽、趙皮寨口，原係河流入渦淮故道，去其淤積，排決之耳。無有泲口之斬山焚石也。順其去路，利導之耳。無有膠萊之穿渠亂海也。計不出此，而亟亟於壘堤以障河，吾恐盡徐、淮之士，亦無益於河。且所築之堤，基廣二丈，崇七尺，勢



不加矣。徐、沛每至伏秋之時，白浪如山，拔地數仞，則丈堤尺土，實以激其怒而濟其暴也。夫河性至濇，悍必有以瀦之，則緩其性而不爲暴。有以分之，則殺其勢而不爲暴。古今治河，無出此二者。漢人有言：河南岸強則攻北岸，北岸強則攻南岸，南北俱強則下流受傷。今日之治河，正犯此戒。弘治間，懼黃河之北犯張秋也，故強北岸而障河使南。嘉靖間，以黃河之南徙歸宿也，故塞南岸而障河使東。今南北俱強矣，所以淮、邳上下毒遭全河之害，而爲運道憂也。夫曹、單、鄆、濟之間，如鉅野、梁山、泊等處，汗澤窪下，昔人於此以瀦河也。自荆隆等口重堤以障之，則河水不得上溢於鉅野、梁山之間，而無所瀦矣。孫家渡及蘭陽趙皮寨，昔人於此以分河也。自決口填闕，棄而不治，則河水不得南入於渦、淮，而無所分矣。旣無所瀦，又無所分，洪河萬里，又會番漢川澤之流，而迫束於二洪之間，以激其怒，此不盡吞邳、睢，化而爲溟渤焉，未已也。故今日治河，唯開趙皮寨口，濬亳、泗、歸、宿舊渠而已。而議者有欲分沁水入衛，以殺河患者，有欲於陽武上下開一河，引河入衛者。夫河於四瀆中爲最大，分沁若牛之一毛，折一支而欲以殺河，是猶以掌堙也。若白河，非黃河比也。而底多淤沙，衝決遷改，頗與黃河同。或謂令每運舟自擁兜杓三四五具，遇淺卽濬，此亦省費之一策。要之白河甚廣，沙故漫漲，以堅堤束之，沙亦可以隨水而去。有爲建閘之說者，謬矣。若徐、呂二洪之險，自昔記之，乃今則有異焉。全河東注，深且二三丈，水平石隱，舟行不爲害，以故兩洪主事先後裁省去，而統督於河北一郎中。然是洪東連齊、魯，北界魏、趙，



南通江、淮，西接梁、楚，固敵國必爭之地，師行必據之險也。況漕渠會通於此，則係國用者尤鉅。又不當以水平石隱而易之矣。然民唯邦本，今所治在運河，而徐、淮萬姓之墊溺，中州千里之汙萊，將聽之耶。曰：運道原不煩治，能疏導河流，使民得宅土處業，則運道自安流也。是故治黃河卽所以保運河，保運河卽所以治黃河，而或惡黃河之害也，拂而障之，是白圭以鄰爲壑，而今且以吾中原爲壑，當事者可無戒哉。議時耳

河渠書曰：大禹導九河，灑九澤，功施於三代。厥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衛諸國，與淮、泗會於楚，則河之合流於淮，所從來矣。漢興，漕渠議數舉廢，河徙則渠不利也。及瓠子決，汎洲郡，築宣房其上，乃復禹舊跡焉。宋、元徙溢不常，明金純導河，經二洪，南入淮，漕事乃定。隆慶間，高家堰決，淮水東注入高寶諸湖，河躡淮後，濁流西泝，清口遂淤，而崔鎮等處河亦潰，淮分則河不利也。潘季馴大築歸仁隄，霍家壩，約淮水入清口，乃關，則淮之能亂河，亦能治河，所從來矣。語曰：鏡已事者，智不屈，何必神禹之後，更有神禹乎。高郵於漕渠僅處百里，乃漕渠者，高郵之大利大害也。高郵者，又漕渠之大利大害也。黃河在山陽以北，由雲梯關入海，不在州境之內。自前朝末年，治河非人，天妃閘口時有黃水過界首，高郵漕河遂淤，阻礙運艘。又或上流蔡家樓三叉及歸仁堤等處，黃河決入洪澤湖，衝入周橋，霍壩入高郵湖，漕堤必潰，其害極大，必使淮、黃合流，淮在南，河在北，淮可敵河，河水不得南侵。天妃閘內



止有清水灌入。運河周橋翟壩總無渾水下注。始利於漕。

高郵州志

河之循太行而北入海也。非自禹疏鑿始也。岐伯靈樞經以水配諸經絡。而河位在丑。屬足太陰脾經。則大陸逆河。從古定勢。特汨陳於鯀。而禹始釐正耳。漢武瓠子之塞。竹槌石菑。功費鉅萬。光武時復決。廷議謂河不當塞。游波往來。將復九河故道。後河果析爲八以北。而千餘年陽侯不驚。塞與不塞。其效昭昭矣。特漢時河徙。不過破民廬舍。而今爲輸輓要津。百萬仰哺。泗陵東北。淮河合襟。溢則嚙陵。涸則妨運。顧此失彼。掣肘可知。故治何者。當熟察利害。知其勢相因。而又知其本末不相涉。使陵自爲陵。運自爲運。則河不言治而治矣。夫運河上資洸。洸下資淮。泗不藉河力。自河水決入。而長慮者有狼兵除寇之喻。泗陵淹迫。亦淮之溢而非河咎也。夫地有高卑。水有源委。高寶汎光。淮之委也。往者潘公議築高堰。固借清淮以滌濁河之沙。而減水諸壩通流如故。泗陵無虞。比來層堤累建。勺水不通。源委隔絕。遂成橫流。倘追倣初制。稍裁隄防。限以斗門。使洪流不至下決。而清流歸其故則。雖有百河。不能侵泗陵矣。夫蠱之難療也。與雜病俱也。良醫洞識標本。先已其旁疾。而後專理元氣。庸醫一劑之內。攻補雜施。且左右驚而不支也。

袁繼續備考

歷代建都於西北者。皆仰給東南之漕。都長安者。阻塞陝之險。漕運極難。所資者江、淮、河、渭。都洛陽、汴梁者。兼資汴、洛、汝、蔡而已。惟我朝建都幽、燕。東至於海。西暨於河。南盡於江。北至大漠。水涓滴皆爲我



國家用其用最大其功最鉅者其運河由江而入邗溝由邗溝達淮而渡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沂沭泗水至濟寧濟寧居運道之中所謂天井廂者卽元史所謂會元廂也泗沂沭汶諸水畢會於此而分流於南北北至安民山入於新河地降九十尺爲廂十有七而達於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廂二十有一而達於河淮此蓋居兩京之間南北分中之處自是而南至於河淮順流也河淮東流至清口而入於海亂流而渡由邗溝渡江而達於南京自是而北至於漳御順流也御河北流至直沽而入於海沂流而上由白河抵潞而達於北京迤南接濟之水有自武陟來之沁有自琅邪來之沂迤北接濟之水有自金龍口之河有分漳沱河之水通論諸廂天井居其中臨清總其會居中者如人身之有腰脊總會者如人身之有咽喉腰脊損則四肢莫運咽喉閉則五臟不通國家都北而仰給於南恃此運河以爲命脈濟寧居腹裏之地州縣櫛比居民鱗次而又多有旁出之途惟臨清乃會通河之極處諸廂於此乎盡衆流於此乎會且居高臨下水勢泄易而涸速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東控青齊北臨燕趙且去邊關不遠疾馳之騎不浹旬可到爲國家深長之患者寧有而棄毋無而悔屯兵以爲防守是亦思患豫防之一事也黃河發源於星宿海繞崑崙歷積石越西域踰關陝山西河南經豐碭出徐州始爲運道會泗沂之水螭蜿而至清河縣之清口又名南河口會淮而東經安東縣以入於海此黃河之大較也以運河言之由浙江至張家灣凡三千七百餘里自浙至蘇則資茗



嘗諸溪之水。常州則資宜、溧諸山之水。至丹陽而山水絕。則資京口所入江潮之水。水之盈涸。視潮之大小。故裏河每患淺澀云。自瓜、儀至淮安。則南資天長諸山所瀦高。寶諸湖之水。西資清口所入淮、黃二河之水。俱由瓜、儀出江。故裏河之深淺。亦視兩河之盈縮焉。由清口至鎮江。則資黃河與山東汶、泗之水。由鎮口。則資汶、泗之水。即泰安、萊蕪、徂徠諸泉也。然汶河由南旺。南北分流。並濟。故天旱泉微。每苦不足。由臨清至天津。則資汶河與漳、衛之水。由直沽入海。而自天津至張家灣。則資潞河、白河、桑乾諸水矣。此運河之大略也。若江西、湖廣運艘。俱由長江入儀真。止有風波之險。而無淺澀之虞。此又在運道之外矣。濟康論

刑科彭之鳳河工關係最重。疏曰。今河決黃家嘴而北。淮由翟家壩高良澗周家橋而南。淮、黃相背。分馳。以致清口淤淺。天妃閘底淤墊。臣近見河臣河淮分流不交一疏。內云。清口河淤。淮水不與黃合。先行挑掘。乃淮水隨挑隨縮。直入湖裏。致回空糧船阻集。目今急務。當思淮之所以退而入湖者。受病根源。的在何處。且天妃閘爲運道咽喉。不容不力爲疏通之計。乃不講求實著。而惟於天妃閘外。另開新河。引水接濟。又以進口維艱。乃於清河縣南腰鋪地方。其支河之連張福口者。疏濬通舟。由周家閘行。是猶人受病在喉。而始穿咽於脇。可乎。況河防考開載云。張福口若決。洩入黃河。則淮水分而清口淤。且黃水漲。亦能倒灌入淮。故於王簡口、張福口等地。築堤扞截。務使淮無所出。黃無所入。則清口之力。



專等語。今謂張福口支河相連。可以疏濬通舟。如止目前權宜則可。倘卽以此爲運道。萬一淮、黃並漲。淮水奔注長湖。黃水又復倒灌。尾淮水而入。以滔天之水。四溢於高。寶諸湖。其爲淮、揚隱憂。又非僅如前此之沖決焉。沙河淹傷數百千人命而已。臣反復思維。與其苟安目前。別開支河。爲引水之計。不如速固決口。堅築隄防。會合衆水。以爲刷壅洗淤之爲便也。國朝康熙七年。部覆總河楊茂勳黃河底墊疏言。天妃閘外黃河淮河會流。宜築磯嘴長壩。逼黃而引淮水等語。應如該督所題。繼因大臣會閱漕河覆疏云。臣等看得清口。爲淮、黃交會處所。漕船行走要路。黃水漲發。勢必越過淮河。淮水返退湖內。黃沙逆入運河。以致塞滯。查得總河楊茂勳題清口添築攔黃磯嘴長壩。但所費錢糧甚多。此處暫停興工。將黃河北岸對直河灣。有挑挖引河之處。可以分引黃河之水。黃勢力減。淮水足以相抵。則沙逐水流。運道似無滯誤。若黃水不由引河而行。總河再具疏題請仍築磯嘴長壩可也。刑科彭之鳳前疏又曰。十年七月。總河王光裕兩河情形一疏。內稱修救之要在於分黃。及議復崔鎮等三壩。移季太一壩。分黃入海等語。臣惟從來治河者。每云宜合而不宜分。蓋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沙停則河塞。必然之理。必嚴築堤岸。使水不旁溢。則勢合而力全。方能直刷河底。此力主分黃之說。猶有未盡也。若復崔鎮等三壩。及移季太壩於黃家嘴舊河地面。而分殺黃勢。先令淮水出口有路。是亦導淮濟運之一法。但前人設此四壩。支河於北岸者。蓋因黃水悍激。堵禦清口。淮水無由入河。故於清口數十里



之上。先殺河勢，使淮流得并力以入河。然黃水雖由遙堤適中之地分流而北，而究之仍令由東而南，仍入黃河，與淮會合，并力齊驅，由海口之雲梯關而後入海。是清口以上之黃流雖分，而清口以下之黃流則仍合也。今據河臣疏云：離堤約一百二十里，即令入海，是各堤所分之水，竟令入海，不復迴顧黃流，將見黃河自崔鎮以下，其流愈緩，淤沙愈停，則黃河愈爲淤塞矣。清口淮流，又何由入河以濟運乎？臣謂必須相度形勢，將四壩所洩之水，仍令由東南以入黃河，使之會合淮、黃，同爲逆河入海之勢，此分之終所以合之，而力主分黃之說，猶有未盡也。揚州府志

戰國時，東吳夫差北伐齊，開淮河以運糧給軍，而無漕名。秦始皇用兵於邊，使天下飛芻輓粟，轉輸河北，漢蕭何輓漕滎陽，以援高祖軍，後運山東以給中都。唐朝水陸互運，開元時罷陝陸運，置倉河口，漕舟至河口，輸於倉而去。縣官僱船分入河、洛。代宗時劉晏置倉，轉相授受。隨江、汴、河、渭所宜，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歲轉百萬，無升斗之溺。宋有汴、河、黃、惠、民、廣、濟、四運，黃河後淺，仁宗罷之，變其法而漕壞。元初，運浙糧至淮，由黃河至中灤，陸運入御河，達於京。後開濟、泗，至利津入海。朱清、張瑄始主海運，迨安山開河北至臨清，引汶絕濟，直屬御河，建閘三十有一，名曰會通河。歲運不及海運矣。明成祖建都北平，初水陸河海並濟，濟寧同知潘叔正疏開會通舊河，增築水閘，以時啓閉。平江伯陳瑄請疏清江浦，以避淮險，鑿徐之呂梁石，以平水怒。於昭陽、南旺、高寶諸湖，築長堤以蓄水。



開泰州白塔河以通大江。鑿高郵渠四十里，以便舟楫。自淮抵臨清，增閘四十有餘，以便蓄洩。此漕務河道始末也。浙西、兩江、湖廣之運船，掛長帆而涉長江，風波之險難避，一也。淮之平河橋，從前水勢滔天，糧船到此多溺覆。正德間始作石堰，至今過淮無虞，二也。過淮必從清江龍汪、天妃二閘入河，閘門一開，淮、黃二水爭入，閘門外高內下，勢如建瓴，運船直豎而上，且船重水涵，傾覆可虞。此時運糧官丁不寒而栗，又恐船不堅固，難敵出閘水勢，用竹棕二纜束縛船身，新船縛一道，舊船縛二道。一船用千夫力，以蝦鬚纜絳之，均人力也。又設絞關於兩岸，助夫力之不及。水緩，一日夜出船二三十隻；水急，一日夜出船七八隻。出閘之險，又險於風波。出閘而入黃河，若河水瀰漫，一望無際，灘亦成河，船易閣岸。僱小船盤剝，三也。河水若發，澎湃如山，篙槳難施，挽牽無路。皇清總河靳公輔高築堤岡，蜿蜒千里，牽夫不致望洋。出閘河而至御河，流沙或東或西，運船遇之淺阻，僱船起剝，費倍於黃河，四也。此漕船

險阻始末也。

淮安府志

康熙二十二年，聖祖仁皇帝南巡過高郵，生員葛天祚、孫晉獻海口圖，蒙召問對。云：高郵地形窪下，水從滾閘流入，下河因無去路，一望汪洋。東有海口，原係洩水要道。若開海口，洩水甚速，民田得復耕芸。又云：往年淮水力弱，淮不能敵黃，黃水從天妃口灌入漕河，黃水俱是沙泥。從下河流至海口，海口閘門甚小，水緩沙停，日久淤塞。並閘口外之海河亦皆淤塞。今開海口，宜造六閘，與滾閘相對，然開海口，



必開引河。若引河不開，水則散漫。開引河務照漕河制度，將所挑之泥做成隄岸，兼造閘座。水大則束水歸海，水小則啓閘灌溉民田。康熙二十八年，聖祖仁皇帝南巡過高郵，召問生員葛天祚、孫晉、海口形勢。對云：高郵南有馬飲塘，歷二溝三埭至興化入場。北有子嬰溝，歷臨澤時堡入場。此二河者，滾壩下之引河也。其入場水道，一名車輅河，達丁溪閘口；一名白途河，達小海草堰閘口；一名海溝河，達白駒閘口。一名舊官河，由北宋莊達天妃石礎閘口。至於山陽、寶應之涇河、黃浦二閘，從射陽湖下廟灣海口，其挑濬之法，務從海口自下而上。由天妃石礎至北宋莊爲第一工，白駒、草堰、丁溪諸河爲第二工。車輅、白途等河接高郵南滾壩之水，臨澤時堡接高郵北滾壩之水，射陽湖接山陽、寶應衆閘之水爲第三工。若夫馬橋七節橋引湖水下江，又在各工告竣之後。高郵州新志

總河張鵬翮題爲謹陳節宣之法，仰祈聖裁事。案查康熙四十年二月二十九日，准工部咨開：九卿會議河道總督張鵬翮疏稱：張福口、裴家場中間開引河一道，會張福、裴家場等引河之水，並力敵黃。但黃水會合，衆流勢大而力強，淮水方出清口，一半敵黃，一半濟運。終虞力分而勢弱，故蓄高堰之水以助其勢。幸而黃水不大發，亦足以敵之。若遇黃水大發，在糧船過完後，仍遵旨堵閉攔黃壩，使不得倒灌。在糧船正行之際，遇黃水大發，將裴家場引河口門暫閉，引清水由三汊河至文華寺，入運河以濟運。倘運河水大，山陽一帶由涇、澗二河洩水入射陽湖下海。寶應一帶由子嬰溝洩水入射陽湖下海。高



郵一帶由城南、柏家墩二大壩洩水。江都一帶由人字河、鳳凰橋等河洩水入江。若遇黃、淮並漲，清水由翟家壩天然滾壩洩出，黃水由王家營減水壩洩入鹽河，至平旺河下海。應如該督所題等因。奉旨依議速行。欽此。欽遵。鈔出到部。移咨到臣。准此。該臣看得黃水漲發，由王家營減水壩入鹽河，至平旺河下海。經臣具題。九卿會覆。應如所題等因。奉旨依議速行。欽遵在案。今時家馬頭堵閉之後，漫水已涸。臣率河官親往丈勘。鹽河淤塞一千九百一十丈。堤工衝去四千一百八十一丈。則前河臣時刷寬一千二百餘丈。因水大未得確實故也。又查兩岸殘缺。堤工長一萬九百一十九丈九尺。俱係緊要工程。復委員估計挑河築堤。約需銀六萬四千七百五十八兩零。檢查舊案。此河原係商人運鹽之河。康熙二十六年正月內。前河臣靳輔令商人捐銀八萬餘兩挑濬。曾經題准在案。相應仍照往例。令商人捐助銀六萬四千七百五十八兩零。以爲挑河築堤之需。且兩淮商人蒙皇上南巡時。沛浩蕩之恩。蠲免加增課銀。禁止鹽院派取贏餘。督撫等衙門陋規。不下數十萬萬。商力已裕。況捐鹽商之資。以挑運鹽之河。當亦衆商所樂從者也。但桃汛已過。伏秋繼至。減水壩開放。爲期已迫。恐衆商捐解。緩不濟急。先照數動加捐及節省銀兩。委海州知州張建烈、安東縣知縣彭銘等。作速乘時挑河築堤。用過銀兩。行令兩淮運使照數於各商名下催解補項。此河一通。不特有利於商。又能宣洩黃河減下之水。兼利河道。且上游一帶。田畝受益不小。所謂一舉而三善備焉者矣。除估冊另行咨送工部外。臣謹具題。伏



乞皇上睿鑒。敕部議覆施行等因。康熙四十年三月二十六日題。四月十二日奉旨。該部議奏。部議覆。奉旨依議速行。河防志。



